

續集

龍虎鬥三湘

鄭證因著



鄭證因著

長篇武
俠小說

龍虎鬥三湘

下集

萬有書局印行

武俠長篇小說 龍虎鬥三湘 下集

鄭證因著
吳蘊心校

第六章 中苗刀大俠獻醫術

鐵鶴子雍非哈哈大笑道：「我來到貴宅，決不敢再那麼無理，只是我叫門半晌，沒有人給我開門，我那老朋友苗成大約還惱着我，不肯理我，我這才越牆入院，老前輩這次能原諒我麼？」羅刹女葉青鸞微微一笑道：「雍二俠，我老婆子現在已經到危險的時候，請你不要打趣我們才好。」鐵鶴子雍非忙答道：「那可不敢。」苗成也走了出來，向鐵鶴子雍非道：「雍二俠請你小些聲吧，我主人業已受傷，所以我們全來到後院。」

鐵鶴子雍非點點頭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好朋友你不要擔心，我正爲此事而來。」葉青鸞一邊陪着他往裏去，一邊說道：「昨夜的事，雍二俠已經知道了麼？」鐵鶴子雍非道：「事情變化得這麼快，賊子們這種舉動，狠惡萬分，大約連鐵劍先生也要着了他的道兒，歪虎斷門刀彭天壽這個老匹夫，真是萬惡了，他在苗疆上散佈的流言，大約是故意要教我們這班人，全入了他的圈套，他這種出其不意，來到瀟湘，突然下手，實在是陰險萬分，昨晚幸虧我得着一人的指示，來到這裏接應，我尚不信彭天壽這個老匹夫已然親自來到，這匹夫果然是一片陰謀鬼計，他的行踪十分嚴密，直到在樹林中發現了他，可是商大俠業已毀在他的毒藥煎之下，不過我不能和他早早的露面，這老匹夫此次前來，他們安心是要斬草除根，永絕後患。」

，我們也得要想法子把這老匹夫轎在這，不能教他再回天南，所以我的踪跡，不便早早的落在他的眼內。他只要看到我雍非已到這裏，他所怕者可不是懼怕我雍非，我沒有制服他的本領，不過他可深怕我恩師南海漁人詹四先生，也恐臨瀟湘，那一來非把他驚走不可。所以我只在暗中賂助商大俠脫身。只是我還沒想到他這剪的毒藥力量發作的這麼快，商大俠幾乎仍毀在他們手內，現在情形如何，我趁着白天趕到這裏，因為白天他們決不敢前來窺探。」說着話已經來到裏間屋中，他已經竟奔床頭，葉青鸞隨在他身後說道：「他已服了九轉還魂砂，傷口上已敷上七珍化毒散，可以暫保一時。」

柳玉蟾也暗向雍二俠打招呼，天龍劍商和，他並沒睡覺，他正在傷心難過，愛女金鸞和自己眼前就要生離死別，自己十分痛心，這時聽到鐵鶴子雍非來到，把眼睜開，鐵鶴子雍非已然拉着天龍劍商和的手說道：「你現在怎麼樣？」天龍劍商和點點頭，微弱的聲答道：「我覺得暫時還不妨事，也不過暫保一時而已，昨晚林中的暗器，阻擋匪徒原來是雍二俠仗義相助，我商和心感盛德，先不說感謝的話了。」

鐵鶴子雍非搖了搖頭道：「你我無須容氣，你安心靜養，有令堂家傳的祕藥，足可以支持一兩日，現在你放心吧，不用到長沙計老鏢師那裏去討藥，救你的人，已現眼前，今晚大約就可以到了。」天龍劍商和聽到鐵鶴子雍非的話，反倒在枕上，微把頭搖了搖，嘆息說道：「多謝二俠的好意，我一切看的開，生死二字沒有放在心上，不過現在我有些不甘心而已，有誰來救我，我的壽命已經算頂到這，我不過覺得萬分對不起我母親了。」鐵鶴子雍非忙說道：「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，我雍非歷來不願說那些無用的言詞，我告訴你，有人救你，

不出今晚自有人前來，這人是我們道義之交，你們的事，還要請他幫個大忙呢。」柳玉蟾在旁忙答道：「二俠客竟有什麼人能來解救我們這步危難，可否請二俠明示，」鐵鶴子雍非微微一笑道：「請你現在不必問，到時候他自能來救商大俠的性命，我計算着他今晚也必能趕到，你們只辦其他的事就行了。」羅刹女葉青鸞一旁忙說道：「雍二俠既然不肯明白見告，我們倒可不必問了，只是雍二俠請坐，我還有話和你商量。」鐵鶴子雍非離開床邊，在椅子上落坐，一眼看到金鸞在柳玉蟾的懷中，尚在哭泣着，鐵鶴子雍非招呼道：「小姑娘，你哭個甚麼？前晚間我幾乎被你這小姑娘打傷呢，你要認清我是你家客人了，下次不要欺負我了。」金鸞抬頭細看了看，點點頭道：「先前我不知你是我家的客人，你不要怪罪我了。」羅刹女葉青鸞用手一指金鸞，向鐵鶴子雍非道：「我們正爲這孩子爲難呢！」鐵鶴子雍非問道：「這小姑娘十分可愛，他們小孩子有什麼難可爲。」羅刹女葉青鸞嘆聲說道：「雍二俠，我老婆子從兩川行道，這到如今，我可沒輸過口，我葉青鸞雖屬女人，但是大江大浪我經過見過了，多麼扎手人物，我葉青鸞沒放在心上，我可不是藐視江湖道中人，我是生死二字從來沒有放在心上，天南爭敗之後。我們來到三湘，養鋒蓄銳，還指望着恢復我們當年事業，可是現在舊日仇家，五虎斷門刀彭天壽，報復前仇，非要把我商氏全家置於死地，他下手太毒，更有陰謀鬼計，暗地圖謀，商和已竟壞在他毒藥剪之下，我們婆媳二人，現在亦不便邀援求救，只有自己以全力對付他，吉凶成敗，我老婆子毫不介意，不怕你雍二俠見笑，這次大約是我們收源結果之時，只是我們現在這一家人，除了商和，就是我婆媳跟苗成，有這個小孫女在身旁，更多牽累，我們只好把這孩子先打發走了，我們婆媳既可放開手脚，也勉強聽

金鶯也同歸於盡！我想着把這孩子送到洞庭湖，石城山，樂天村村主，金沙掌黃承義那裏，叫他暫避一時，雍二俠你既然對於商和的危險一力担承，我們也就把商和的這條命交付與雍二俠，現在打算叫苗成立刻把金鶯送走，我老婆子這種辦法，雍二俠以為如何？」

鐵鶴子雍非點點頭道：「這件事我倒不敢攔阻正該這樣辦，不過我這好朋友苗成，預備和他痛飲一番，這一來我們只好等待你這裏事情完了，我們再同謀一醉了。」雍二俠說了抬頭看了看苗成，含笑說道：「好朋友，這不算我雍非失信，是你家主人不叫我們歡聚一次呢。」那苗成一張醜臉帶着十分憤怒、悲痛，聽了鐵鶴子雍非的話，苦笑了一聲道：「雍二俠，謝謝你的好意吧，現在你就是把龍肝鳳髓，玉液瓊漿擺上，我也嚙不下去了，我只盼着把敵人除掉，把我主人治好，那你一次把我苗成用毒藥酒灌死，我也含着笑感謝你呢。」雍非道：「咱們是好朋友，不是冤家，我預備着毒藥酒，給那彭天壽老賊喝了。」雍非說到這，扭頭道：「你們要打點金鶯趕緊上路，這件事情不能遲緩了，樂天村村主那裏，倒是個極好的去處。」說到這，更把金鶯拉到面前，手撫着他的頭髮說道：「小姑娘你不要哭，現在叫你跟你祖母父母分別，你一定捨不得，小姑娘你是個很聰明的孩子，你要知道，只有暫時分離，才有將來的團聚，好好的跟隨苗成去，不用惦着你的家中，這一般賊子，有你祖母那樣本領，亦能對付，還有我們這般人以全力幫助你家除此惡人，諒還不至於壞在他們手內，好好的隨你母親收拾去吧。」金鶯這孩子可也作怪，聽了鐵鶴子雍非的話，立刻止住悲聲，向雍非點點頭道：「這位老伯伯，我信你的話，你可千萬不要走，要幫着我祖母趕去賊人，早早接我回來吧。」說了這話，很安詳的向鐵鶴子雍非一拜，鐵鶴子雍非想不到這小姑娘，說出這

樣的話來，更看着他可愛，不假思索，脫口而出的說道：「樂天村主，我可也曾過此人，小姑娘你只好好的聽說，跟隨苗成往石城山去，我要親自接你回來，你信我的話麼？」

金鶯點點頭答道：「我願意跟着老伯伯回來呢，你的話我怎能不信，我祖母常說：『凡是作長輩的，不會騙小孩子的。』雍非微笑着點點頭，羅刹女葉青鸞向雍非說道：「雍二俠，你不怕自找麻煩麼？」雍非道：「這是我的天性，我對於可愛的人，向來是赴湯蹈火，萬死不辭，我願意作的事，我絕不會嫌麻煩，我不肯失信於小孩子。」這時柳玉蟾遂領着金鶯到前面竹樓下去收拾一切，這位鐵鶴子雍非，對於金鶯所說的話，毫無成見，他倒是絕不願失信於這個小女孩子，想着在這場事見出結果來，他要到洞庭湖，一訪樂天村主那又知道今日這淡淡的一句話，不管發火燒身，爲了金鶯這孩子，自己九死一生，才算是踐了今日的諾言，這種事那裏會想的到，這是後話不提。當時鐵鶴子雍非向羅刹女葉青鸞囑咐了一番，對於天龍劍商和，不必耽心，今夜定有人來相救，只令羅刹女葉青鸞注意着匪黨們舉動，暫時他自己得告辭，夜間他或者還許重返綠雲村。羅刹女葉青鸞慨然說道：「雍二俠你對我老妻子一家人這麼關心，道義之交，我不合你客氣了。商和所受毒藥剪之傷，我老妻子束手無策，只有請同道們來相救他這步危難。至於對付五虎斷門刀彭天壽，我老妻子確不願意叫武林同道們伸手幫忙，連二俠也不必跟我掏這種混水。」鐵鶴子雍非冷笑一聲道：「老前輩這話可不依你，這場事我們是非管不可，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和他所約來的黨羽，任憑他怎樣扎手，我們非鬥他不可，倒要看看彭天壽最後手段，他簡直把我們想要玩弄於股掌之上，老匹夫太以可惡了！老前輩你不必知我們的情，這總可以了。」說罷哈哈大笑了一陣，更向苗成

點頭道：「好朋友，你多辛苦囉，咱們再見。」說罷立刻走出屋來，羅刹女葉青鸞送到屋門口道：「雍二俠，我老婆子不遠送了。」苗成却跟着出來，到前面去開門，柳玉蟾正在竹樓下給金鶯打點包裹，看雍二俠從後院出來。忙趕着招呼道：「雍二俠，這時就走麼？我們的事還得求二俠你盡力幫忙，才好。」鐵鶴子雍非點點頭道：「疾風知勁草，患難顯賓朋，道義之交，還用得着託咐麼？不過後面老前輩真有些難講呢！」苗成隱在身後，却答道：「江山易改，秉性難移，二俠你要多担待。」柳玉蟾聽他倆人的話，不問可知，老婆婆又犯了那種能折不灣毛病，語言間又得罪了雍非，遂也嘆息着說道：「君子相交，貴相知心，我這位老婆婆，一世剛強，今日在雍二俠面前，已經算輸過口，雍二俠一定不會稍有介意。」鐵鶴子雍非點點頭道：「我那能怪罪於他，我若有那種心情，豈不愧對我恩師。夫人請回，咱們晚間再見了。」苗成把前面的門已經開了，鐵鶴子雍非走出門去。回頭向苗成說道：「你此去石城山，護送你家小姑娘，你不要認爲無關重要的事，金鶯這孩子是你主人家中僅有的一點骨血，千金重担，放在你肩上，你要好好保護於他，路上不要大意！」苗成答道：「雍二俠不用囑咐，金鶯的命，就是我苗成的命，有他就有我，寧可沒有我苗成，也要保全他，有這條命活到今日，已經賺的了，我正願意把我一腔子熱血，交與恩主，雍二俠你相信麼？」鐵鶴子雍非道：「這才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盼望你早早回來，合我們同飲惡人血，那才是快心的事。好朋友再見吧。」鐵鶴子雍非說罷，轉身撲奔前面樹林中而去。這墓苗成把門關好，仍然回轉屋中，自己收拾了隨身的包裹，連兵刃全放到一處，跟着到了後面，等候羅刹女葉青鸞，把書信寫好，這時柳玉蟾也提着一個包裹，領着金鶯進來，那金鶯却向祖母叩頭行禮。羅

刺女葉青鸞不由的老淚漣漣，把金鶯拉起來攬在懷中，悲聲說道：「苦命的孩子，你祖母無能，不能保護你，把你打發到石城山，祖母萬分難過，對不起你了。你要好好的聽說，祖母只要還能活在世上，我們自有見面之時，萬一若是死在賊黨手中！咱們緣分就算完了，我前夜說將你的話，你要牢牢記住，就是我好孫女了，我現在不願意再多說了，你跟苗成去罷。」

金鶯對於這個朝夕相伴，慈祥和善的老祖母，那裏捨得拋開，也不禁啼哭起來，柳玉蟾忙的拉着他，悲聲說道：「金鶯，我不是囑咐好了你麼，不要叫祖母傷心，不要叫你阿爹難過，好孩子還要聽娘的話呀！」金鶯忙用衣袖把眼淚拭了拭，抬起頭來，看着娘，頓聲說道：「阿娘，我不哭，我聽你的話，我走也得跟阿爹說一聲呀。」好聰明的孩子，他雖然不出聲哭了，眼淚剛拭乾，又流下來，跑到床邊，拉着天龍劍商的手，把臉兒湊到枕旁，招呼道：「阿爹，你睡着了麼？你醒醒，祖母叫我走了。」說到這，金鶯再也忍不住，竟自放聲哭起來，羅刺女葉青鸞跟柳玉蟾全趕緊轉過身去，不敢看他，苗成三腳兩步，跑出屋去，站在向外自己捧着頭低聲哭泣，還生怕被主人聽見，悲痛到極處，把自己頭髮幾乎要抓下來。

那屋中天龍劍商和，何曾睡着，他也是痛心已極，恐怕過傷老母的心，強抑悲哀，此時被金鶯哭的睜開了眼，扭頭招呼道：「金鶯，不許這麼哭，祖母是疼你，叫你暫時離開，雍正俠他全答應接你回來，你還不放心麼？不要叫我難過了，我傷痕遺痛，你不怕我着急麼？」金鶯止住哭聲，抽抽噎噎的說道：「我知道，阿爹看我哭難過，只是我捨不得離開阿爹。」

天龍劍商和一陣痛心，把眼閉上，可是他的眼淚，已不住的流在枕上，柳玉蟾恐怕天龍劍商和過分傷心，與他的傷痕有礙，趕緊把金鶯拉開，金鶯把他的阿爹的手一鬆開，天龍劍商和

又睜開了眼，看了看金鶯，自己嘆息了一聲，抬頭又看了看柳玉蟾，嘆息着說道：「遭逢不幸，自恨無能，教我這愛女這一點的年歲，先飽嘗生離死別之苦，我商和於心有愧！夫人，我太痛心了。」柳玉蟾見商和的臉色十分的難看，攙着金鶯，湊到床前，拉着商和的手說道：「爲我們全家安危計，不得不打發他暫離膝下，你是一個極曠達的人，難道這點事都看不開麼？鐵鴿子雍非已經答應請到能人，毒藥剪的傷痕不足爲慮，事尚可爲，你不用過於傷心，免得教娘過分的難過吧！」

這時羅刹女葉青鸞正在衣箱中找尋一點東西，一個黃綢子的小口袋，輕飄飄的不知裏面裝的是什麼？羅刹女葉青鸞把苗成招呼進來，苗成把臉上的淚拭乾，問老太太有什麼事吩咐，葉青鸞把一封書信，和這個小口袋兒放到一處，擱在一張油紙上，指點着向苗成說道：「你們到了洞庭湖，石城山，樂天村見着樂天村主金沙手黃承義，把這封書信交與他，家中的情形你大致和他說一番，苗成，雖然說我們好幾十年不見了，我是不常寫字的，書信是我的親筆，不是我的親筆，村主也認不出，那麼就憑我羅刹女葉青鸞六字，他不會不收留，縱有懷疑，又不是連你也投到那裏，一個小女孩子，能興出多大的風浪，他決不會推出門來，我所不放心的，就是他對於金鶯，到了他那裏，必須要換出他相當一切，能夠保全金鶯將來的事，我恐怕他稍有懷疑，這種話他不肯出口，這封信看過之後，村主若是不肯和你說，對金鶯願負將來的全責，不計禍患的要替我老婆子保全商氏這條命的話，你再把這個小袋兒交與他，這裏面我告訴你，沒有什麼神祕，也不是無價之寶，只是半枚青銅錢，這點東西只要教他看到，他能想起四十多年的舊事，也就是我葉青鸞親自到了他面前，他看了之後，知

道我老婆子未死，尙在人間，我的事就是滔天大禍，他也不能不管了，只是苗成你可不准多言多問，不只於你不准多言多問，連你主人也不知這東西的原委，你把它好好的收藏，無論如何你可不要給我失掉了。」

苗成點頭答應着，把這封信跟這匹黃綢子的小袋兒，用油紙包好，藏在貼身之處，葉青鸞又拿出兩錠銀子來，教苗成放在他自己的包裹內，囑咐苗成不許圖省錢，單包一條快船，教船家晝夜的緊趕，一路上不要大意，千萬十分小心，你性情太以的粗爽，這次爲我老婆子的事，你要忍耐吃苦，路上不要和船家口角爭吵，到了石城山樂天村，我雖沒去過，聽人說過，你必須拿出些禮貌來，對他們樂天村的人，語言謙和，千萬不要傲慢無禮，村主那裏他可輕易不准外人到他樂天村去，對於外來的人，常常的是存着十分的猜忌，這可不怨他，對於任何人，這麼懷疑不信任，只爲村主沒入石城山之前，在江湖上結怨太深，他的仇家很多，有許多舊日江湖道中人，不肯甘心他，不過奈何不得他而已，有這種情形，你叫他怎不多疑，我囑咐你的話，你要牢牢緊記才好。」苗成此時倒顯得十分聽話，不像他早日那種事事倔強，時時無禮，很是馴順，葉青鸞把他囑咐完了，他一切已經收拾好，葉青鸞把金鸞招呼到外面來，在明間裏頭，又竭力的安慰了他一番，全許着他，只要這裏把賊人除了之後，決不肯教他儘自在樂天村住下，早早把他接回來，葉青鸞把金鸞說的不哭了，趕緊吩咐苗成，不必耽擱，多在這留逗一刻，多一份痛心，苗成遂領着金鸞往外走。柳玉蟾送了出來，跟隨着來到外面，苗成把自己的鬼頭刀，也插在身上，連包裹銀兩全掙在手上，苗成遂與屋中各人全打了招呼，說聲我要去了。柳玉蟾把他們又送到門口，反倒強忍着悲哀，教他們出了大關。

，柳玉蟾恐怕再惹得金鶯犯了小孩的脾氣，哭鬧着不肯走，那一來豈不更多了麻煩，狠着心腸，把街門關了，原爲得把這小女孩送走，暫避危險，把他送到安樂之鄉，這纔好放手對付敵人，誰又知道，這孩子一離開家門，不啻羊入虎口，再想引孫父女見面，已經把這個三湘，鬧了個地覆天翻，這孩子九死一生，這種情形又非葉青鸞始料所及，暫且按下他主僕兩人登程上路不提。

柳玉蟾回到後面，自己倒得強打起精神來，明是把這愛女打發走，形同割去心頭肉，可是恐怕婆母，怪罪自己，只知母女情深，輕視了夫妻之義，別忘了商和此時還在危險之中，他們這一日。倒是平安度過，天色漸晚，商和的情形，從日沒時比較白天可差的多了，精神也顯着萎靡，神志也常有不清楚的時候，這種傷最怕是頭暈，那是極危險的情形，毒氣侵入臟腑，只要一個暈迷不醒，雖有和緩復生，也無能爲力了。

羅刹女葉青鸞和兒媳柳玉蟾十分擔心，生恐怕發生意外，那一來可就毀了。羅刹女葉青鸞主張又給他服了一次「九轉還魂砂」在晚飯後，情形稍好一些，不過他的精神還是不十分清醒，僅至於辨別不出眼前的人來，葉青鸞不禁嘆息，向柳玉蟾道：「這裏的事不用你管，我來照顧他，苗成已走，前面也得常常的照看着，你趕緊預備好了，把兵刃暗器全帶上，雖然天還不甚晚，但是你得提防着賊子前來。」說到這，「唉！」一了一聲道。「我倒盼着彭天壽老匹夫早前來，我們好歹的作個了斷，倒覺着痛快，否者人明我暗，常此下去，我老婆子倒實在不能忍受了，說着話，自己却也結束停當，把「五雲捧日攝魂釘」裝好，納入囊中，向柳玉蟾道：「這一槽攝魂釘打出，也就是我和彭天壽老匹夫決生死的時候，我打出那一

槽，白天我稍稍到後面牆外，只檢回五枚來，那一根大約教喬元茂那小輩帶走了。我們這附近縣城中，還不好配這種暗器，必須到長沙府才可以打造，所以我認爲這兩槽擺魂釘，也就是葉青鸞判生死的時候了，」這時已到了掌燈以後。

柳玉蟾見婆母此時憤怒十分！不敢多答話，趕緊到前面，竹樓下自己屋中，收拾一切，才收拾完了，剛要出屋，突然聽得上面走廊咯吱的輕輕一響，柳玉蟾一口祀燈吹滅，這次是毫不遲疑，握着劍，縱身竄到院中，喝問：「什麼人？胆大擅闖竹樓！」

上面竟自答道：「不速之客，特來拜訪故人。」竹樓上因爲沒有人，樓門是虛掩，屋中也沒點燈，走廊上也十分黑暗，柳玉蟾聽答話的情形，不像是敵人之聲，問道：「既是來訪故人，請你下面答話。」上面這人，飄身落在院中，身形是輕靈巧快，柳玉蟾仍然往後退了兩步，提防着或有意外的情形，在暗影中一打量來人，細條的身材，花白鬚鬚，穿着長衣，揹着一口長劍，那種形神瀟灑，柳玉蟾心中一動，大致已猜出來人是何人，趕緊向來人恭身施禮道：「尊駕敢是鐵劍先生老前輩麼？」這人忙答道：「豈敢我正是展翼霄，本應當請雍二俠替我先稟，只是他現在爲我買辦一點藥物，所以我冒昧登門，請商夫人還要擔待一二。」柳玉蟾此時萬分欣幸忙答道：「老前輩太客氣了，外子和我婆母全在後面，請老前輩到後面坐。」鐵劍先生展翼霄點頭道：「好！」隨着柳玉蟾往後走來。才轉進後院向小門，柳玉蟾一個箭步，已竄到後面的屋門口，向屋中招呼道：「娘有故人來訪了，鐵劍先生駕到，娘快來迎接吧。」羅利女葉青鸞一聽見兒媳這麼招呼，也是驚喜十分，從屋中匆匆走出來道：「老俠客不忘故交，竟來到瀟湘，看顧我母子，教我葉青鸞要怎樣感激呢！」說着話已從屋

中來到外面，鐵劍先生展翼霄也到階前，羅刹女葉青鸞深深萬福，鐵劍先生也是拱手答禮道：「二十年道義之交，還能在這裏一會，這不能不說是一生的幸事吧。」施禮已畢，彼此抬起頭來，借着門中閃出的燈光，彼此全向臉上看了看，葉青鸞慨然說道：「我一家遭遇不幸！我在江湖路上，隱跡瀟湘，已經多年，不和當初的朋友來往了，想不到老俠客，數千里路程，竟趕到這裏，不忘故舊之交，教我葉青鸞還能說些什麼？」這位縱橫江湖的老婆婆，竟自慘然的落下淚來。鐵劍先生展翼霄也是淒然無語。

柳玉蟾一旁說道：「請老前輩屋中坐吧，也好細談。」這才一同走進屋來。羅刹女葉青鸞請鐵劍先生在堂屋裏上坐，這位展大俠向羅刹女葉青鸞道：「我商老弟傷勢怎麼樣？我先來看看他。」葉青鸞道：「展師兄，你別這麼稱呼，你我雖是當年在天南沒有什麼來往，可是我們道義之交，更不能比較旁人，他是你的姪兒，你還和他客氣麼？」展翼霄微微一笑，把劍解下來放在一旁，葉青鸞遂又說道：「他傷勢很重，日沒後情形很不好，是我又叫他服了一點「九轉還魂砂」，防備他毒氣歸心，這時已經睡着了。展師兄先請坐吧。你這時從那裏來？這些日的情形真是離奇，我的仇家來的那麼快，出於我意料之外，可是展師兄你來的這麼急，更是我意想不到的事，窮鄉遇舊知，使我這老婆子倍感辛酸。」

鐵劍先生展翼霄道：「我可不是向你們母子送人情，這次事為你們受了許多奔波，我連夜緊趕，先到了黎母嶺，找到南海漁人詹四先生那裏，他已經把鐵鶴子雍非，打發上路，我就知道事情一錯到底，我們要上了彭天壽老匹夫的當，這個老匹夫狡詐萬分，他深知我們全有牽連，故意的佈散流言，說是尋仇報復，先要把你那獨門暗器五雲捧日攝魂釘得到手中，

這正是他狡詐萬惡的手段，教我們只在這件暗器上注意，他是乘機對你們下毒手，他已安心一個不留，是我不得不趕到瀟湘，因為我關懷舊友，我若是幫不了你的忙，反倒害了你，叫我於心何安，所以晝夜兼程趕到這裏，那知已經晚了一步，商和竟遭了他的毒手，教我怨恨十分，不過我來了，倒還很好，我在黎母嶺多耽擱一日，商和這條命怕不易保了，我自從助少林僧把明室遺族福王的堂叔朱德疇，接引進沙門之後，我始終這些年來沒離開苗疆，對於苗族的一切，知道的很清楚，彭天壽所用的這毒藥，苗疆特產的一種毒藥，我聽雍非報告受傷的地方，幸虧不是致命處，他還能多延遲幾時，可是雖有你的九轉還魂砂，也不能支持的過了今晚，所以我今日一天的工夫，仗着鐵鴿子雍非，替我幫忙，已經全搜尋到了；商和的性命尚可保全，不過這彭天壽老匹夫，他對你全家已經安定了心腸，再接再厲的下毒手，我救治他的傷痕，須用一個時間，不得受別事擾亂，我單等待雍非到來，只有請他幫忙，你倆人合力應付他們，我也好放手救治商和，只是他到這時還不回來，他若耽誤了我的事，我豈肯與他甘休。」

羅刹女葉青鸞聽到鐵劍先生展翼霄這一番話，向他深深萬福道：「我一家人遭逢不幸，從天南失敗之後，來到瀟湘避禍潛跡，還沒容我母子重返天南，彭天壽反倒找上門來，一動手就遭失敗，真教我葉青鸞羞見故人了。我險些自誤，還只想着我這九轉丹砂雖救不了商和的命，儘可以支持幾日，本想教苗成趕奔長沙，找那萬勝鏢主，計老達官，向他求取治毒藥傷的祕藥，這樣看起來，若不是展師兄前來，我們恐怕沒有指望了。」柳玉蟾一旁聽到這種情形，竟向鐵劍先生前面跪倒叩頭道：「拙夫一命，全仗老前輩搭救了。」鐵劍先生慌忙起立，答禮

道：「我們武林道義之交，不能說這個。」這時屋中的商和竟有些呻吟轉動的聲音，柳玉蟾慌忙走進去看他，只見他雖則呻吟轉動，却是兩眼緊閉，並沒有醒轉，柳玉蟾把燈端過來，照看他，見他臉上的情形，越發不好，招呼了兩聲，不見他答應，柳玉蟾不由得流下淚來。

這時鐵劍先生也站起來，隨着羅刹女葉青鸞走進屋來，柳玉蟾見婆母進來，悲聲說道：「娘你看着他，怎麼情形不大好呢？」羅刹女葉青鸞慌忙來到窗前，就着燈光下看到商和的情形，也不禁搖頭嘆息，鐵劍先生從柳玉蟾手中把燈接過來，仔細把商和的臉看了看，又用左手手指把他眼皮撥開，看了看眼珠的顏色，跟着把燈交給柳玉蟾，又給商和診了診兩手的脈，把肩頭蓋的單子掀開，也不禁搖了搖頭，向羅刹女葉青鸞道：「你看他這毒藥剪的力量多大，毒水已經把這些層布全浸透了。」羅刹女葉青鸞見商和的肩頭，果然又滲出來許多黑紫的血跡，葉青鸞就給他解開肩頭的這布，鐵劍先生忙的勸住道：「先別動，這種毒水流出來，還要當心，沾在手上，很容易中毒腐爛。」羅刹女葉青鸞道：「我給他收拾傷痕後，倒也用清鹽水淨過手，很知道這種東西討厭呢。」鐵劍先生展翼霄道：「他現在的情形，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，這種毒藥首刀所傷，初受傷時，微覺痛楚，一個時辰後，反不覺得疼痛了，傷處麻木作癢，漸漸的往外開展，到現在的情形，再返到初受傷時痛楚的情形，這就是最後的關頭，我教鐵鶴子雍非採辦幾樣應用的東西，物雖細微，少一樣不能動手，只好還得等他前來，可是這種毒，一歸臟腑，縱有仙丹，也無能為力了，我現在先給他在穴道，截上一下子，暫等他一時，教他毒力不至於散的那麼快，」遂向柳玉蟾道：「請夫人給我打一盆溫水來，我得淨手。」

第七章 劫幼女義僕慘浴血

柳玉蟾趕緊用面盆打了半盆溫水來，放在床的旁邊，鐵劍先生展翼霄，從囊中取出一個布包，打開了，裏面有許多紙包兒，檢出一個小包，把紙封打開，裏面是一包散粉，鐵劍先生展翼霄用指甲挑着藥粉，彈在臉盆內，屋中立刻散佈一股子香氣，神思全不禁不由的清朗起來，展翼霄親自動手，教柳玉蟾把一個痰盂放在腳下，把商和紫裏傷痕的布，慢慢的解下來，全扔到痰盂內，又取來許多新棉花，用這棉花蘸着臉盆中的藥水，慢慢拭他傷口旁的黑紫血水，只這肩頭上一片毒水，直搽了六七次，才算拭淨，傷口已現出來，這一片全成了青色，傷口也是黑紫，往裏捲着，鐵劍先生自言自語道：「好利害的毒藥齒刀。」

鐵劍先生跟着駢左手的食中二指，向商和的左耳下「藏血穴」點了一點，又向他的左乳旁「天地穴」點了一指，截他的毒氣，不教它往臟腑走，又在胸口的正中，「華蓋穴」點了一指，這三處穴道點完，招呼柳玉蟾輕輕把他扶住欠起身來，鐵劍先生轉到牀的穿邊，探着右臂向商和的「靈台穴」點了一下，商和哎喲了一聲，竟自緩醒過來，鐵劍先生展翼霄道：「輕着點把他放下吧。」柳玉蟾把商和放在枕上。鐵劍先生把他的傷痕用新棉花按上，並不給他上藥，只用布單被蓋上，商和竟自把眼睜開，看了看牀前，羅剎女葉青鸞向他招呼道：「商和你現在明白些麼？」商和微把頭點了點，葉青鸞道：「鐵劍先生展大俠，從天南趕到這裏，救你的性命，這是我家門之幸！」

鐵劍先生這時在臉盆中淨過手湊到牀前，向商和面前說道：「老賢姪，你還認得我麼？」

咱們將近二十年沒見面了。」商和此時神志還不分清楚，看了又看，想了又想，才把頭微點
 了點，喉嚨啞啞，微弱的聲音說道：「你是屢老前輩麼？數千里風霜勞碌，竟來到這裏搭救
 我商和，我全家感恩不盡了。」鐵劍先生慨然說道：「道義之交，不必這麼客氣，你只放心
 好了，傷痕雖重，諒還沒有妨礙，此時再不要勞動心神，等那雍非到來，我定能救你脫險，
 你先安心靜養一刻，我們到外間屋，坐一坐，你也是深通武功的人，應該知道：中元之氣，
 必須保住了，才可沒有危險。」商和點頭答應着，鐵劍先生展翼雷，隨着羅刹女葉青鸞往堂
 屋中走來，才到了堂屋中，還沒有坐下，突然間外面的簷頭喇的一響，葉青鸞喝問道：「甚
 麼人？」作勢就要往外縱身，外邊已答了話：「能供奔走的老夥計到了。」羅刹女葉青鸞一
 聽出是鐵鶴子雍非，也縱身到了門旁，門開處，鐵鶴子雍非已然從外面闖進來，還是穿着那
 件長衫，只是面色紅紅的，鼻樑鬢角，全有些汗涔涔，羅刹女葉青鸞當時對於他倒也十分客
 氣，不像前夜的情形，惱他那種狂妄了。這也因為母子關心，知道他是奉鐵劍先生之命去買辦
 藥物，為兒子商和治療傷痕，那能不起感謝之意，迎着雍非道：「雍二俠，你太辛苦了。」
 鐵鶴子雍非道：「老前輩不要客氣，奔走劬勞，這是我雍非的長處。」羅刹女葉青鸞道：「
 雍二俠取笑了，我們這厚望眼欲穿，商和的情形十分不好呢。」

雍非聽到羅刹女葉青鸞這話，才把那種嘻笑的情形斂去，向鐵劍先生一拱手道：「這個
 地方真討厭，稍微貴重的一點藥和不常用的一點紙張，罰我雍非多跑了一百里路，真有些冤
 枉呢。」鐵劍先生含笑答道：「論功行賞，你應該是頭一名，等我見了南海漁人，定教他給
 你上了功勞簿。」鐵鶴子雍非忙說道：「謝謝羅老前輩的好意，你老人家不要這麼照顧我，

我在我老師面前，不求有功，只求無過，得不了獎賞，倒許被罵我一頓吧。」

這時柳玉蟾從屋中走出來，向鐵鶴子雍非萬福施禮道：「雍二俠，爲我們的事，這麼辛苦，教我們一家人太不安了。」鐵鶴子雍非慌忙答禮道：「夫人不要客氣，我們稍効微勞，不足掛齒。」這時鐵鶴子雍非把所買的東西，交與了鐵劍先生。這位展大俠向羅刹女葉青鸞道：「現在也就是二更將過，時刻不早，我正好動手給商和治療，只是雍非你雖然奔馳了一日，還不算完，你還得爲他們盡些力。」鐵鶴子雍非道：「老俠客，你別這麼儘自照管我，再教我跑一百里路，我雍非有些吃不消了，你比我那位老恩師還難伺候呢。」鐵劍先生展翼雲道：「你現在只好聽從我的命令，我有代師訓徒的權柄，誰要你討這趟美差，好好的幫我這個忙，這裏事完，我一定要帶你到岳陽樓暢飲一天，教你嘗嘗那裏的甕釀春那種風味。」柳玉蟾一旁看到他們說話的情形，就着外貌看來，鐵鶴子雍非和展大俠，年歲好像差沒有多少，可是這位展大俠，大致已有九十歲的年紀，頗有返老還童之像，這人的內功，練到這般的時候，真算得着養生保命真諦了。鐵鶴子雍非只有啾啾連聲的答應道：「老前輩還有什麼事吩咐？盡管差派，我爲了你這頓酒，我也得敬謹受命。」說到這，鐵劍先生道：「你先坐下歇一歇，聽我告訴你，我給商和治療傷勢，必須經過一個時辰，才可以竣事，那麼彭天壽一干匪黨，以他們那種萬惡的心腸，定要做出來趕盡殺絕的舉動，他們就許乘機前來下手，我在動手治傷時，更須全神貫注，不能受別的擾亂，並且我身旁還得用一個人，替我幫忙，施用手術，只憑葉老前輩應付彭天壽老匹夫，倒是足以保全，不過匪黨尙不知有多少，總顯着人單勢孤，現在我們既然伸手，顧不得許多，只好破例與他結仇，我們索性把他除掉，既爲葉

老前輩除去後患，也爲我們天南江湖道上去一惡獠，你只有放手對付他們，無須再顧忌了。」

鐵鶴子雍非冷笑一聲道：「老前輩，你不要忘了，我雍老二並不是省油燈，我師傅既派我前來，這種美差，費力不討好，弄個無功無過，就算很便宜，不過我既然來了，打算要換換頭頂有一份，好歹我也要見識見識，這個五虎斷門刀彭天壽老兒，究竟是怎樣一個扎手人物，先前我不肯和他朝相，我是另有原由，絕不是不敢淌這種混水，我來到瀟湘，尚有另一件事，還沒辦了，如今老前輩已經趕到這裏，我那還能退後，我要和他比畫一下子，老前輩，儘管安心救治商大俠，對付這羣賊黨，你就不用管了。」

鐵劍先生展翼含笑說道：「雍非，你不要把對手看輕了，連我也算在一塊，這次也許回不了天南了！」雍非道：「那倒在意料之中，我沒把這事放在心上，何處黃土不埋人，找到這麼個好地方，結束一生，我覺得是很好的所在。」鐵劍先生展翼，微微點了點頭，帶着冷笑，看着雍非，向羅刹女葉青鸞道：「現在到了時刻，咱們是各執其事，誰也再不用管誰。」說到這向柳玉蟾道：「請你把蠟燭多點上兩支。」這位鐵劍先生在裏間窗上，書案上，把他囊中所帶的藥物，以及雍非所買來的應用之物，全放在書案上，吩咐柳玉蟾，把商和床頭收拾干淨，把肩頭所搭的布單子，給他掀下去，令柳玉蟾取來四個生雞蛋，又要了一個銅盤子，令柳玉蟾把蛋白，全磕在盤內，鐵劍先生把一包藥粉打開了，更把雍非所買來的一個紙包打開，柳玉蟾見這包內是火紙，荊川紙，烏金紙，紅布，鐵劍先生看了看，向柳玉蟾道：「這裏還短幾樣東西，新棉花、剪刀、大蒜，這些東西全現成麼？」柳玉蟾道：「居家使用，全有現成。」鐵劍先生道：「趕緊取來。」柳玉蟾出去，到廚房和自己屋中取這三樣東西。

這時外間的羅利女葉青鸞，跟鐵鴿子雍非全各自收拾好了，鐵劍先生手挑着軟帘向外面說道：「我治病的郎中，可有許多討厭的毛病，你們二位最好不必在這守着，我這裏沒有用你們之處，我看天時不早，最好你們把全宅搜尋一番，把前後把守住了，彭天壽一般黨羽，真個前來時，最好是不要叫他衝進宅中，這老匹夫狡詐多謀，更兼他所約請出來的人，也全是綠林中非常的人物，全夠毒惡的，我來到瀟湘，他們尚不知情，他們此時還認定了商和是准死無疑，倘若他知道我屢冀書已到瀟湘，彭天壽那老匹夫，他定然明白商和有救，他必要安心破壞。商和這疇已然在危險的時期，我所施用的法子名叫「雷火神針」也正是毒藥剪的尅星，彭天壽老匹夫他可早已聞名，因為我們同是在苗疆上來，我的這點手段，他那會不明白，倘若我這次救治一遭破壞，商和性命休矣！治傷需要一個時間，不過了國吏，不能收完全效力。慢說還不至于教老匹夫等闖進來，可是只要叫商和聽到一切動心的聲音，驚懼氣惱，全為施用雷火針最重禁忌，你想匪黨們既然深知這種情形，那會不乘機用這種手段，所以我想要好好提防，不要大意才好。」鐵鴿子雍非聽着不住的搖頭，却自言自語道：「展大俠，我算真服器你了，你這考試官，不到最要緊的時候，你這題目是不肯告訴我的，我雍非狂言大話說在頭裏，我萬沒想到，還有這些禁忌，完了，我算認了命了，倘然保護不利，我雍非有何臉面再出綠雲村？」鐵劍先生屢冀書道：「雍老二，好吃的宴席勻不到你我這買賣力氣肥，和你們是二十年道義之交，你不賣命，對得起誰。」

鐵鴿子雍非道：「好，咱們就這麼辦了，四更天後再見。」說話間，他是一縱身，猛一推門，竄出屋外。柳玉蟾這時正從前面拿來鐵劍先生應用東西，不是閃避得快，險些被鐵鴿子

癡非撞上，這癡非往院中一落，身形如一縷青烟，飛縱上房去。柳玉蟾走進屋中，鐵劍先生已然手攀着門帘，却向羅刹女葉青鸞點點頭，微笑道：「我這激將法使計換的不錯吧？這傢伙，很不好對付呢。」羅刹女葉青鸞却正色說道：「老身却不敢這樣想，為我家的事，教癡二俠這樣不顧生死，應付仇敵，我一家人於心何安？」鐵劍先生道：「那倒不必不安，患難之時，不叫同道們賣命，那還有用得他的時候。」羅刹女葉青鸞道：「展老師，多辛苦吧。」說到這，自己抄起鐵拐杖，也飛身縱出去。柳玉蟾隨着鐵劍先生身後，到了裏屋，把用的東西全放在那裏，鐵劍先生把所買來的火紙、荊川紙、烏金紙、紅布，全按着尺寸剪好，放在一傍，艾絨子也放在銅盤子中，把火紙鋪好，把藥粉倒在火紙上，約有二分重，把火紙捲起，捲成小指粗，再用荊川紙從外面又捲了一層，最後用烏金紙塗上蛋清，又把這藥捲裹了一層，由這蛋清把紙口封嚴了，除了兩頭四週絕不會透氣，一共照樣捲了四個，全放在銅盤子內，一邊收拾着，一邊向柳玉蟾道：「這種雷火針，所用的藥，一共是二十一味，我在苗疆上，施用它非常重視，因為並非十分珍貴，不過其中幾種藥，不是上等的貨色，力量一減，最容易慢事。最要緊是藏檀香，和麝香。這藏檀香必須要真正西藏所產，麝香，必須用當門子，裏面弄有梅片，也須用極真極好的，還有一件，就是鴿子糞，這種東西極不值價，有的地方，他不喜歡養這種東西，你就找不到，藥肆中沒有預備的，所以鐵鴿子窠非，爲了這不重要的一點東西，叫他跑了一二百里路，這算我們選擇的全是很能應用。」說到這，已經把藥捲收拾好，遂向柳玉蟾道：「你把這銅盤子端到床上，你到床裏邊去，從用這雷火針時起，到收功時止，必須到四更天才能竣事，你却不能再動轉了。」柳玉蟾點點頭道：「弟子知道，老前

輩這樣不辭辛苦，我不是分所當然麼？應該怎樣，幫着老前輩，儘管吩咐，不要客氣。」鐵劍先生點點頭，柳玉蟾按照鐵劍先生的吩咐，轉到床裏邊，盤膝坐在天龍劍商和肩頭傍，鐵劍先生看了看，商和這時正好醒轉，因為鐵劍先生點了他的穴道，把苗刀的毒力截住了，不往心裏攻，此時反倒十分清醒。鐵劍先生向商和說道：「在我用雷火針時，任憑傷口或疼或癢，怎樣難過時，你要十分忍耐，不要動轉掙扎，免得快事才好。」商和點頭答應。

鐵劍先生把銅盤中所預備好的二寸見方的紅布，拿起四塊來，按在「肩井穴」上，跟着又用一片大蒜，放在紅布上正當穴眼，跟着取了一支雷火針，底口坐在大蒜上，上口用艾絨子在蠟台上點着了，把它按在雷火針的上口，鐵劍先生全給安放好之後，叫柳玉蟾一手按着他的肩頭，一手用母指食指輕輕捏住雷火針的當中，不要叫它歪了。下口還是最忌移動，要它緊緊的跟大蒜粘連，這種藥力燃燒起來，它這種藥氣自行往下去，順着穴道能夠直攻聚毒的所在，任憑他傷口有怎樣變化，不要你管，你只注意着不叫他肩頭搖動。柳玉蟾點點頭趕緊按着鐵劍先生所囑咐的話，把雷火針捏住了，一手扶住了他的肩頭，這時鐵劍先生把所預備的新棉花，全分成拳頭大小團子，一個個的全擺在商和的傍邊，直分了二十多個，跟着把雷火針拿起一支，用四層紅布，又在太淵穴上墊好，仍然把大蒜放在上面，把這支雷火針又用艾絨子點着，自己坐在床邊，用左手捏着雷火針，靜靜看着，這種藥氣，隨着燃燒着，柳玉蟾心想：這一紙筒的藥，從上面點着，總是往外散的多，能够透入穴道，那有多大力量？那知這種雷火針的力量，真叫不可思議，雷火針燒到三分，天龍劍商和的傷口已起了變化，那傷口處，浮起一層細水珠，可是商和這時肩頭有些震動了，鐵劍先生道：「夫人，你……」

住了，別動。」說話間傷口的水珠漸漸的見大，由黃變黑，已經要順着傷口滾出來，鐵劍先生一手捏着雷火針，一手拿起棉花團，趕緊拭流出來的毒水，這毒水越來越多，滿是黑紫色，鐵劍先生很小心，兩棉花拭着，不敢沾到手內，柳玉蟾看着這種治療的方法，真有些神奇！只憑着兩個藥捲，能把傷口中的毒水提着往外流出來，這真是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，這兩支雷火針，漸漸的已經燒到僅剩一二分，天龍劍商和反倒沒有方才神志清楚，柳玉蟾雖是看着擔心，可不敢過問，鐵劍先生又拿起一支雷火針來，這一支却不往肩頭上用，叫玉蟾放在他左邊的「膺窗穴」在左乳上一寸五的地方，却向柳玉蟾說道：「這一針用上之後，他傷口還要起變化，若是痛楚掙扎時，你可不要教他動轉，這已到了緊要關頭。」柳玉蟾點頭答應。鐵劍先生展翼霄，把這支雷火針如法按放在穴眼上，又把它用艾絨子點着，這支雷火針，着到二三分下，尙沒見過什麼行動。鐵劍先生却教柳玉蟾把這支雷火針扶住了，自己在這裏趕緊的把面前的東西往旁推了推，却把他的右手拉過來，摸了摸他的脈息，自己點點頭，認為這種情況還好。這時這支雷火針又燒下去二三分，鐵劍先生又把棉花拿起，在那傷口上又拭那毒水黑血，就在這剎那之間，只見商和的這塊傷口，兩旁的青色肉，一勁的顫動，那傷口的地方，原來是往裏圍着，漸漸的竟自往外翻轉。柳玉蟾若非親眼目睹，幾乎有些不信，這簡直是行同幻術，這點藥力，竟會有這麼大的力量，那青水和黑血，漸漸的少了，可是商和的肩頭不住的幌動，眼雖然還是閉着，可是眉毛不住的連皺，分明顯出他感覺到十分痛苦。鐵劍先生展翼霄道：「你把他按住了，他左臂是不能動轉，只把他肩頭撫住了。」鐵劍先生自己說着隨手把他的右臂按住不容他掙扎。

這時商和忽的把眼睜開，啞着嘴，「哎呦！」了出來。柳玉蟾看到這種情形，知道雷火針已經收到很大的效驗，可是商和的氣力，和他所發出的聲息，越發微弱了，鐵劍先生此時是全神貫注，只看他的傷口處，用棉花不住的拭着傷口處滲出來的血，可是給柳玉蟾一看到，傷口兩旁的肉色，漸漸的由青轉紅，毒血也沒有什麼了，趕到這支雷火針燒到快完了的時候，傷口竟流出鮮血來，鐵劍先生用棉花拭下了這血漬，仔細看了看棉花上的血色，才把它仍去。長吁了一口氣，向柳玉蟾道：「你看這種毒藥剪多麼厲害，以這種雷火針之力，平常的毒藥暗器所傷，不過有兩支足可以湊效，現在連用了三支，裏面的毒，算是提出來，臟腑雖還有這毒藥的力量，容我最後一支雷火針，也足可把這種毒藥力量，完全解淨，只有傷口這裏，你看兩旁的肉色，全變過來，可是靠破口的地方，藥力已經達不到了，這只有仍然用一番手術，讓他多受些痛苦，給他割下來，免留後患。」這一支雷火針已燃燒到底。鐵劍先生把底下所墊的紅布揭下來，扔到痰盂內，隨着教柳玉蟾把他的胸口，先用被子掩上，從藥包中取出一個很小的藥瓶子，把瓶口打開，從裏面倒出一些藥粉來，散在傷口上，隨着把那把鋒利的剪刀拿過來，却在那面盆中藥水內洗了洗，這藥粉散上之後，天龍劍商和越發的呻吟急促，痛楚十分。鐵劍先生持着這柄剪刀，目注着傷口，直看到所散上的藥末子，完全在傷口上融化了，很快的把這傷口的四週全用左手來按次的按到，向柳玉蟾很急促的說了聲「你不要教他動。」柳玉蟾把商和按在這位鐵劍先生是真敢下手，他這把鋒利剪刀，順着這長形的傷口，用左手手指，把這破口的肉綳起，這剪刀唵唵唵的一陣的剪，把兩旁的腐肉，完全給剪掉，天龍劍商和竭力的掙扎，但是被夫人按住，柳玉蟾也是闖蕩江湖凶殺的女英雄，真

門凶殺的場合，也很見過，掌中劍也曾飲過多少惡人的血，可是今夜鐵劍先生用剪刀剪着肱和的腐肉，他竟自手顫心驚，一身冷汗，這就因為他所看到的，是自己恩深義重自己的丈夫，關心太切，恩愛太深，所以才有這種不忍看下去的情形。鐵劍先生剪刀在最後的一刹那，天龍劍商和哎喲了一聲，已經暈了過去，吓得柳玉蟾玉容失色！可是抬頭看了看，這位老俠客鐵劍先生，莊重的面容，沉靜的動手，精神貫注，決沒有一點驚慌，柳玉蟾竟被他這種氣魄鎮住，雖見商和已然死過去，可也不敢開口過問了，只有眼含着淚，低着頭，鐵劍先生已經把他腐肉除盡，用棉花拭了拭，又取出一包藥，敷到傷口上，跟着把一個棉花團，舒展平了，按到了傷口上，這位老俠客用手巾把手擦淨，向柳玉蟾一擺手，說聲：「你不用管了，暫時歇息一刻，我要爲他用最後一針。」柳玉蟾提心吊胆，驚心的裏面的衣衫已經被汗浸透，看商和時，這時的情形反倒顯着十分危險，氣若遊絲，反倒不如沒給他治傷前的氣力足了。可是鐵劍先生絕沒有一點驚慌的情形，自己深信他有這種把握了。鐵劍先生向柳玉蟾道：「最後一針，還須稍過一刻，他這也就緩醒過來了，夫人你廚中可有做成的稀粥麼？」柳玉蟾道：「現在成，早給他預備下，只是他吃不下去呢，現在還在廚中放着。」鐵劍先生點了點頭道：「好！現在到了什麼時候？」柳玉蟾道：「三更已過。」鐵劍先生點了點頭，遂吩咐了聲：「你去把那米粥，趕緊拿來，只有米汁就成，不用立刻去燒熟它，拿到這裏用熱水把它溫上，就好了。」

柳玉蟾答應着出去，趕緊到廚房，把米粥用茶盤盛了半盤，走出廚房，抬頭看了看，婆母和鐵錫子雍非，全不知隱身那裏，空疎疎院落中，死沉沉的沒有一點聲息，剛出了廚房，轉過這個小夾道，突然瞥見從苗成所住的那間房上，飛縱下一人，身形輕快，落地無聲，柳

玉蟾已經看出不是自己人，此人身形瘦小，肩頭上探着的兵刃，行如判官雙筆，柳玉蟾就知道是敵人無疑了，手中端着這隻茶盃，喝聲：「什麼人這麼大胆？」才要把這盃米粥放在地上，撲上去，竹樓的頂子上，突然有人猛喝了聲：「猴兒崽子，老子等你多時，你怎麼才來？」疾如飛華，五六丈高飛墜下來，竟撲了那人去，柳玉蟾把手縮着，見下來這人正是鐵鴿子雍非，柳玉蟾招呼了聲：「二俠交給了，我還有事，不能管。」那鐵鴿子雍非，却答了聲：「誰搶我頭功，我和他拚命，去你的。」說話間，兩人在院中竟已動上手，柳玉蟾不管他，竟自翻身，趕緊翻到後面，見後院中竟沒有賊人下來，稍微的安了心，匆匆的來到屋中，鐵劍先生正站在牀前，見柳玉蟾進來，扭轉頭來看時，向柳玉蟾問：「前面敢是有什麼事麼？」柳玉蟾深服這位老俠客，好利害的眼力，自己神色上定是差了樣，被他看了出來，點點頭把那盃米粥，放在書案上，一邊用熱水溫上，一邊向鐵劍先生道：「匪黨已至，雍二俠已然動手應付。」鐵劍先生點了點頭道：「我認定他定要前來，這時到的很好，我們不去管他。」跟着教夫人柳玉蟾轉到牀上，鐵劍先生平心靜氣，依然是不慌不忙，把那最後一支雷火針拿起，令柳玉蟾把商和身上蓋的被掀開，把胸口露出來，在「靈台穴」把四層紅布鋪好，又把一片大蒜放好了，對準了穴眼，把這支雷火針按在上面，用艾絨子點着了，仍然教柳玉蟾把雷火針捏住了，不要移動，不要教下面的藥氣透出來，柳玉蟾見這時商和氣息微弱的情形，遂向鐵劍先生問道：「這一針可還有什麼反應麼？」鐵劍先生微笑着說道：「夫人不必担心了，這一針是歸納他中元之氣，從丹田把他正氣扶起，精神自能振作起來，只是爲山九仞，功虧一簣，就糟了！請夫人要十分當心，無論如何，也要把這一針用完，任憑賊子來。」

猖狂，你只如不見不聞，既或是賊黨到了你面前，只要你氣還在着，你不要把這雷火針撒手才好，把心自管放鬆了，任憑他怎麼，我展翼霄遙能擋他一陣，夫人你放心大膽。」柳玉蟾點點頭，自己平心靜氣，看着這雷火針，鼻鼻的香烟，散布闌滿室氤氳之氣，這時外間的房上，突聽到羅刹女葉青鸞用沉着的聲音，厲聲喝叱着：「趕盡殺絕的賊黨，我老婆子候你多時。」這聲喊出來，跟着聲息寂然。鐵劍先生展翼霄側耳聽了聽，臉上的神色依然是自然的，可是略一沉吟，却走向堂屋去，把自己那柄長劍拿了進來，一壓卡簧，「鏗」的把這柄長劍撤出鞘來，柳玉蟾看着鐵劍先生這柄寶劍出鞘，劍身上一縷青光，如同一泓秋水，劍身和劍鞘，這一磨擦，帶出一陣龍吟之聲，柳玉蟾暗暗驚異！趕是他這柄鐵劍竟是這麼一口寶刃，鐵劍先生却把寶劍和寶劍鞘全放在書案上，翻身來仍然站在牀邊，靜靜的看着這隻雷火針，一絲絲的往下燃燒，燒到剩了一小半時，天龍劍商和的臉上，竟透露出紅潤之色，柳玉蟾知道雷火針最後的力量已經用盡，鐵劍先生展翼霄不時的給商和摸着脈息，腮邊也透出一絲的笑容，只是外面的情形可就有些形勢險惡了，一片叱咤之聲，不時的從房上翻到房下，聽出是羅刹女葉青鸞，正和這班盜黨拚命的狠鬥，鐵劍先生雖是注意着商和的情形，可是目光不住的往窗上瞧着，是在關心外邊動手的情形，天龍劍商和此時已然清醒着，他已聽到外面有動手的情形，眉頭緊皺，向夫人柳玉蟾看了看，又向站在牀邊的鐵劍先生看了看，鐵劍先生展翼霄道：「商和，你可不要自誤，不到你說話的時候，是不准你開口的。」柳玉蟾也說道：「你要聽從老前輩的話，你的傷已經治好，只在最後這一針，斷定了你的命運，你要忍耐着一切，容這一支雷火針用完，你的一切安全便可保住，這時要是不聽從老前輩的話，可沒法子

再挽救了，外面的情形，只有娘和雍二俠足可應付，不用你再擔心。」天龍劍商和點頭答應。

夫人柳玉蟾扶着這隻雷火針，見他一絲絲的往下燃燒，自己默默禱告，求神靈護佑，救我們闖過最後的關頭，我柳玉蟾滿斗焚香，答謝神靈。但是越到了這種時候，瞪着眼睛看着雷火針，更顯着燃的慢，其實雷火針着的並不慢，是外面盜黨已經發動，情勢太險急，在這種救治丈夫的最後剎那，倘若匪黨們來勢過盛，他們只要有一個人攻進來，雖則有鐵劍先生在面前保護，可是這位老俠已然說過，五虎斷門刀彭天壽，他既能使用這毒藥剪，他就十分明白解救之法，他們只要圍進一人，雖然不能得手，但是商和只要受了最大的驚嚇，前功盡棄，商和就是死不了，也要成了廢人，柳玉蟾那會不着急，鐵劍先生這時也帶出不安的情形來，可是雷火針已經剩了三四分長，柳玉蟾已經把手指撤開，只在一旁按着不教它倒下來，自己暗暗的僥倖，再燒下三分去，已經足行了。那知就在這時，變化越快，外邊動手的聲音，竟全到了下面，鐵劍先生看了看商和，却向他說道：「你的命運，只有一盞茶時，商和，你要救我老頭子露這次險，任憑就是匪黨闖進屋來，你要相信我展翼霄還罷了結他，這最後的一剎那，最重要的是：開口、驚心、動怒，犯了一樣，我們就算白費事了！你就是死不了，三二年中休想在江湖上再和人見面了，聽明白了嗎？」商和微把頭點了點，鐵劍先生這時忽然間神色一變，柳玉蟾看到這樣情形，就知不好，自己可不敢動，只見鐵劍先生展翼霄往門口一蹿，輕輕的把軟帘一挑，身形疾如電閃，縱出了裏閣，聽到堂屋中，一陣凌亂腳聲，只聽見鐵劍先生以沉重的聲音喝了一個：「去！」字，跟着門外嘍的一聲，很重的東西，落在地上。鐵劍先生已經翩然走了進來。可是院中聽得羅刹女葉青鸞却厲聲喝叱道：「鼠輩，你

還不逃命，我老婆子不要你的血，污我清靜家門，教彭天壽老兒親自前來。」喊聲已過，院中聲息寂然，鐵劍先生見雷火針已燒到底，這位老俠長吁了一口氣，額首自慶道：「天竟叫我完成這番功德，這也是你商氏門中之幸。」隨手把紅布掀起，用新棉花在穴眼上堵了又按，然後教柳玉蟾把他的胸前蓋好，鐵劍先生向商和道：「好了，現在你能開口說話了。此時覺得怎樣？」商和聲音還是很軟弱的答道：「只覺得心內空空，傷痕處還有些疼痛，不過從用最後這一雷火針，弟子覺得從丹田湧起一股熱氣，把這慌亂的心裏穩住了許多。」鐵劍先生點點頭道：「很好能收到這樣的效力，也很難得了！你現在可以略進一點稀粥。」

柳玉蟾已經轉下牀來，把用熱水溫着的那半碗稀粥拿過來，用羹匙給商和慢慢的喝一小半去，商和搖了搖頭，柳玉蟾把碗拿開，放在書案上。轉身來，眼含着淚，竟向鐵劍先生肅然一拜道：「老前輩，救我全家之恩，恐怕我們不易報了，弟子僅以一瓣心香，祝老前輩壽享遐齡罷。」鐵劍先生趕緊往後退着拱手答禮道：「快快請起不要這樣，我們道義之交，不許存這種心念。」說到這，鐵劍先生却向窗外招呼道：「女俠客你可以進來了，我還你一個好兒子！」葉青鸞尚在窗外，提着鐵拐扶棍防着盜黨，忙答了聲：「很好，克奏全功，是我葉青鸞之福，這裏不用我了，雍老二還沒交待下來，我去看看他吧。」鐵劍先生也不答他，自己提着長劍到堂屋中，讓柳玉蟾收拾好屋中一切。鐵劍先生方才坐定，這時可是四更過了，忽然羅刹女葉青鸞，跟鐵鶴子雍非全從外面進來，鐵劍先生一見他二人的神情，驚得站起來問：「這是怎麼？」因為葉青鸞滿臉淚痕，鐵鶴子雍非也是眼全紅了，羅刹女葉青鸞把那鐵拐杖往門旁一放，用衣袖拭了拭淚，鐵鶴子雍非剛要開口時，鐵劍先生一看這種情

形不好，向他們一擺手道：「匪黨既然已經過去，咱們到竹樓上，我有事和你們商量。」羅利女葉青鸞猛然醒悟，這樣說不得話被商和聽見如何了得。這就足可以看出，無論你多麼精明幹練，若是一遇非常的刺激，也容易行爲慌謬，舉動失常，鐵鴿子雍非一語不發，轉身就走，鐵劍先生也跟着站起，自己的劍不離身，把寶劍插入劍鞘，提着它等候葉青鸞一同往外走。葉青鸞低聲向鐵劍先生道：「老俠客，你先走一步，我得到屋中把治傷的藥拿出去。」鐵劍先生也低聲問受傷的是誰？羅利女葉青鸞也低聲道：「苗成！」鐵劍先生點點頭，向葉青鸞一擺手道：「你不用管了，藥是現成，你頭裏走。」羅利女葉青鸞轉身出門，柳玉蟾正把痰盂倒了回來，見婆母這種情形，也驚得站住，問：「娘是什麼事？」葉青鸞道：「不要問，匪黨們發下狂言，我得跟展大俠商量一番，也好對付他們。」柳玉蟾不敢再問，鐵劍先生到屋中把自己藥包拿出來，提着劍跟隨羅利女葉青鸞一同竟奔前面竹樓，剛轉到前院，只見鐵鴿子雍非在院中倒背着手，來回走着，抬頭見羅利女出來，他却脫口而出的說道：「你也太麻煩了，再遲延，嚇了氣，我看你怎麼辦？」羅利女葉青鸞却不答言，不奔竹樓，却往前走，鐵劍先生也知道這苗成定在前面下房中，鐵鴿子雍非頭一個跑過去，走進苗成所住的屋子，鐵劍先生也跟了進來，羅利女葉青鸞把風門帶好，這時雖然已到了五更左右，天還沒亮，屋裏點着一根臘燭，鐵劍先生看到，靠裏面牆角，那架板鋪上，躺着一個血淋淋的人，自己搶步到了近前，仔細一看，不住的搖頭道：「怎麼受了這麼多處傷，這是在那裏動的手，哎呀，聽你說他不是送小女孩子金鶯，到石城山樂天村去麼，金鶯呢？」羅利女葉青鸞搖了搖頭道：「大約金鶯的命算脫有了，只是詳情必須把他救活了，才能知道，今夜所來的匪黨一共有五名，再沒有彭天壽

那老匹夫，不過所來的全是綠林能手，我老婆子險些誤了你的大事，竟被他闖進屋去一個，還是展大俠把他打出屋來，才能解救了這步危難。我趕到前面接應，雍二俠和三個匪徒動手，被他打傷一名，已然逃去，只是最後的這兩名匪徒，他們只是不肯走，我趕到時尙在動着手，我才可以鐵拐杖對付他們，就在這時，苗成從門上竄進來，可是一句話沒說出來，已經把他的鬼頭刀甩出多遠，他摔在地上死了過去，可是匪黨們竟自在苗成驚呼之中，相率逃去，這種情形，來得這麼突兀，一句話也不能問他，不問可知，定是已落到賊黨的手內，我那惟一孫女，金鶯，定已遭了毒手！我們在情急之下，到後面去取藥，也爲是請你出來。」說到這，羅刹女葉青鸞悲痛十分，鐵鶴子雍非急得直搓手，鐵劍先生點點頭道：「不要緊，現在我想法子教他緩醒過來。」鐵劍先生先把苗成的手拉過來，給他診了診脈，向羅刹女葉青鸞，和雍非道：「誠還不至於救不醒他，不過他現在內氣傷的過利害，脈若遊絲，我先得把他的中氣扶起來，雍老二，去找一點熱水來。」羅刹女葉青鸞道：「我去吧，他這裏全生疏，到那裏去找！」葉青鸞慌忙的走出屋去。

鐵劍先生展翼嚮向鐵鶴子雍非歎息了一聲道：「我自從苗疆這些年來，內地裏我是輕易不到，沒有是非沾染，想不得這次惹火燒身，現在我想撒手是不成了。」雍非道：「彭天壽老匹夫敢這麼對付我們，我們不和他拚一個最後生死，也教他太把我們看輕了。」鐵劍先生道：「雍老二，這時不用牢騷，再想放手，也由不得我們了，只怕還有綠林能手吧。」說話時，羅刹女葉青鸞已經把熱水取來。鐵劍先生教他斟了半盞，放在一旁，把苗成的牙關撥開，取了三粒丹藥，不過如黃豆大，給他放入口中，用水送下去。鐵劍先生教雍非幫着，把雷

火針未用完的藥，如法的捲了一隻，可是所用的零星物件，滿放在後面，鐵劍先生向葉青鸞道：「請你到後面把應用的東西取了來，你們少夫人，是個明白人，也不必再瞞哄他，草草的把出事情形說與他，只提我說的，要他十分檢點，忍耐着一切，千萬不得教商和知道了，雖是沒有重大的妨礙，但是對於他身體上也有極大的影響。」葉青鸞只好答應着走去。

這時鐵劍先生更使用推穴過宮的法子，給他舒散氣血，苗成呻吟出來，只是不能醒轉，等得羅刹女葉青鸞用一個盤子，把應用的東西取了來，鐵鶴子雍非已把雷火針捲好，如法的在丹田穴給他用了一針，教鐵鶴子雍非代勞，扶着這隻雷火針，趁着這工夫，鐵劍先生教葉青鸞用燈光照着，自己查看他身上的傷痕，頭上有刀傷一處，是傷着左額角，身上被刀扎傷三處，衣服全劃破，他背後還不知有傷沒有。鐵劍先生檢視着傷痕不住的搖頭，向羅刹女葉青鸞道：「他這傷受的好險！這算他命不該絕，每處的刀傷，全離着致命處不到半寸，敵手若是再加上二成力，大約他也回不來了。」這時雷火針已生效力，苗成呻吟的聲音漸漸的大了，鐵劍先生跟羅刹女葉青鸞說道：「看這情形，苗成還有救。」葉青鸞道：「但願如此。」雷火針燒到剩了半寸，苗成哎喲了一聲，把眼睜開，喊了聲：「好賊子，你還我的金鷲。」跟着還要往起掙扎，羅刹女葉青鸞趕緊把他肩頭按着，招呼道：「苗成！苗成你回到家了。」這苗成被招呼的有些明白了，翻着眼，仔細看了看，痛淚直流的哭着說道：「我這可對不住你們了。」他一痛之下，又暈絕過去。吓得羅刹女葉青鸞變顏色，哭着說道：「這可怎麼好？」鐵劍先生向他擺擺手教她閃開，低聲說道：「不要緊，他這種健氣，不教他散開，也是後患。」遂向鐵鶴子雍非道：「雷火針完時，不要管它，讓它燒到底，你把手指攔斷。」

，扶着一旁。」雍非答應着，鐵劍先生遂駢食中二指，照着苗成的「靈台穴」和「氣璇穴」連點了三指，苗成又哎喲一聲，哭了出來，這是雷火針已燃燒盡。鐵劍先生把紅布不揭來，把穴眼按了按，苗成不住的哭着。鐵劍先生用拿來的熱水倒在盆中，用棉花沾着，輕輕的給他拭傷口，並且招呼他：「苗成，你要忍着疼痛，我把藥給你敷上。」苗成睜開眼，看到眼前治傷的人，並不認識，鐵劍先生却向他說：「你先不用懷疑？把傷口先收拾完了，連你的事先稍緩一緩再說，你的氣已經傷的過利害了。」鐵劍先生一邊說着，一邊動手，把他頭上和身上四處傷痕，完全用自己帶來的金瘡鐵扇散，全給敷上。跟着問：「你背上還有傷吧？」苗成答道：「我背後左肩上一處傷痕。」鐵劍先生又教雍非把他扶起來，把後面的傷口一現出來，這三人看着全不寒而慄！好重的刀傷，完全在左肩下，被刀劃了六寸長，衣服完全是血，已經凝結了。鐵劍先生雙眉緊皺，向葉青鸞道：「你看見麼。」葉青鸞那麼剛強的人，此時只有哭泣。鐵劍先生道：「你不必難過，我很替你家慶幸。」說得鐵鶴子雍非慘然的看着鐵劍先生，不知他這話是什麼意思。鐵劍先生道：「以苗成這種傷痕，攔在我我的身上，你想還能支持麼？他居然能拚命的逃回來，這真是最難得的事，教展翼霄折服不盡，倘若他遭了匪黨的毒手，我們只疑心他已安抵樂天村，那就不堪設想了。」鐵鶴子雍非點點頭，說話間，把苗成背後的傷痕也給紮裹好了，仍然把他放在枕上。鐵劍先生淨了手，這時天光已亮。苗成經過這雷火針用完，覺得身上減少了許多痛苦，氣已感覺和緩了許多。羅刹女葉青鸞實不能再等待下去，到了苗成面前，悲聲問道：「苗成，事情究竟怎樣了？你被誰害成這樣？全爲還有沒有？」苗成眼中落下淚來，這才把他經過的情形說了一番。

他從黎明時，被玉母柳玉蟾送出門去，苗成雖然是性情粗暴，常常的酗酒生事，可是他隨着葉青鸞，在江湖上也多年了，這次教他護送金鸞到石城山，他滿明白。這個千斤重担子放在身上，關係是非常重，自己一些也不敢放大心胆。離開家門之後，往江邊走着，他却跟金鸞說了聲：「小姑娘，咱這麼慢慢走可不成，我們的形跡不能落在別人眼中，要提防着有人跟蹤我們。」金鸞點點頭，隨着他緊走，苗成雖是走這短短一段道，時時投那有樹木的地方，把身形隱避着，緊奔江邊。這綠雲村前沒有碼頭，沒有船隻，得順着江邊往北走出半里地，才可懂得着船。離開綠雲村已遠，苗成路微的把心放下，因為這時江邊一帶，十分清靜，沒有什麼人來往，只有田地裏小道上有一個背着竹籬的漁夫，低着頭往他們四五丈外過去，可是跟他走的是一個方向，這人順着江邊走去，苗成毫未介意，到了江邊碼頭上，苗成找了一個比較乾淨的小船，把這隻船算包了，講好了到石城山去，立時開船，沿路上也不准再攬別的客人，帶着金鸞上船之時，見船艙裏收拾的十分乾淨，這就催着船家開船，船家連忙起錨撒跳板，金鸞爬在船窗邊往岸上看，向苗成招呼道：「苗成，你看那個指竹籬的他怎麼站在這不走？」苗成聽了心裏一動，立刻要仔細看看他的面貌，船艙矮，苗成深身到艙門外，容到仔細看他時，那個漁人轉過身去，向原路走去，頭也不回。苗成回過身來，向金鸞道：「管他去呢！好在咱們這就開船了。」船家收拾好了，立刻開船，風勢還是很順，張起帆來，走得又穩又快，苗成因為金鸞在家中，那種難割難捨的情形，自己竭力的用話引逗他，把船窗支起；指點着兩旁江邊的景色。金鸞是不常出門的，暫時把離不開父母祖母的情形倒忘掉。走到正午之後，船已出來四十餘里，到了一個碼頭上，路停了停，船家上岸買了些食物。

，還是絕不耽擱，跟着起行，走到未時才過，苗成見金鶯有些疲倦的情形，教他躺在鋪上歇息，自己走出艙來。這時本是風平浪靜，船面上很穩，苗成雖然不是甚麼文雅人，但是乘風破浪，看這江岸上一帶，一處處村莊林木，牧童農夫，行旅商販，倒也覺着胸襟爲之一暢，無意中一回頭，見後面一隻小船把風帆放滿，衝風破浪疾如箭駛，在大江中來往的船隻很多，本無足介意，不過這隻船走的特快，未免要多看他一眼，這隻小船因爲他比自己的船快，眨眼間，已經相離不過五六丈，苗成這麼看那船上有一個水手，十分像剛上船時那個撐竹羅的漁夫。這一來苗成暗中可留了意，越是這樣，越不帶出神色來，背着身子，不時的假做看這邊江岸上的景緻，見後邊這條小船，竟自相隔着兩三丈，船放慢了許多，這時也是合當有事，忽然江面上起了風，這種船可不走了，大江裏行船，大半是仗着風帆。若是憑人力除非走順水，突然這一起風，風向不準，風帆不落下來，危險重大！那非翻了船不可。這時江中一陣大亂，上下流的船全都江岸旁貼，這種風勢還是真厲害！把江水翻起一二尺來，那船在江中如同一個水瓢似的，隨着波浪起伏，船家拚命嚷着，叫苗成快進艙，其實離着江岸不過十幾丈遠，連管船的帶水手一齊拚命，就這樣才搶到離着江岸兩三丈，又被一個浪頭打了回來，掙扎了半晌，才到了岸邊。這可不能管是甚麼地方了，把鐵錨拋下去，水手更跳下去，用一根長繩，拴在護江岸的木椿上，這隻船才算保住，金鶯早吓的變顏變色，因爲艙裏也是一樣，站不住，他雖驚醒了，依然不敢坐起來，苗成怕他害怕，坐在木床邊上，不住安慰他。這時船已停好，金鶯才爬起來道：「可吓死我了！」苗成道：「小姑娘不要害怕，沒有危險了。」推起船窗來，往兩旁看了看向金鶯道：「風浪水大，還算好，倒是沒出危險，這

就很不容易了。」金鶯也隨着從船艙窗口往外看，這一帶情形，可好，所有來往的船隻，三三兩兩全停在了附近，可是苗成往兩邊一查，看見自己後面那條小船，竟在兩三丈外，停泊在那裏。苗成遂向金鶯問：「小姑娘，你看附近這隻船，船上那個水手，你看着他像誰？」

金鶯仔細看時，扭頭說道：「我看他很像江岸上所見的那個漁夫。」苗成把金鶯拉開，大聲說道：「小姑娘你看着也像他肥，事情沒有這麼湊巧的，我們看見他時，分明已向他的來路走去，這時他竟坐着快船跟我們走在一路，真叫人有些疑心了！」金鶯道：「難道他是追趕我們來的麼？」苗成道：「那還說不定，我們謹慎些就是了。」盼着風住了，再起一程。那知道風浪是沒完沒休，整整刮了半日，直到傍晚時風勢稍煞，可是天到這種時候，船是不能再走了，停船的地方，更是叫人着急，沒趕上碼頭，並且附近連村莊全看不見，所好的停在兩岸的船隻在風勢略小，有四五隻迎着風浪照舊開船走了，分明是有不能等待的急事，苗成這隻船想跟船家商量挪地方，換一個有碼頭的地方，也好去買些飲食菜蔬，管船既不願意，水手們也因為拚了半天命。說甚麼也不肯再走，苗成也沒法子，本來在這時移動，更是說不下理去，好在附近還有別的船，只好在這裏過夜。

在船上吃過晚飯之後，苗成打點金鶯叫他早早歇息，金鶯也覺着坐着無聊，自己早早躺下，苗成是心裏惦着事，那裏睡得着，他處處拘禮，自己坐在船艙內船板上歇息着，直到二更左右，金鶯業已睡熟，苗成把船艙裏兩面窗戶全關好，風浪也止住了，自己出艙來看看這一帶，一片漆黑只有星星點點的燈火，散在江岸一帶，苗成仔細看那可疑的小船，船艙燈

亮，絲毫聽不出甚麼聲息來。自己想，或者也許是自己對於他有些多疑，看不出什麼動靜來，只好轉身進艙。苗成也就是剛進來，耳中聽得一片行船的聲音，苗成十分疑惑自己已走進艙的腿，又撤回來，站在船艙的門口，往後面查看。

這時江心竟在這危險水面上，如飛的來了一隻船，船上不住的有燈籠幌動着，苗成越發不敢出聲，因為這燈籠幌動着各別分明，是用它做一種信號，果然不出苗成所料，旁邊那隻小船上也有一名水手，提着一個燈籠，走到船尾上，也把燈籠連連幌動着，這一來苗成可明白了，那來船是找他自己的船隻，恐怕兩下裏錯開，所以用他們定規好了暗號，用燈籠向自己人打招呼。這裏小船好用燈籠接應來船，這種舉動，絕不是商船旅客，定然是江湖道中無疑了。那來船竟自往江岸這裏貼了來，和那隻小船併在一處，兩船上燈火全都撤去，苗成依然在船頭艙門口隱着身軀查看，他們船面全是黑暗着，新來的這隻船稍大着，那小船上跟着有一人走進大船上艙門，這一來苗成是乾着急，想繞上岸去，到近前查看，可也是危險十分，何況自己水裏頭又不大明白，尤其不敢冒險行事，空看了一回，一點別的舉動看不出來，不過越發的担心了，難道是真個匪黨追趕下來了麼？索性把船中燈滅了，金鶯這時睡的很沉，苗成伏身在艙口，靜靜的等着等了很大的時候，見由大船中走出一人，很快的竄上岸去，他竟順着江岸往這邊走來，已經到這隻船的附近，他是沒停留，已然往前走去，前邊離着六七丈遠，尚停着兩隻船，那人在那裏略為停了一停，覆返回來，竟來到苗成停船所在。他站在岸上，向這小船不住端詳了半晌，隱隱的聽得他從鼻孔中哼了一聲，竟自向他那自己船上走去。苗成看着此人十分疑心！身軀高大，體格矯健，趕到他到了自己那隻大船前，

身軀只略微一動，已到了船頭，落在船頭上，那隻船絲毫沒有幌動，在他一到了船上，那船艙的門一開，裏面似有人接他，燈光閃出來，照在他臉上，自己哎呀了聲！暗叫：苗成，苗成，難道你真個遇見他，這你可不易活了，這可怎麼好，人單勢孤，帶着這麼個女孩子，叫我苗成怎麼應付這個強敵。

第八章 偵盜跡鐵鷗子探菴

義僕苗成所看到的這人相貌頗像五虎斷門刀彭天壽，自己當年只見過他一面，這已多年沒有看見他，他又深入苗疆，這些年形容相貌全變了，只是這身量和濃髯鬚類，十分像他了。苗成越想這事越不好辦，我們身邊並沒有帶甚麼，絕不是綠林「老合」想在我們身上下手做買賣，他方才在岸上那麼注意到我們這船上，絕不是沒有來意，我倘若一身還可以應付他，既或不是他敵手，一死了之，也就完了。老太太把千斤重擔放在我身上，金鷄倘有閃失，我就是死了也難見姓商的了，寧可錯了，我也要早做打算，越想這事越可怕，現在惟有棄船逃去，就是事情弄錯了，也於我無傷，苗成打完了主意，把刀和包裹摸到手中，把包袱斜跨在肩頭，輕輕的招呼金鷄，慢慢的把他推醒，船艙中很黑，金鷄醒來，不知甚麼事，問了聲：「誰招呼我？」苗成附耳低身說：「小姑娘，不要怕！不要怕！起來。」好在金鷄是合衣而臥，苗成告訴他：「傍邊那隻船恐怕對我們不利，我們別叫船家聽見，咱們上岸去，離開此地吧。把鞋子穿上。」苗成把金鷄的鞋摸在手中，叫他穿好，自己更摸了一塊銀子，放在金鷄上作為船錢，把金鷄措起來，提着刀輕輕跳上岸去，順着江邊往北走下來，回頭看了看，

兩隻船頭上已有人影在晃動，苗成攔着金鶯，如飛的逃避，雖是逃走，還得防備着驚動了本船的水手，和管船的，好在船已搭着很長的跳板，到了岸上，把身形還得矮下去，因為那匪船上已經有人出來，相隔不甚遠，可是既看到人家，就得提防着被他們發覺太早，自己不能脫身，不敢順着江岸走，從江岸橫穿過去，斜奔西北，這時苗成可以說是慌不擇路，深一脚，淺一脚，又沒有月色，只仗着星斗一點微光，可是所經過的，正是一片稻田，苗成這個罪孽可就大了，脚下連泥帶水，頗不得力，時時提防着，一個脚下踩不準，摔在裏面，雖則淹不死，可是金鶯他如何受得住，這時聽得後面連響了幾聲呼哨，苗成是越發驚心！自己恨不得脅生雙翅逃出賊黨手內，那知後面的匪黨，已經有人跟隨下來，苗成回頭張望，雖然相隔尚遠，但是自己脚下放不開步，只要被匪黨瞅着一點踪跡，休想脫身，好容易穿過這段稻田，前面是一條極狹的道路，直通着一片小村莊。苗成這就錯了，苗成妄想躲避匪黨，應該落荒逃走，那知這一奔小村，竟給自己招出禍來，好容易奔到這小村口，一陣野犬吠聲，這種東西最討厭，只要有一隻出聲一叫，就把附近的野犬全都驚動到了，沒完沒休，狂叫起來，苗成那還敢貼近這小村莊，繞着這小村的西邊，想着先把這小村子繞過去，或者也可以避開匪黨的追趕，才繞到小村莊一半，呼哨聲相隔就是一箭地了，突然聽得身後有人高聲喝喊：「你還往那裏走？」苗成指著金鶯，拚命的狂奔，前面正有一片小村莊，足可以隱避藏形，苗成遂穿入這樹林中，自己回身查看時，所追來的共有三個匪黨，苗成一看這種情形，恐怕要脫不過匪徒手去，幸而這時所追來的匪徒們，盡力在小村的屋頂搜尋，村中的犬吠聲越叫越厲害！苗成仔細查看了眼前道路，只見從樹林這往正西下去，形如白練的一股子小道

，可以順着這條小道穿過一片片的水田，自己不敢儘自耽擱，順着這條小道往下逃來，後面那犬吠聲依然可聞，可是走出半里多路，苗成哎喲一聲，可糟了，原來前面已然是絕地，一道小河阻路，自己又不明水性，這如何能闖了過去，沿着這條小河河邊，往西北找尋道路，繞出有半里多路，依然沒有一點可以脫身的地方，苗成此時急得幾乎要瘋狂了，可是背後匪黨大約也看見苗成踪跡，已經有兩個匪徒縱躍如飛撲了過來，苗成咬牙切齒道：「命該如此，這裏就是我葬身之地了！遂把金鶯放在地上，把口鬼頭刀，一擺，喝聲：「賊子們，趕盡殺絕，你苗老子就是不信這個。」兩個匪徒往前一躍，一個是單刀，一個是七節鞭，口中喝罵着，他們是刀鞭齊上，向苗成猛撲，還是個個下毒手，苗成此時身臨絕地，自知道今夜恐不易逃生，他這口鬼頭刀上下翻飛，崩、扎、窩、挑、剔、砍、劈、剝，拚死命來對付兩個匪徒，那金鶯嚇得躲身河邊，混身戰抖，動手到十幾合，那個使單刀的人竟被苗成把他的刀磕飛了，苗成一腳踹中他的後脛，滾入了小河內，這便使七節鞭的手底下非常緊滑，苗成拚命對付，可是身上已經被七節鞭掃傷了兩處，苗成稍一失神，厚背鬼頭刀被他的七節鞭給捋住，苗成此時只有猛然把鬼頭刀一鬆手，這匪徒七節鞭用力過猛，刀給奪過去，可是苗成一個斜身側步，偏腳踹，竟兜在這匪徒的迎面骨上，把這匪徒踹出三四步去，倒在地上。苗成趕緊縱身，把自己刀抓到手中，翻身一縱，想把金鶯抱起，趕緊逃生。那知黑影中飛縱過一個匪徒，人到刀到，向苗成背上劈來，苗成就聽得背後風聲，翻身招架是來不及了，可是倘若疾於撤身，這一刀定然要把金鶯劈死，只有稍一斜身，倒甩鬼頭刀，翻挑來人的小腹。就這樣，那匪徒刀尖已早剝在苗成的背上，幸而苗成的鬼頭刀翻出快，來人急於折他這一招，刀

往回下帶，往下劈，算是把砍苗成這一刀的力却了，要不然，苗成那傷勢，命不可。就這樣苗成已經傷的很重，轉身跟這匪徒動手，自己負傷之下，手底下頗欠靈敏，勉強應付，可是來人這口刀十分厲害，苗成就是不受傷，已一對付的，此時可實有些對敵不住了，竟在這時，猛然又趕到一個匪徒，如鷹拿燕鵲一般，把金鶯抓到手中，挾到肋下，却喝了聲：「不知死的匹夫，我看你掙扎幾時？」這苗成一見金鶯被劫，急急之間，身上又連受了兩處刀傷，只是金鶯被劫，自道還活個甚麼勁，猛往起一躍身，撲了過去，遞刀向撈劫金鶯的匪徒的背後戮去，勢疾力猛，那匪徒因為有同黨絆住了他，絕不提防，人到刀到，再想閃避，已經有些晚了，苗成的刀斜着從匪徒的脊背偏右划過去，這匪徒左臂下挾着金鶯，背後一受傷，一旋身，用刀向苗成掃砍了來，苗成往左一掃身，一提刀鑽，刀光向下往外一掃，嗆啷一聲，火星四濺，苗成才待反腕子往外托時，那知背後一股子勁風撲到，苗成奪刀一翻身，接架來人，只是苗成却稍慢了一點，一把鋒利的尖刀，已戳向苗成的左乳上，這一下要扎死了，苗成那還會活的了，仗着已經把身軀轉過來，掌中的鬼頭刀往上一撩，竟自把這匪徒的尖刀給磕飛去，可是苗成這次的刀傷，可夠重的了，竟把左乳上用刀尖子給豁了，一道血槽。苗成這種義烈生成的鐵胆忠心，只要氣不斷，是不肯丟手，「嘿」的一聲，左脚一頓，撲的一脚，把這個使尖刀的匪徒踹的一溜翻滾，可忘雙拳難敵四手，好漢架不住人多，任憑苗成怎樣能夠忍痛拚鬥，也架不住匪黨過多，只這一剎那間，腦後刀風又到，苗成一個「鶴子倒翻身」竟自閃身獻刀封閉，可是這來的匪徒，手法太快了，這把刀已到了脖項上，苗成這時，只有落個身首異處。

就此刀已砍上，迎面疾如飛草的落下一人，左脚才一點着地，右腳已飛出「撲」的一聲。右腳整按在苗成的胸膛上，這來人好厲害的功夫，他竟能在這剎那之間，腳上腿上的力量，收啓自如，苗成空有一身武勇，手中還有刀，竟不能救護自己，砍苗成的刀到，迎面敵人的腳也踹上，這是間不容髮的一刹那，不差釆黍。苗成被這人腳往下一沈，往外一登，可是那砍苗成的刀已早砍上，不過被迎面敵人這一腳，才把苗成的命留下了，這把鋒利的刀刃從苗成的左額角削上，苗成仰面倒去，血把臉全洗了，耳中竟還聽得有人喝聲：「醜鬼！你居然還活到今日，我再見着你這醜鬼，你寄語羅刹女，教他早作主張，我們的事，不能留待來世，這就是清算之時……」這時苗成額上砍傷流血過多，已有些支持不住，此人還說些甚麼，自己已經聽不清了，竟自暈了過去。

過了一個時辰，才緩緩醒過來，苗成看了看天空，自己竟還活在世上，掙扎着坐起，只是傷痕作痛，緊咬着牙關，往四下裏看了看，黑沉沉的，匪黨們早全走的無影無踪，自己那把刀還在旁扔着，閃着青光。

出來時，老太太和少士

，反倒親手把他斷送

娘擄劫到匪徒手內，

隨着他們，日夜的

現在可好了，我

揮背鬼頭刀拾

它了，可是依什麼

於盡了，自己才叫

……我……」苗成喘

誤再誤，你死有甚麼

法搭救金鷺，等甚麼

驚擄劫到手，定然還

到江岸那裏，和船家說明出事的

苗成帶着這麼重的傷，他此時簡直是忘了痛楚，辨着方向，找至江片，這一來把苗成死，不僅那隻匪船是沒有了，自己那隻船也不知去向，並且可怪的是，連相隔不遠的鄰船，也不知甚麼原故竟自會挪了地方，不知去向，苗成知道這全是匪黨弄的手腳，自己痛恨之餘，反而哈哈狂笑了一陣，只是震的傷痕如同利刃割着那麼痛楚，自己恨聲說道：「好個狠心辣手的匪黨，你們真能使手段，只是你也錯了，何必費這個事，把我苗成一刀結果了，那豈不任憑你們欲為，你留了我老苗這條命，你就等着吧，我只要有三寸氣在，沒有船當的了甚麼，我沒死我還能走呢！」苗成痛恨之下，再也不作別的打算。好在只有四十多里路，我還拚的了，苗成此時心急中，只有一個主人，一個金鷺小姑娘，自己把自己一身全忘了，他竟沿着江岸奔馳下來，究竟他不是鐵打的，跑出十幾里來，腳下一個蹣不準，摔在地上，更碰着了身上的傷，苗成暈了過去，但是他心不死，有未了的事，很快的醒轉來，拚命掙起，看了看滔滔的江水，仰天嘆了兩聲，自己橫聲說道：「我不回到綠雲村，我死得麼？天啊！給

我苗成多活一刻吧！」此時苗成全身，血沸騰起來，順着江岸盡力的狂奔，這是深夜荒江，再不會碰見行人，真若是有人看見他，也會活活打死，他這時一身泥土，血跡模糊，那把刀無論如何他是不肯撒手，他這時的知覺，簡直可以說是沒有了，幸而是順着江岸走，方向不會差了，有的地方，雖也有客船在停泊着，聽見他不時怪叫的聲音，誰還敢出來看他，苗成以死報主，這種壯氣，足以驚鬼神而泣天地。也可以說是冥冥中頗像有鬼神佑護他，幾次他已經摔在江邊上，但是總沒把他吊下水去，他竟跑到綠雲村，拚着命的從大門那裏逃進院來，但是這裏正在和匪徒拚鬥着，苗成這一到了家，看見了自己的人，再也支持不住，摔在地上，死了過去，這是他經過大致情形，苗成喘喘吁吁，把自己所記得所知道的，說了這一番，羅利女葉青鸞已經泣不成聲，一邊是痛恨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手段太以毒辣，一方面是疼這苗成，捨身報主，落到這種情形，叫人看着太慘了！鐵劍先生展翼霄也不住連連嘆息，鐵鵝子雍非，也被苗成這種殺身成仁，捨生取義，感動的眼角也滲出淚水來。

鐵劍先生淒然說道：「苗成，你這種行爲，天地若有正義在，絕不會叫你落到不可救的地步，這不是我故意的安慰你，這是理所必然，你把心放寬了，我展翼霄保你的命在，苗成你當時毀在匪黨手中，你落個殺身報主，你雖是個江湖客，你的死後英名也能流芳千古，可是你留得這條命在，這可比你當時死了值得多了，你能回來，這是最難得的事，不過這種情形，你居然能趕回綠雲村，這是一般成名的英雄，露臉的好漢，做不到的事，你竟會做到了，我展翼霄從苗疆上數千里趕到瀟湘，我算是不虛此行，事尚可爲，不至于就一敗塗地，苗成這件事我要伸身受到底，我不是爲你這老主人，也不是爲天龍劍商和我情願把我四...

鐵劍先生威名，葬送在瀟湘，我只爲你苗成一入，我老頭子賣命拚死，便憑怎樣結果我全甘心，你還不放心麼？」

那苗成聽見鐵劍先生這番慷慨激昂的話，感激得痛哭交流，低微的聲音說道：「老俠客，你這麼說，更叫我愧死了，我不能保全金鶯小姑娘，我生死對不過我主人了。」羅刹女葉青鸞悲聲說道：「苗成，你再說這些話，叫我難過死了，不許你再這樣說。」鐵鶴子雍非拉着苗成的手說道：「好朋友，你安心養傷，金鶯這孩子，好在年歲尚小，彭天壽老匹夫，把這孩子劫了去，諒他不至于就下毒手，他敢傷損這個小女孩子，不要說我們不能容他，江湖道中絕沒有再肯容他的了，我鐵鶴子雍非也要憑我所學，所能，和老匹夫一決雌雄，我也當面許下過金鶯小姑娘，我已經答應他，要親自到石城山樂天村接他回來，現在事情雖出了變化，但是我雍老二要實踐前言，我從樂天村把他接回來，我要從彭天壽老匹夫手中，把金鶯要了回來，事或不成，我雍非不再想回天南了。」

鐵劍先生展翼霄傲然一笑，向鐵鶴子雍非道：「雍老二，原來你許下願，這你可還願吧，這回我看你這鐵鶴子弄不好，就許被人家用火化了，連你這把骨頭全別想回去了。」鐵鶴子雍非苦笑了一聲道：「老前輩，你不要笑我，連你也是一樣，我看我們全要扔在這裏了。」展翼霄忽然大聲狂笑了一陣道：「四十年來，流落江湖，四海爲家，天地吾廬，還沒找着塊乾淨土，把我這把老骨頭，和我這把鐵劍，埋骨瀟湘，這種清流靜地，我拿它當我的家鄉了，我還想回天南做甚麼？雍老二，士爲知己者死，現在到了你我賣命之時，我們還不賣命等甚麼？」鐵鶴子雍非道：「雍老二言而有信，絕沒有含糊，不過……」說到這「不過」二

字，頓了頓。鐵劍先生道：「這裏不用賣文章，不過甚麼？現在沒有商量餘地，我展翼霄打定了主意，我要和彭天壽老兒同歸於盡。」

鐵鷄子雍非道：「我想彭天壽此次來得這麼快，下手這麼厲害，我恐怕他還約了能人來，這種舉動不是他們一兩人能做的。」鐵劍先生點了點頭，嗯了一聲道：「我也這麼想了，據我看這羣萬惡狂徒，只怕離我們不遠，只在這綠雲村附近一帶，定有他們潛踪隱跡之地，我們倒要仔細搜尋他一下。」鐵鷄子雍非道：「老前輩，所想的太大致不差，只怕是在我們四週已經密佈着黨羽，我們一舉一動，全要落在他們眼中。」羅刹女葉青鸞一旁說道：「苗成的踪跡被他們偵得，這種情形，十分可疑，不過附近一帶除了那江邊古塔，岸上的竹林，這綠雲村中沒有他潛踪匿跡之地，他隱藏在那裏呢？」鐵劍先生道：「我們不必猜測，天明後我們仔細排搜一下，真象自明，我看他還逃不出我們眼下去，我們少時再說吧。」鐵劍先生展翼霄又給苗成敷了一次藥，這時天已快亮了，晨鷄報曉，從後面綠雲村那一帶傳了過來，羅刹女葉青鸞道：「天已快亮了，老俠客，雍二俠，你們全勞累終宵，請到竹樓上歇息片刻吧。」鐵劍先生道：「好吧，我們到竹樓上去計議，」羅刹女葉青鸞安慰着苗成道：「不必再惹傷，難道有展老俠客替我們主持，你還有甚麼不放心？」苗成點點頭，羅刹女葉青鸞遂陪着鐵劍先生，和雍非一同來到竹樓下，葉青鸞飛身竄上竹樓，先把裏面燈點着了，鐵劍先生和雍非也先後翻上樓欄杆內，一同走進屋中。鐵劍先生跟鐵鷄子雍非落坐之後，羅刹女葉青鸞向鐵劍先生道：「這件事情不能盡自瞞着，我看還是早早告訴玉塘，叫他也好放心。」說道這裏，噫了一聲道：「說甚麼放心，這件事告訴了他，定要把我那苦命兒媳難過死了。」鐵劍

先生慨然答道：「事已至此，無可如何！他是個很明白人，不會不往大處着眼，最要緊的千萬不要叫商和知道了，他這病後的身軀，可禁不住再聽見這種事。」羅刹女葉青鸞點點頭，跟着說道：「這件事我們似乎要趕緊下手，遲則生變，只是這種大海撈針，應該怎樣下手？我方寸已亂，請展師兄你有甚麼主張，再不要和我客氣了。」

鐵劍先生答道：「這件事從長計議，匹夫們下手太毒，並且羽黨衆多，我們既要伸手，就得跟尋到他們的踪跡，我們要把這孩子救回來，就得以全力對付他，現在應該怎樣下手，我還不敢確定，請你去到後面，把少夫人喚過來，叫他照應苗成，你對於苗成身上，自管放心，他再不會有危險了，將養幾日，即可脫離危險，我和雍老二少時出去，要勘察一番，我不信彭天壽他會離開綠雲村，他這裏就說是沒有他的巢穴，我們附近也有他的羽黨潛伏着，我不信搜不出他的踪跡來。」羅刹女葉青鸞遂也接着說道：「一切事請師兄替我主張吧，現在別無其他的打算，幾時和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再會上，只憑我一枝鐵拐杖，一槽五雲捧日攝魂釘，和他拚個死活吧。」鐵劍先生展翼霄微微笑道：「你不要忙，不要說是你這主人翁，就連我和雍老二，這次大約也得跟這一般匪黨，見個水落石出，請你到後面去吧，你我是武林道義之交，用不着客氣的。」羅刹女葉青鸞遂告辭下竹樓奔後面。

羅刹女出去之後，鐵劍子雍非向鐵劍先生道：「這件事非常棘手，這次以一個曾經名震西川的羅刹女，全有些認敗服輸了，老前輩我雍非是直爽人，說直爽話，金鴛這孩子落在彭天壽手中，我們可不能含糊了，咱們大話說在頭裏，要不能把這孩子救回來，我們可對不起人對不起自己了。」鐵劍先生一聲狂笑遂看了看雍非說道：「雍老二，你敢這麼藐視我嗎？」

你知道我掌中鐵劍，遊俠四十年，用過它幾次，這回我已經打定主義，我要把這柄鐵劍留在這兒，看看彭天壽他的血，是不是一能夠一飽我的鐵劍？言盡於此，你還敢疑心我麼？」鐵鶴子雍非冷笑道：「但願如此，我願意跟老前輩一同埋骨瀟湘，咱們落個同歸於盡，這總對得起自己了罷。」鐵劍先生展翼霄哈哈大笑道：「雍老二，你這種打算頗合我意，咱們就這麼辦了。」

這時柳玉蟾已經滿面淚痕從竹樓下走上來，進得屋中，向鐵劍先生跟鐵鶴子雍非萬福一拜道：「我們家門不幸，逆事重重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金鶯這女孩子落在了彭天壽手中，他若是男孩子，總是商氏落個宗祧斬斷，那也沒甚麼，不論他年歲多大，終歸是個女孩子，不能把他救回來，我一家人有何面目活在人間，苗成忠心護主，以死報主，在天南已經九死一生，如今又遭了這場大禍，倘若他有個三長兩短，我們一家人至死也對不起他了，雍二俠和老前輩，既然是顧念江湖道義，慷慨幫忙，已救了商和性命，聽我婆母說：苗成能夠暫保不死，也是出於展老前輩之賜，恩同再造，叫我們沒法子答報了。不過我現在有不近人情的請求，還望老前輩担待。無論如何，要望老前輩伸手，把金鶯這孩子給我救回來，不止是我們活着的至死不忘，就是我商氏死在九泉的祖先，也感恩不盡了！」柳玉蟾說到這，眼淚像斷線珍珠一樣，止不住流了下來。鐵劍先生竟自站起，長嘆了一聲，向柳玉蟾說道：「夫人你這話說的可過遠了，我與你婆母是武林道義之交，更兼南海漁人十分關切我們，既趕到瀟湘，是為甚麼來的，現在我和雍老二已到了綠雲村，彭天壽老匹夫，還敢下這樣毒手，我們要不和他見個生死勝負，四十年遊俠江湖，我們還有面目再見武林同道麼？方才和雍老二已

經打算好，我們已經不想再回去了，這場事不是你姓商的事，是我展翼奪自己的事，從此時起，連你婆母也算上，不能再和我說客氣話，我們情願和彭天壽老匹夫，弄個兩敗俱傷同歸於盡，倒顯着乾淨，你只安心的照顧着苗成，他的情形可比商和厲害，他已經幾乎把氣血耗盡，他雖然死不了，可是他一時半時先恢復不了原狀，既知道他以死相報之恩，你要好好照顧他，商和面前千萬留意，不要叫他知道。」柳玉蟾點點頭，跟着下樓去先到廚房中安插飲食，照顧着苗成，和鐵劍先生以及雍二俠。

鐵劍先生和雍非在辰時過後，一同出了家門，走向江邊，在江岸上很消閑的賞玩着江景，其實這兩人此時那還有這種心情，暗中偵查匪黨的來踪去跡，只是在江邊轉了一週，看不出一點形跡來，鐵鶴子雍非向展大俠說道：「我們還是向綠雲村中走走吧，兩人從江邊轉回來，從竹林前過來，直奔綠雲村口，前文已經說過，天龍劍商和所經之地方，是在綠雲村前，離着村口還有數箭地，鐵劍先生跟雍非緩步的走過來，離着村口還有半箭地，這時正在早晨，村中的男女出入不斷，可是雍非瞥見一人，從綠雲村左邊對面一片桑林中出來，也就是商和所住的房後一帶。他穿着一身短衣，兩支褲管捲得很高，光着腳穿一雙草鞋，肩頭揹着二尺多高竹篾，頭上帶着一個竹笠，低着頭，從桑林中出來，匆匆的像是種地農人。只是雍非對於他脚下所穿的草鞋，有些疑心，雖然離着遠，看不十分真切，是雍非的目光銳利，在一瞥之間，分明的看出他所穿草鞋，不是湖南省所有的，樣式和綁紮的法子全不一樣，不過對於這種疑心的事，絕不能立時追趕了去，因為村中出入的人很多，那一來太以的露形踪了。一邊往前走，把這情形却說與了鐵劍先生，鐵劍先生也認為這人情形竟有可疑之處，遂

和雍非脚下略快着一點，追進了村口，只是那人也不知走向那裏，對於這人疑心，却不好向別人探問，可是鐵劍先生和雍非這種形狀，反而招到村中男女十分注意起來。因為這綠雲村輕易見不着這麼衣冠楚楚的人，何況鐵劍先生這種相貌驚人，雍二俠的形容古怪，雍非一看這種情形，遂向站在村口裏一個農人模樣的人問道：「借光，跟你打聽一點事，才進村口那個措竹籃的，他往那裏去了，我們稍慢了幾步，竟找不着他人。」那農人聽了雍非的話，微搖了搖頭道：「不知道，他往那裏去了，大約是路過這裏吧，我們村中沒有這麼個人，我倒是看見他，面生的很。」雍非一聽，這種情形，認定了疑心的絕不會差，大約這人有毛病，向這農人客氣了一聲，向鐵劍先生道：「給我們領路，倒把我們扔下不管了，我看他一定是從村子的南口出去了，咱們索性緊趕他。」雍非說這話，是故意的給那農人聽，免得他起疑心，鐵劍先生信口答應着，全是腳下加緊，往南村口追了來，一路上見這綠雲村所住的男男女女，全是十分和善，不時的從這住家中，發出來木機織布之聲，絕不像有爲非做惡的人，所能隱跡的地方。漸漸已到了南村口，依然沒有那個漁夫踪跡，鐵鶴子雍非見左右無人，恨聲說道：「我們來到瀟湘，怎麼事情處處這麼扎手，莫非我們遇到的事，全比我們高麼？我雍老二就是不信。」鐵劍先生此時一語不發，站在南村口倒指着手，往村口外一帶，仔細的察看，只見出了南村口，遠遠的有二三里外，一片小山，林木不多，並且也不是正式的山嶺，只是隆起的山脈，往左右看去，遠遠的也有小村落，可是農田多，林木少，從北村口進來，雖是雍非向農夫探問那人行踪，也只是幾句話的工夫，並沒有多大耽擱，那人要是走向村外，他不會有這麼快腳程，立刻就能出去一二里地，鐵劍先生對於雍非的話，也不回答，轉身向村口東

邊轉過來，雍非也跟在身旁，他這時是十分忿怒，鐵劍先生頭裏走着，這是繞着村外往東轉過不遠來，前面有一片桑樹園繞着一段紅牆，鐵劍先生站住了，遠遠的仔細打量，這座廟並不大，大約只有兩進房，非常的幽靜，雖然沒離開綠雲村，可和村中隔斷開，孤零零被桑樹林環繞着，鐵劍先生向雍非道：「你看好個清修之地。」雍非心裏正想着事，並沒答鐵劍先生的話，鐵劍先生一邊說着，一邊往前走去。雍非低聲招呼道：「展老師，你先別走，怎麼我從村隙中看到廟門那裏，明明是有一個人已經要走出來，突然縮了回去，他定是看見我們有躲避之意。」鐵劍先生微微一笑道：「不要大驚小怪，一個佛門善地，還能有什麼爲非作惡之人麼？何況這座廟又是建築在綠雲村，這村中所看到的全是安善良民，我們不必多疑，庵觀寺院是十方施主佈施的地方，任人可以去得，你既疑心，我們何妨進去瞻仰瞻仰，這座廟是僧人道。」鐵劍子雍非正是這種心意，遂和鐵劍先生一同走到廟前。

趕到進了這片桑林，看見廟門，鐵劍先生就怔住了，扭頭向雍非道：「原來是個尼庵，這我們可不能進去了。」雍非也看見門頭上是白衣庵三字，兩扇朱紅門緊緊的閉着，雍非更加詫異！低聲向鐵劍先生道：「展老師，這情形可不對，雖然圍着樹林，我看得真真切切，方才要出來的那人，分明是個很年青的男子，女尼清修之地，豈能再有男人在這裏，他若是燒香的香客，也到可以說得下去，進庵拜師，是一種正大光明的事，他藏藏躲躲，爲的是甚麼？」鐵劍先生微把頭搖了搖，向雍非道：「這就難說了，有那不守清規的女尼，他們一樣的，污辱佛門，藏垢納污，這不是甚麼輕易見不到的事，這種地方，更不是我們涉足之地，還是打算咱的主意吧。」

鐵鶴子雍非道：「我倒不那麼想，恐怕這裏萬一和我們有甚麼牽連，豈能輕輕放過他去。我不進去看看，我的心不死，展老師，你別忘了，這是在綠雲村，我們那能不仔細一下。」鐵劍先生打量了這座白衣庵一眼，點點頭道：「也好，你去叫門，好在我們這般年歲，沒有多大嫌疑。」雍非遂走到廟門前叩門，招呼了半天，裏面才有人答應，果然是個男子的聲音，他並不開門，隔着門說道：「那位施主叫門，我們庵主應佛事去了，廟中沒有人，請你們改日再來。」雍非忙答道：「你們當家的不在廟中，也沒有甚麼妨礙，我們是有願心，逢山朝山，遇廟拜廟，我們既來到白衣庵，那有見佛不拜之理，快開門吧。」雍非說這話時，聲勢上非常嚴厲，明告訴他，不叫我們進去不行。裏邊略沉了一沉，把門開了，見開門的竟是一個俗家中年的漢子，眉目長得非常兇惡，這時他可是滿臉陪笑，向雍非和鐵劍先生看了看道：「二位既有願心，我們那好阻攔，庵觀寺院，是十方善士，佈施之地，那好禁止人不叫進來，我在這庵中，當了一名夥計，幫着收拾打掃，給香客照料照料，現在我們當家的，沒在廟裏，一切事我可不敢作主，這可得求施主多担待一二。」鐵鶴子雍非含笑點點頭道：「我們還能那麼不盡人情麼？我們燒完香就走。」庵中這人，仍然把山門關上，引領着鐵劍先生，往裏走來，直奔迎面的大殿。

第九章 具肝胆雙俠訪盜藪

那名自稱是伙工道的，走在頭裏，把正殿的隔扇門推開，鐵劍先生和雍非走進正中，見這裏迎面供着釋迦佛，殿裏邊收拾的乾乾淨淨，雍非那又爲的是燒香這種事，他歷來是不肯

辦的，此時可就無法了，供案桌上，有現成的香，雍非只好在神前燒了一束香，站了起來，向這伙工道說道：「這座廟地方佔的不小呢？」那伙工說道：「沒有多大地方，好在這廟中也沒有多少尼僧，只有老當家的師徒二人，有施主們佈施的田產，倒足可以够他師徒吃的了。」鐵鷄子雍非向他說道：「一事不煩二主，索性請你帶領我們到後面看看。」那伙工道頗有些不痛快的神色，只是口中沒說出來，只得領着這兩人往後走，轉過大殿，二層殿是觀音殿；供着南海觀音大士，這座佛像非常的莊嚴，雍非可再不肯燒香叩頭，在殿中站了站，來到月台上，見東西各有一道小門，向這伙工道問道：「這東邊院內，還有甚麼神位？」一邊說着就往下走。」

那伙工道忙攔着道：「施主，你這麼辦可不行，我已經跟你說在頭裏，我們當家沒在，那好隨便的領人進去，我們可實在担不起！」雍非看了看他笑了笑，說道：「你也太心眼子小了，當家的不在廟中，我們那能夠隨便的，往人家屋中闖。」雍非嘴裏說着，可是仍奔那道角門走來，鐵劍先生一語不發，只有跟在一旁，暗察廟中的情形，那名伙工道神色頗有些慌張，雍非走到那小門前，略一停步，竟往後走去，二層殿的後面，並沒有什麼了，只有一片空地，也種着不少的桑樹，有兩座磚蓋成七八尺高兩座浮屠，雍非看了看，立刻轉身回來，向這伙工道問道：「你們當家的幾時回來，我們很願意拜望拜望他。」那名伙工道說道：「不敢當，我們老當家的，差不多在這一帶全熟了，常常的被施主們留住，給施主們講些因果報應之理，他回來是沒有一定的時候。」鐵鷄子雍非摸了襟袋中，用手取出一小塊銀子，遞給伙工道，向他說道：

雍非向鐵劍先生看了一眼，轉身往外走，對於廟中絲毫沒有留戀之意，那伙工道緊緊跟隨，直送到山門，他只略微的一客氣，趕緊把山門關閉，雍非一句話不說，緊着往前走，離開這片桑林，向鐵劍先生道：「怎麼樣？雍老二有點鬼眉道吧，展老師你看出可疑之處麼？」

鐵劍先生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可疑之處正多，他這一個女尼的尼庵，竟用一個年青的伙工道，這是于理不合的事，那東跨院門裏，靠那禪堂的門口以及台階上地上，拋棄着許多果實的皮核，並且還有些鷄骨，魚骨之類，一個清修老尼若是這樣不安分，決非善類，不問可知。不過這情形不對，他既說他們當家的應佛事去了，地上所拋棄的分明是才扔在地上不多時，出入必走的地方，竟會沒被踐踏了，這尤其是很顯然的禪房中有人，地方的風俗不同，情理則一樣，這種農村的地方，若是有這種不守清規的女尼，誰也不願意再容留他，早就把他趕跑了，這種情形，我看必有別的緣因，雍老二依你怎樣辦？」鐵鶴子雍非道：「這種情形，我看着恐怕跟彭天壽老匹夫實有牽連，我們回去問問就知道了，羅刹女在這裏住了多年，白衣庵的情形，他不會不知，可是這樣說起來，難道賊子們就敢那麼無法無天，任意做惡麼？我們倒要見個水落石出，據我看，今晚無論如何，也要詳細的偵察他一番。」鐵劍先生點點頭，答道：「我也認爲必須這麼辦。」一邊往前走着，已把這綠雲村轉了半週，他們才從商和所住的宅中的東邊轉過來，鐵劍先生見離開有十幾丈外，一片樹林中，似有人影一晃，鐵劍先生故意裝做沒看見，依然的和雍非閑談着，走到商和門前，雍非伸手叫門，柳玉蟾出來開門，迎接進去，鐵劍先生向苗成屋中轉了一週，見他情況很好，諒不至再生意外，遂回到竹樓上。

羅刹女葉青鸞也從後面出來，見展大俠跟雍非已熱回來，遂來到竹樓上，向兩人道了聲

，問他們兩人出去是否有所見？鐵劍先生道：「綠雲村邊那座白衣庵裏面：有多少尼僧？」

羅刹女葉青鸞道：「那是一個老尼姑帶着一個女徒弟，在那裏苦渡清修，庵主名叫淨修，他那女徒弟名叫玄貞，尚有一個又絕又寡的老婆子，幫着他師徒燒飯，收拾佛堂，這師徒性情全十分古怪，落落難合，任憑誰也和他們師徒說不進話去，這座白衣庵雖是這綠雲村中修蓋的，單有十幾畝地，也不是甚麼好土地，只種着些竹子，每年沒有多大進益，他這庵中，更不靠着香火供養，師徒二人只是自食其力，織些土絹，換些錢做他廟中食用，所以那白衣庵輕易不開廟門，只有每年菩薩誕辰，和新年正月，開兩次廟門，教村中人進去燒香還願，平日間和村中就沒有來往，展師兄，怎麼想起問它來？」鐵劍先生道：「這一說起來，只怕是我們多事，這裏面定有文章了！」遂把適才所見的情形說與了羅刹女葉青鸞，葉青鸞聽到這種情形，痛恨十分，向鐵劍先生道：「賊黨們要是真個對於這種苦渡佛門弟子，有了那惡意的舉動，他們也太造孽了！」鐵鶴子雍非道：「賊子到現在還管甚麼作孽報應？既是這樣，今夜我倒要看看他們，究竟是用的甚麼手段。」羅刹女葉青鸞道：「既有這種可疑的情形，再不能輕輕放過，我們必須趕緊下手，只是這白衣庵若真個被他們佔據，可憐那淨修老尼，就危險了。」鐵鶴子雍非道：「據我看彭天壽的一般黨羽，要拿着白衣庵，做他們臨時巢穴，好在今夜我就能看看他們，是否真有這個胆量。」這一天安然無事，到了晚間，鐵鶴子雍非早早的收拾俐落，鐵劍先生還要跟他一同去，可是他却向鐵劍先生道：「展老師，你不必和我爭功，這件事我一人尚可以辦出個眉目來。」鐵劍先生道：「雍非你去儘管去，只是你可不能起輕敵之心，對手的人，可全是江湖中扎手人物。」雍非含笑說道：「儘請放心，雍老二不辦那種傻事

，靜聽我的一報吧。」他立刻走出竹樓門，翻下房去，一聳身，竄上了東房，縱越如飛，撲奔那白衣庵，雖然天色不甚晚，這種農村中依然處處守着古風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他們這時早入了睡鄉，綠雲村一片黑沉，毫無人跡，雍非好在輕車熟路，繞着綠雲村東邊，一直的撲奔白衣庵，來到桑林前，從這裏一望白衣庵，擁起一片燈火之光，鐵鶴子雍非竭力留神着，恐怕他在附近一帶，埋伏着人，繞到西廟牆下，微一聳身，已到了牆頭，仔細一看，山門內大殿前一帶，黑沉沉這裏沒有人，鐵鶴子雍非施展開輕功絕技，不往牆下落，脚下用力一點牆頭，騰身飛縱過去，落在了大殿的後坡，趕緊伏下身去，只見這二層殿院中，似有許多燈火，不過沒看見一個人，心中納悶；細打量下面，在迎面月台上，隔扇門上插着四盞燈籠，隔扇門虛掩着，裏面可也有燈光，雍非心裏一盤算，白天看到最可疑的地方，就是那東邊禪房，我得到那裏看看，就可以知道究竟了，從大殿後坡，翻到二層殿的東配房，才繞過往東去的那段箭道，剛要往下飄身，突然間從那東禪房院內走出兩人，他們不往前邊來，竟向後面轉去，可是從後看去，一片黑暗，這兩人也沒拿燈籠，一個提着一隻小竹籃，一個提着一隻鐵罐，一邊走着一邊叨念着，鐵鶴子雍非遂跟蹤過來，要看看他兩人是奔甚麼地方去，自己從房上緊隨在後面，聽那提竹籃子的說道：「這才是無故自我麻煩，這真是入了佛門立刻要行善事了，留着這種東西有什麼用？我看弄不好就落個慈悲生後患。」那個提鐵罐子道：「誰說不是呢，萬一被他們逃出一個去，離着這麼近，這裏還想再立足麼？他們的事沒法子說，咱們一個當小卒的，管的了人家麼？這種主兒，不論什麼事，全是得碰着釘子才算數兒，據我看跟姓商的這場事，還不定怎樣呢？」兩人這麼說着話，往西一拐，雍非也緊跟過來

，見這後面離開不遠，就是這白衣庵的後牆了，靠西牆下，有兩間很小的房子，那情形破舊不堪，有一間從門窗上透出一點燈光來，那門口有一個人來回走着，這兩人到了近前，招呼了聲：「老韓，我們又送牢食來了，反正這回事是有哭有樂，韓爺，你算是滿痛快了，我們好幾千里跑出來，到這裏當小跑來了。」

站在小屋門口那人，却答道：「陸師父，你可別拿我韓老四墊牙，誰要願意在這裏管這閑帳才怪呢！還不把人氣死！你說收拾他們吧，他們全是女流，憑咱們好哥們辦的是人物事，那有那種工夫，跟他們嘔氣，可是那個老賊禿，萬不是東西，你自己做了孽，自己不覺得，好像他要成佛作祖，你問他甚麼，他沒有痛痛快快答應你，這不是怪了麼？依着我把這兩間牢房子放火一燒，火化了他就完了，那個小姑子尤其可惡！沒聽說過，姑子廟裏要蓋貞節牌坊，你往他眼前一湊，其實和他們說好話，他非躲出五尺去不成，還有那老不死的，跑到姑子廟混充數，整天嘴裏不是救苦救難，是活菩薩，真是那麼有靈感，就該立刻把他們全渡走，也給好朋友省點事，我一聽他嘴裏胡念道，恨不得給他一刀解恨，你這筆我開口呢。」這兩個送飯的匪徒哈哈笑了起來，兩人一邊笑着，一邊走進屋中，鐵鶴子雍非一看時機已到，不下手等待何時？立刻騰身飛縱，從黑影中到了這兩間屋的南牆角，隨手在地上摸了一塊土塊，抖手向北邊的後牆投去，把守門口的這個姓韓的，緊往北走查用響聲的工夫，鐵鶴子雍非飛身而進，輕靈巧快的身軀，撲到他背後，這匪徒才覺出身後有人，他猛然一翻身，鐵鶴子雍非非攆右手食中二指，向這匪徒的華蓋穴猛點了一下，這人連嚷全沒嚷出來，只哼了一聲，已經暈絕過去，身軀往後倒去，鐵鶴子雍非伸手把他抓住，輕輕提起，把他放在了北牆下黑影

中。自己翻身轉回來，到了小屋門口，聽得裏面說話聲音十分可惡，鐵鍋子窸非從窗上原有破紙洞往裏看時，這屋中想是久已沒有人住，只有一張破八仙桌，已經要跛了，架在牆邊，桌子右邊放着一條是木棧，那木棧上坐着一個老尼姑，他身旁尙有一個老邁龍鍾的婦人，那老尼姑眼皮也不抬，手裏正拿着一掛念珠，正在手中拈着，見他唇角不住的動着，想是正在念着經卷，可是再看西邊，兩個送飯的人，把他所提來的東西放在地上，有一個年輕的尼姑，看那情形不過二十歲，雖則是剃光了禿頭，但是眉目十分俊秀，那個送飯的匪徒，却把他擠到牆角。那裏再也無法躲閃，那匪徒却喜笑着說道：「小師父，你別糊塗着，我們是可憐你年輕輕的落在這裏，這一輩子就算白來，修仙成佛，那叫騙人，一個姑娘人家，把一個青春白鬚送在這裏，豈不冤枉你，順情理的問你甚麼答甚麼，沒有你的不好，只有你的便宜，小師父，你今年十幾歲了？」這時那年輕尼姑突然一抬頭，厲聲喝斥道：「你少跟我胡言亂語，你敢信口胡說，你那可叫逼迫我，我自己知道罪孽重，落在這步上，我認了命，我不修今生還修來世呢！我這種苦命的人，請你們多積德，別再逼迫我了。」那個提鐵罐的匪徒，年歲很輕，却冷笑着說道：「我們好心好意的想保全你，你却這麼對待我們，你可知道你師徒的性命，全在我們手心裏呢，知機識趣，自己放明白些，你若這麼一點不懂面子，你可知道二太爺們，歷來是沒跟人家動過好言好語，殺了你們毫不費事，你別忘了；這已是我們恩與你，你若是不順情順理的，難道我們就不能擺倒你麼？好好的聽我的話，不只於保全你師徒的命，還叫你得有好處，總比你苦苦修苦熬強的多了。」說話間這個狂徒就往前湊，這個玄真女弟子，往後躲，但是後面牆擋着，已經撞到牆上，還有什麼地方能躲閃，這個姓陸的匪徒，往前

緊着一步，手已經拍到玄真的肩膀上，他就要往懷中拉他。這玄真此時可實豁出死去，右手一揚，照定這姓陸的匪徒臉上就是一掌，陸匪根本就沒防備他有這一手，一個懦弱無能的小尼姑，他還能鬧得出手去？這一掌打得他「哎喲」一聲，滿臉冒火，那玄真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厲聲喝斥道：「佛門靜地，你們竟敢侮辱三寶，你敢動我一指，我有這條命在，早早了結了，反倒痛快！」那個菴主和那老婆，吓的全跪在地上，不住的叩頭道：「好漢，爺們，看在菩薩的面上，饒了他吧。」這姓陸的匪徒，被打之後，那肯甘心，向他同伴招呼了聲：「胡阿五，你可得幫幫忙，損陰表德，全算陸二爺的，首領那兒有什麼說的，有我陸老二一人担承，我要不把這小姑子拾奪了，我不姓陸。」他說話間，已經一心想作那萬惡滔天的事，緊往前一趕步，伸手把玄真抓住，往懷中一帶，向那姓胡的喝了聲，把他捆上，可是這個白衣菴的女弟子，是一個品格極高的苦命女孩子，捨身在白衣菴，隨着師父淨修菴主，在這裏苦渡清修，一心一意的，要終老菴中，所以早早就求師父給他剃度了，古佛清燈，梵魚貝葉，心如古井，不起微波，什麼叫塵凡之念，人世之情，一切不懂。那知道，魔難重重，竟遇到這種狂暴事，玄真已具必死之心，絕無惜命之意，此時被這匪徒陸老二這一抓過來，他奮全力，用頭向陸老二撞去，但是，一個懦弱的女尼，有什麼力量，這般匪黨全是窮凶極惡之徒，他才一掙扎，已經被那胡阿五，把他雙手抓住，按理說外面鐵錫子雍非已到，憑他那種性情難道還肯袖手旁觀？坐視不救應？鐵錫子雍非另有一種心意，他已經按定了除惡務盡之心，自己倒要看看匪徒們敢怎麼傷天害理，並且還要看看這個玄真女尼，到了不能抵抗的時候，要怎樣交待自己，這時那胡阿五，把玄真的雙手抓住，攆到背後，那姓陸的，抓着玄

真的胸膛，仍然不肯撒手，說了聲：「小師父，我帶你到個好地方？」他拖着他就往外走，這時玄真在掙扎中，已經知道，脫不出惡魔之手了，他忽然往後掙扎着說道：「你們既然不願傷天害理，你容我有兩句話說完，我順情順理的答應了你，你姓什麼？」那陸老二道：「二太爺早告訴你了，我姓陸。」玄真說道：「姓陸的，你要通人性，你可得作人事，你不知道我是個自幼許身尼菴的，你要想要我，得把我師父早早放出菴去，他那麼大年紀了，你們留他在這裏有什麼用？不過我答應以後，我已然失身，就不能再在這白衣菴停留，你必須把我帶走，你答應我兩件事，我順情順理，不然的話，我至死不從。」那陸老二哈哈一笑道：「你早這麼痛痛快快的商量，何至於惹陸二太爺着急。」那胡阿五，把手一鬆，立刻說道：「你們兩下裏，全商量好了，沒有我的事了。」他把玄真的雙臂一鬆，那知玄真猛然往右緊跑兩步，往北山牆撞去！那陸老二猛噉了個「好」字，隨着他往牆上撞的勢子，撲了過去，但是他雖是把玄真的僧袍抓住，玄真的頭已經撞上，鮮血四濺，倒在牆下，那陸老二狂笑一聲道：「好東西，你敢跟二太爺用這種手段，我等着你，只要有半口氣，我照樣擺治你。」這時鐵鶴子雍非却在外邊用手輕輕把窗敲了兩下，那個胡阿五却隔窗問道：「韓老四，你作甚麼？也算一份麼？」他一邊說着，一邊往外走，推門探身向外問：「韓老四，倒是什麼事？你可說呀。」可是他問了這句，看到窗下並沒有韓老四的踪跡，他跟着走出屋來，才往台階下一邁步，鐵鶴子雍非隱身門後雙掌齊出，用了十成力，以「排山掌」的力量，在這胡阿五的背上，打了個正着。這兩掌打上了，他「吭」的一聲，身軀騰出五六步，摔在牆上，那個萬惡滔天的陸老二，還在伏身察看，玄真死活，玄真雖然撞的很重，只是被他抓

這一把，把力量減去了四成，竟自死而復蘇，呻吟輾動，這個萬惡淫徒一聲狂笑，自言自語道：「該着陸二太爺有這個黠福，你死不了就行，他伸手才要去往起抱這玄真，這時胡阿五被打，摔出去，他驀然一驚，噢了一聲，聽出外面的聲音不對，這個賊子是機警萬分，他一回身，先把屋中的燈火全弄滅，那個洋修庵主，和那道婆，已經吓得堆在地上，掩着臉也不敢看了，只是哭泣着，陸老二已經縱身到門口，猛然的把風門往外一踹，雙掌一分，飛縱身軀，往地上一落，雙掌護着身，轉身察看，鐵鶴子雍非，掌震胡阿五之下，竟自見屋中的燈光一滅，知道這淫徒是個江湖上的能手，見他飛縱出來，鐵鶴子雍非應該辦的事，還有許多未了的，所以一聲不響，一個「龍行穿手拳」身隨掌進，撲到了陸老二的身旁，右掌往他的左太陽穴一點，陸老二也是很好的一身功夫，往旁一斜身，可是鐵鶴子雍非右掌猛然往後一撤，左掌穿出，奔陸老二的右乳上便打，陸老二趁着掃身之式，雙掌猛往鐵鶴子雍非的左臂上一切，鐵鶴子雍非不肯和他戀戰，並且這匪徒手底下很俐落，若容他一緩開式，或是他發聲喊喚，驚動他們匪黨前來，自己縱無所懼，可是，不是自己的來意，因為尚有未了的事，必須探察個水落石出，鐵鶴子雍非不肯容他還招，左臂往外一沉，身形往左一甩，眉頭往左一沉，右掌從胸前往右一分，「大鵬展翅」往陸老二華蓋穴打去，好利害的掌法，陸老二雙掌切空，雍非的來勢太急，他往左腳下一滑，往下一矮身，想着用「翻身掃堂腿」，但是雍非是招詭，誘招，右掌猛然往回一撤，左掌駢食中二指，人掌一塊兒進，那陸老二再想躲閃，已經來不及了，正點在了這陸老二的「玉枕穴」上，這一點上，陸老二連噴全沒有噴出來，撞出兩步去摔在地上，絕氣而亡，雍非除治了這兩個匪徒，趕緊闖到屋中伸手

從囊中，把千里火拿出來，把紙摺子從竹管裏抽出來，隨手一幌，煙火騰騰，把那蠟燈點着，那淨修菴主和那道婆，已不得揮才戰抖，癱在地上，這時一見亮火摺子，只得兩人驚懼的招呼着，「好漢爺們饒命吧。」雍非道：「好漢爺倒是不假，不過我只能救命，不會要命的。」遂先不管他兩人，走向牆邊，見玄真躺在血泊中，十分可慘，雍非點點頭，這才是佛門子弟，火練出來金身，我倒不必管他，什麼叫男女授受不親，我要不把他救治了，我真罪過了。自己伸手從囊中，掏出一包金瘡鐵扇散，打開了，放在身邊，伸手把他的頭搬起來，看他傷痕，在左鬢旁，傷勢不輕，他尚在輾轉呻吟，這時，雍非把藥抓起一撮來給他按在傷口上，不過這時想叫他行動可不容易，遂向那淨修菴主，招呼道：「菴主，想逃活命，可不要盡自的那麼怕死貪生，你們兩個人不鼓起勇氣來，叫我一個人救你們出去，我可沒有那麼大本領。並且玄真他是一個年青的尼僧，我雖然是有年歲的人，豈肯伸手來救他，你們把他趕緊扶起，我帶你們出白衣菴，不要遲疑自誤，你們若是那麼叫我費事，我可就顧不得你們了。」淨修菴主和那道婆，聽得此人是救自己的，絕處逢生，那有不願意之理，戰兢兢站起，向這邊走來，但是看到徒兒一臉血跡，巔危危說道：「這位活佛，他還能活麼？」雍非說道：「他是死了也得把把弄出去，拿這種乾淨女兒身，豈能叫他落在這般強徒之手？」這位淨修菴主，遂和道婆，把玄真女弟子，從血泊中扶起來，但是那裏還能走，只好半拖半架，這兩個有年歲的懦弱尼僧，連驚帶吓再被他們囚禁多時，那還有氣力支持，不過人惜命之心總有，遂咬着牙把玄真架出屋來，雍非已經急得不住的催促，好在早看好了，有一個小門通着菴後，遂趕奔前來，見上面掛着一掛鎖，雍非抓住這個鐵鎖，猛然用力一扭，已把鐵鎖的橫柱撞

折，把後門開開，淨修老尼，和道婆架着玄真掙扎到門外，但是玄真已經不能行動的人，他們強鼓着勇氣，把他架出來，已累得筋疲力盡，吁吁直喘，雍非一看這種情形，這可真叫誤事，裏邊的情形還沒探明，這三個人自己不得護他，還是十分危險，自己焦急萬分，後面倒是隱身地方很多，因為這片桑樹林十分濃密，遂低聲囑咐他們在桑林中躲避一時，我到裏邊尋找一人，這就回來。你們可不要出聲，這時好在那玄真略有知覺，血已經因為有藥力算止住了，那淨修菴主，不住的湊到他耳邊，低聲招呼着，叫他不要呻吟，雍非看他們隱身藏好，又牢牢的囑咐了一番，千萬不要挪移了地方，自己反身撲奔後園門，仍從小門中進來，把門掩好，撲奔前面，打量這裏的情形，除了一層大殿之外，後面是一道小小的三合房院子，這也正是庵主的禪房。鐵鶴子雍非縱身竄上後房坡，向前面一打滾，院中燈火很亮，因為各屋中全有燈光，並且有人在高聲講着話，雍非才往前坡一探身，趕緊把身形縮回來，從前面大殿的屋子上，飛縱過來一條黑影，往院中一落，竟自發話道：「秦二弟，現在有我們首領命令。」裏面答了聲：「賈師父麼？裏請。」這人已經腳下一點地，騰身向裏縱去，雍非是正在後房坡，看不見他的行動了。自己要聽聽他們所說的情形，因為此人明明說出首領的命令，分明他們為首的人，並沒在這裏，自己那好疏忽，把這機會錯過。翻到前坡，往下略一張望，見東西房下，全沒有人，略一探身，往正面的禪房下看了看，也沒有人在這裏把守，遂飄身落在下面，才往下一着脚，猛然間那禪房的屋門一開，鐵鶴子雍非，知道自己的行跡要顯露，仗身手輕靈，雙臂往上一抖，旱地拔葱，手捏住椽子頭，全身全憑雙手四指之力，身軀復往起一翻，這可是臉朝外，脊背已經貼到房簷下，脚尖掛在橫過木上，把身軀纏住

，動作敏捷，決沒帶一點聲息，但是屋中人出來的也是真快，門一開時，人已到了院當中。鐵鶴子雍非見正是進去的那人，因為他身形易於辨認，這人乾瘦異常，和自己差不多，他往院當中一落，立刻一回身，向禪房上面竄上來，口中却在招呼着：「朋友既然來到這裏，還不趕緊請下來，我們等待多時。」雍非這裏依然不作理會，這個姓賈的，在房上招呼了兩聲，沒有人答言，他冷笑了一聲，翻了下來，屋中的同黨跟着出來兩人，內中一個說道：「賈師父，你是活見鬼？姑子廟錯非是我們大駕光臨，人家不肯到這裏來的。」那姓賈的匪徒冷笑着說道：「我就不信，我眼睛會看走了，好吧，走的了和尚還跑的了廟嗎？咱們這就去拘他，鐵鶴子雍非隱身在上面，心說：對，你小子算說着了。跑的了和尚還會跑的了廟嗎？猴兒崽子，我看你這還逃的出鐵鶴子雍非的手去麼？這時下面已經在院中發話道：「我們這就出發，咱們看看他還有什麼預備？也叫我賈和長長見識。」他還是說辦就辦，立刻領率一般黨羽，竟自相繼翻上房去，眨眼間，全已翻出庵外，鐵鶴子雍非才要往地上飄身，忽然聽得屋內一聲冷笑，似乎聽得有人說了聲：「沒用的東西。」雍非不禁大驚！分明屋中人已走淨，自己難道也是活見鬼麼？驚疑之下，飄身而下，輕輕到了門口，從門縫中往裏查看，側耳細聽，沒有一點聲息，雍非把風門一拉，往裏看時，空洞洞的屋中只有一股子酒肉氣，他趕緊闖進屋中，把門帶上，可是這時見桌上的火燈搖擺不定，後窗戶也沒有關嚴，好像才落下去的情形，那窗扇還微微的有些晃動，雍非想到窗前的桌上查看他們有什麼遺留的痕跡，忽然看見墨跡未乾的一張字帖，分明是才寫的，雍非伸手拿起，只見上面寫的是：

堪嘆俠名贈爾身，冥頑不識箇中人，金鷄入網情堪憫，苦水屯中速訪尋。

鐵鴿子雍非看罷，驚詫十分，這紙帖雖不具名，頗像自己恩師的語氣？和字具，這真是怪事！他不能來，也絕不會來，更有何人有這般身手，時間上非常的短，這人竟能從容的在屋中留下字箋，示意我，金鶯這孩子並不在白衣庵，叫我速赴苦水屯，若遲則生變，若容他把這孩子擄劫走，我們這般人有何面目再活在人間，雍非把紙帖上墨跡吹乾放入囊中，心想既明示我金鶯不在這裏，這佛門善地，被一羣惡匪霸據着，就是再還了本來面目，也留了玷污痕跡，我何不給他點起一把無情火，叫他早化劫灰，雍非想到這裏，他是說辦就辦，把千里火取出來，隨手抖開，向窗戶上連點了三四處，把後窗也點着，飛縱出屋來，翻到房上，撲奔前面大殿，這裏靜悄悄無人，殿門掩着，鐵鴿子雍非把格扇門推開，千里火擦着了，神案上堆着許多錫箔黃表易於引火之物，鐵鴿子雍非把這些東西燃着，叫它從裏面神龕着起，自己却祝告着說：我是作孽，我是造福，惟有神明鑒察，雍老二不管了。翻身出了大殿，撲奔廟後，找到桑林下，一師一徒一道婆，竟自蹤跡不見，這一來把鐵鴿子雍非可急的夠瞧了，自己從師門學藝起，就以精明幹練出名，雖然在南海漁人詹四先生身旁行俠做義，也辦過不少大事，就沒有今日這般失招，自己認爲這廟後桑林中，這麼偏僻的地方，絕不會再生差錯，那知道稍一大意，竟會把這軟弱無能的三個女人斷送了，我還稱得起什麼叫俠義道，鐵鴿子雍非這份着急，非常難堪，認爲自己這件事，辦的太以失當，可是他們這三個人，若說是逃進綠雲村，自己想着絕不會的，事太離奇，現在白衣庵火起，自己不便在這裏再爲停留，遂從桑林中奔出來，這時這白衣庵，已經烈焰騰空，火勢凶猛，自己飛趕向天龍劍商和住宅，離着房後還有十幾丈遠，從後牆頭，飛躍下兩條黑影，鐵鴿子雍非仔細辨認之下，已經

看出來人，正是羅刹女葉青鸞，跟兒媳柳玉蟾。

這婆媳二人迎了上來，招呼道：「雍二俠你怎儘自耽擱，起火處可是白衣庵嗎？」雍非來到近前答道：「不錯，正是白衣庵，我叫他污穢地化做乾淨土不好麼？」羅刹女葉青鸞說道：「雍二俠這一手辦得固然很好！但是你叫他們師徒三人，向那裏再找寄身之處？」鐵鷄子雍非道：「難道你們見着了他們師徒三人麼？」柳玉蟾一旁忙答道：「有人把他們送來。」鐵鷄子雍非驚問道：「這真是怪事！送他們來的，又是何人？」柳玉蟾道：「這個我們倒不知道了，他們只說是一個年歲很大的人，但是在黑夜中辨不清面貌，二俠我們回去細談一切吧！」雍非道：「我也正有事要和展大俠商量。」遂一同翻回宅內，羅刹女葉青鸞道：「鐵劍先生，疑心是雍二俠，把那師徒送回來，還有未了之事，是我們婆媳這才趕來照應。」說話間一同翻進宅中。

鐵劍先生已經在竹樓頂子上，瞭望着全宅，照應着下面，羅刹女葉青鸞叫柳玉蟾到後面看護商和，自己和鐵鷄子雍非翻到前面，鐵劍先生已然看見他們回來，從竹樓頂子上翻了下來，一同進入樓中，鐵劍先生沒容落坐，就問道：「雍老二，可是已遇見勁敵？」鐵鷄子雍非答道：「勁敵倒不會遇上，有一件怪事，真是意想不到。」這時彼此落坐，鐵鷄子雍非把所經過的情形，略略的說了一遍，更把懷中所帶的字箋取了出來，遞給鐵劍先生展翼審，遂問道：「老前輩你看，這字箋奇怪的厲害！分明是我恩師筆跡，這語氣尤其是他老人家頗有責備我之意。」鐵劍先生把這字箋看了一遍，也很驚異的說道：「不錯，是我老師兄筆跡，他是絕不肯再離天南的，怎的竟會來到這裏？並且他已經到了，確實無疑，因為金鶯被劫是

最近發現的事，他不到這裏，焉能知曉，可是他不到這兒來和我們見面，又是什麼意思？這真是莫明其妙了？可是他已知匪徒的踪跡，明明告訴我們匪黨們匿跡在苦水屯，要我們趕緊下手，這苦水屯又是什麼地方？」說到這，向羅刹女葉青鸞看着，葉青鸞搖搖頭道：「沒聽說過這個地方，我們雖然住在這個地方好多年了，可是依然人地生疏，既有這個名目，定有這個地方，向本地土著仔細打聽，不會得不着一點確實信息，那麼明天先在附近探問一下。」鐵劍先生搖搖頭，自己心裏明白瀟湘沿岸地方很大，此次又不容緩手，倘若稍稍一耽擱，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挾着金鷺一走，只怕再想追跡也就不易了，不過這種話不使出口。

鐵鷄子雍非道：「探看時節，聽匪黨們領他們首領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之命，到這裏來攪擾，可曾見着他們了？」鐵劍先生道：「這羣小輩們想在我手下討得好去，我們也太以的叫人笑話了，不容他們侵入住宅，我已經把他們打發走了。」雍非道：「白衣菴師徒三人安置在那裏？」羅刹女葉青鸞道：「把他們全安置在玉蟾的屋中。」鐵鷄子雍非和鐵劍先生道：「菴中那女弟子貞烈可風，受傷很重，我草草給他敷了些藥，展大俠還許盡力搭救他才是，這種薄命可憐人，真值得我們敬愛。」鐵劍先生點點頭道：「我已聽那老菴主講過了，這女弟子實在是佛門中有根基有宿慧的女孩子，傷痕不妨事，我已給他治了。」鐵鷄子雍非點點頭道好，鐵劍先生道：「雍老二我說的話絕不差吧，我們很有一場惡鬥擺在面前，我們倒不能把這種好機會輕輕放過去，天亮後沒有別的，我們要盡一天之力，訪查這苦水屯究竟是什麼地方？」雍非道：「我恩師既然到了，看這情形他也爲這場事來的，我們對於這件事要不能辦出起落來，我真無面目見我那恩師。」鐵劍先生道：「現社彭天壽老兒這種行動，他已

經用全力對付我們，我們好和他一決最後雌雄，我們話已經說在頭裏，反正勢不兩立，還有什麼說的。」彼此商量一陣，羅刹女葉青鸞道：「現在我一切事也不能再客氣了，天時尚早，請你們暫時歇息一下，養足了精神，還有一些辛苦呢！」羅刹女葉青鸞道完，他們二位竹樓上歇息，自己看了看苗成、遂到後面。

把兒媳柳玉蟾喚到堂屋中，低聲把雍二俠探廟得字箋的情形說與了他，爲是好叫他安心。柳玉蟾聽了，雖然十分欣幸！但是對於留字箋這人，不敢認定準是南海漁人，遂辭別了婆母，到前面照顧一切，天明之後，鐵劍先生展翼跟雍非收拾好了，起身去訪尋這苦水屯。在臨走時，羅刹女葉青鸞對着雍非說道：「苦水屯這個地方，附近往北去在一二十里內，大致可沒聽說有這個地名，不過這要是一個很小地方，也就很難說了，我看雖則是大海撈針，還是往北搜尋一下。」鐵鷄子雍非略一沉吟說道：「這話倒也很有理，我在白衣菴，匪黨們傳達首領們命令，他定從這苦水屯來，那麼離着這裏定然不是多遠的道路，可想而知，我們先搜尋一下吧。」遂和鐵劍先生離開綠雲村，順着瀟湘沿岸，往南走下來，這樣找尋這個很小的地方，只有遇上人便問了，可是出來十幾里，連過了兩個很大鎮店，問了好多人，並沒有知道這個地名的。鐵劍先生跟雍非反倒把心情穩定着，絲毫不急躁，慢慢尋訪下來，可是走到日沒，計算着出來有五六十里，向誰問誰不知道，越探問越叫人失望，當地住的人，就沒有知道有這個地名的，只好在徐家甸找店房住下，跟店家探聽，店家更是說不出，並且連一點指望沒有了，這個店伙他是本地人，據他說附近幾十里地內多少年來，就沒聽說過有這麼個苦水屯，並且客人這麼探聽地名，恐怕是白費事，至少也得知道這苦水屯屬那一縣

管，並且附近有甚麼大村鎮，這種大海撈針似的，恐怕白受辛苦，也不易找着。鐵劍先生容店家出去，向雍非說道：「這件事可有些費手了，店家既說附近沒有這麼個地名，我們這一天工夫，算甚白白放過，我看不要聽那老婆子話，我們明天一早仍然走回去，往綠雲村以北再搜尋一下，字箋上既有這個名字，絕不會找不着，雍非是不住搖頭，這一天的工夫，路雖走的不多，可是覺着十分勞累，早早歇息一下，約莫到了三更左右，聽見這徐家甸北一帶，犬吠的聲音，分外的可怪！雍非已然醒來，仔細聽時，由北往東南，分明是一羣野犬在追逐着什麼，雍非已經坐起，可是鐵劍先生也醒了，向雍非招呼了聲：「雍老二咱們打個賭，你聽這片犬吠之聲，我認定了是存夜行人經過，並且還不僅是一人，你以為怎麼樣？」雍非道：「不用打賭，一點不差，我們現在是有病亂投醫，這徐家甸由東往西橫着沒有多大地方，咱們何不看看。」鐵劍先生道：「我正是此意。」這兩位風塵異人，立刻輕輕的出了屋門，把門關好，各自飛身竄上房去，辨別着野犬狂吠的聲音，從一處民房上，橫穿徐家甸望東南角上趕過來，這兩人脚程特別快，縱躍如飛，已經來到這鎮店的東南角，停身之處已經到了這鎮店的邊上，全伏身在房上，從野地裏查看，大約有四五隻惡犬，正在狂叫着，追逐着，隱隱聽得有人斥罵之聲，這罵犬聲所撲奔的方向，是在這鎮店口往東去，前面黑壓一片樹林，這時犬吠之聲，更厲害了，更聽到這野犬受傷慘嘍，就在這不大工夫，只剩了一隻野犬，大約已經到了那樹林附近，一聲狂叫，再沒有聲息。只有街裏面不時有犬吠之聲，鐵劍先生向雍非一打招呼，低聲說道：「大約這幾條惡犬被人全殺害了，我們倒要看看動手的究竟是什麼人？」雍非答應了聲，立刻全落到了鎮店外，仗着這時只有星斗之光，野地裏十分黑暗

，時時隱蔽着身軀，向那樹林前搜尋過來，已經發現了有三隻野犬，全死在地上。雍非連看了兩隻。被打死的野犬，全是頭骨被暗器所傷。漸漸的離着樹林中已近，更把身形隱避着，絲毫不大意，來到樹林且近，耳中已聽得林叢人語，遂躡足輕步往裏面一面探查，趕情這樹林中是一個大家的墳墓，有很矮的花牆子，圍着這片墳地，正好把身形可以擋住了，來到花牆子切近，裏邊說話聲音越發聽得清楚了，只聽得前面有人在忿怒報怨着：「這是那裏說起，咱們在這徐家甸竟幾乎被這惡狗毀了，真要是被他所傷，我們這個苦向誰說去？咱們瓢把子的事真是難說，找了這麼個地方，臨時按審，這還不把人折騰死。」另一個人說道：「這回要依我看，結果還不定怎樣呢？白衣菴先被人家用火燒掉，我們這麼多的人，竟容人家從容動手，太栽跟頭了。」那先前說話的人答道：「齊二弟，你先別這麼自己洩氣，這次也許我們在江南道上，打出一片天下來，也未可知，我買和認爲對手沒有什麼驚天動地人物，咱們這力量不薄，齊三弟多受點辛苦，沒甚麼？我們賣什麼吆呼什麼，想在江湖上闖萬兒，不把這條命破出去，那容易闖出名來，不過這幾隻狗真透着邪性，累得我通身是汗，咱們歇息歇息再走吧。」鐵劍先生跟雍非驚喜十分，這說話的情形，分明是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手下的黨羽，那麼他們去的地方，定是那苦水屯無疑了，這真是：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，白跑了一天路，毫無所得，已經全絕了望的，被這一片犬吠之聲，竟得着匪徒下落，看起來商氏家門有德，金鶯這孩子命不該絕。鐵劍先生跟雍非從花牆子瓦孔中仔細往裏看，不過兩人全坐在墳堂的石頭祭台上，相隔稍遠，看不清面貌，雍非大致的辨別出那個瘦小的人，正是昨夜白衣菴所見過的。雍非跟鐵劍先生在外面等候了半晌，這兩人說着話站起來，直奔

這墳山的西牆。容他們越出牆去，鐵劍先生跟雍非因為這一帶道路生疏，恐怕被他們走脫了，跟着也竄進墳堂內，這時那花牆子外的樹上，正有一頭梟鳥叫了一聲，從樹頂子飛起，這時鐵劍先生已經出了西花牆，雍非是正在腳登牆頂，聽到梟鳥的叫聲，心裏一驚！心中說：好喪氣，若不是恐怕令匪黨查覺，我定把你這惡鳥除掉了，雍非可是趕緊落到牆下，把身形隱住，見鐵劍先生已經出去數丈遠，自己緊追下來，前面那兩個匪徒，腳下並不算快，不過追趕這種江湖巨盜，得加着十二分小心，雍非跟鐵劍先生相隔數尺遠，時時的找那能夠隱避身形的地方，不敢過於切近了，離開這座墳山出來有一里多地，再往前跟綴兩個匪徒，越發的有些個費事了，因為這一帶非常荒涼，也沒有多少樹木竹林，更得稍遠一些，這樣緊眇着這兩條黑影，往前盡力追趕着，可是這一程道路，叫人有些疑心，他們忽左忽右，有時候撲奔了孤零零一個小村莊，有時候穿着一片樹林子，可是這種道走得並沒有一定的方向，按行程上足有二三里，見他們兩人奔了東南一條很窄的田徑，隱隱的見半箭地外，黑壓壓似有一片小村落，可是兩人腳下加緊，比較先前快得多了，在這黑地裏幾乎看不到他們形跡。鐵劍先生跟雍非全是驚伏鶴行，把身軀矮下去，緊追過來，忽聽得前邊響了一聲胡哨，可是再沒聽見第二聲，那兩人已經撲奔到小村落邊上，立刻身形隱去。

鐵劍先生向雍非一打招呼，向前查看時，見這個小村莊沒有多大地方，大致不過百十戶人家，並且全是茅草的房子，是一個很小很偏僻的農村，離着村邊不遠，種着一片片的桑樹柳樹，也是不成行列，離着小村還有五六丈遠，看出這裏入村口的地方，裏面黑沉沉沒有一點燈光，才繞着一片桑樹撲奔村口，突然喇叭一響，一排弩箭橫打過來，出其不意，鐵劍先

生跟雍非全險些被箭所傷，這時鐵劍先生十分忿怒，退出五六丈來，聚在一處，鐵劍先生向雍非道：「看這情形，我們形跡已落在匪徒的眼內，可是不論如何，我們也要闖進去，查他一個水落石出，咱們索性分開，聚在一處反於我們兩人十分不利。」雍非低聲答應着，兩人一南一北，仍然撲奔這小村，這次可不撲村口，鐵劍先生奔南邊，遠遠的繞着村口過去，爲是避開防守的人，鐵鶴子雍非由北面往東繞過來，沒有多大的地方，來到村邊的當中，鐵鶴子雍非把手施展開，一起一落，已到了這小村的邊上，才要往房上縱身時，迎面囑囑兩件暗器。一隻鏢一塊飛蝗石來到，雍非早已提防，避開這兩件暗器，仍然不顧一切，往裏衝來，這次更厲害了！兩排弩箭，一上一下，向自己打到，鐵鶴子雍非，仗着身手輕靈，一個鶴子倒翻雲，身軀騰起，往後倒縱出來，就這樣奔自己身上身弩箭，竟有一隻擦着鞋底打過去，自己往起縱時，倘若稍慢一點，非被弩箭所傷不可，鐵鶴子雍非對於這種防守緊嚴也覺驚心，憑自己身形這樣快法，匪黨們把守人，竟自這麼厲害！明知道自己的形跡已露，這時也不能不拚一下子看了。二次騰身越起，斜往西偏了偏，仍然把自己輕功提縱法，盡力的施展出來，用「燕子飛雲縱」的功夫，身形如飛，這次已撲上這小村屋頂，只是這次尤其是險，弩箭袖箭從三面打來，鐵鶴子雍非提足丹田之氣，雙臂往上抖，飛縱起來，已經斜着出去三四丈，落在一座很矮的草房上，鐵鶴子雍非，暗打主意，這麼往裏，倘身形過於顯露，處處被人暗算，我無論如何，也得把身形掩蔽起來才好。往裏面仔細勘查，這排箭躲過去，憑着目力一打量，却把主意打好，把身形縱起，往一處較高的屋頂上一落。又是兩塊飛蝗石打到，這次鐵鶴子雍非把飛蝗石閃開，竟自奔了西北角，反往小村的邊上，斜穿過來，叫暗中把守的匪黨，

看着自己，好似把方向辨錯，果然這裏，暗中伏守的卡子，比較鬆懈，鐵鶴子雍非是故意的找他們容易隱藏的地方，把身形撲過去，果然暗中已經有匪黨們用袖箭逼迫自己，不叫往裏進，鐵鶴子雍非仍然退出小村，身形緊縱，隱入村後的樹林，這是用「以退爲進」故意的叫匪黨們看出自己因爲把守的人太多，不敢往裏衝了，身形隱蔽，悄悄繞出樹林，從黑影中繞向村後，這一帶，十分荒涼，鐵鶴子雍非從地上拾了兩塊碎石，隱身在一叢矮樹下，抖手把石塊拋出去，落在村後的偏西，這種靜悄悄的地方，石塊落地，顯着聲音非常大，在一排小房的轉角，黑影一幌，連發出三隻暗器，齊向石塊落處打去，鐵鶴子雍非，看明匪黨伏身的所在，自己飛縱過去，繞過他們身後，有兩丈餘遠，猛然腳下一點地，用燕子飛雲縱的輕功，騰身而起，翻上房去，身形絲毫沒有停留，這時是把全神貫注，眼中已經查看到一處較高的房屋，不往他房上落，反往這牆後落下去，身軀沒站穩，從牆根下撲過一條黑影，手中一口明幌子鋼刀，向自己斜肩帶背劈來，鐵鶴子雍非心說：天助我雍老二，刀已到了頭頂，鐵鶴子雍非上半身微往左一幌，右手貼着他的腕子，往上一穿，已經把這匪徒右腕吊住，自己左掌從他的胳膊下穿出去，猛然駢雙指，向他氣眼上一點，這匪徒吭了一聲，沒嚷出來，鐵鶴子雍非已經把他的刀奪過來，順手一刀，把這匪徒了結了，連刀帶人，全隱在牆根下。雍非把這個暗卡子除了，往左右看了看，五丈內決不會有人，雍非可不敢往房上竄，從房角轉過來，是一條較寬的小巷，未從往前淌，先要投石問路，這樣往裏連越過四排房屋，並沒有見着潛伏的匪黨。鐵鶴子雍非對於所經過的地方十分留意，自己對於匪黨佔據這種地方，真有些出乎意料之外，小小這麼一個村落，並沒有什麼出奇的建築，完全是鄉農所住的

房子，磚瓦蓋的寥寥無幾，一片的茅茨土屋，並且人家也不多，房子疎疎落落，這種地方這是在深夜之間，他們尚且這麼橫行不法，倘若在白晝間，難道也公然這麼對於往這屯中來的邀劫阻擊麼？對於這種情形，真有講不下去的地方？鐵鶴子雍非翻過這幾排房屋，不只於沒見着匪黨，並且一處處大小院落中，全沒有燈火，雍非隱蔽着身形，打量着形勢，撲奔這苦水屯的中心，又繞過一道小巷，眼前有一座比較整齊的院落，院子也大，房子也多，可全是土房，連圍着房子的大牆，全是土坯壘起，圍着牆內種着很濃密的樹，牆頭並不甚高，不過是丈餘，樹却探出牆外。鐵鶴子雍非來到這宅子的北牆下，抬頭看了看，牆頭被樹帽子遮蔽着，上面越發的黑暗，鐵鶴子雍非因為勁敵當前，不敢輕視，在地上拾了個土塊，先往牆頭上打去，跟着往起一聳身，這種地方可不敢冒然的往牆頭上落，先用左臂一跨牆頭，把身軀掛住，這上面的土疎疎的直落。往裏看了看，牆下也是黑沉沉的一片，這所房子佔地頗廣，牆裏是兩丈寬的一條夾道，對面有一排房子，可是也不成院落，因為所看到的是後牆後房，不知道裏面有人沒人，鐵鶴子雍非仍然是投石問路之法，向前試探着往裏進身，地上沒有什麼動靜，一飄身落在地下，飛身縱起，已到了這後房坡上，把身形隱住，探身往前查看，只見前面是一個很長的箭道，這排房子足有十幾間長，看形勢好像鄉下大地主囤集米糧的倉房，用土塊間了問下面地上，並沒有絲毫動靜，鐵鶴子雍非仍往前面查看，自己這時橫穿這所宅子進來的，再往前翻，這所房子方圓數十丈，可是所有的房屋，絲毫不成格局，並且沒有一處有燈火的，鐵鶴子雍非暗暗着急，這可是奇怪，匪徒們既然已把苦水屯的四週完全封鎖，他裏邊決不會沒有佈置，自己闖入裏面，連查看了這麼些住房，匪黨的踪跡絲毫沒有，這

可真是怪事了，辨別了裏面的形勢，撲奔這宅子的後面，連翻過兩段院落，隱隱才看見在東南角有三間小房，窗上現出燈光來，鐵鶴子雍非撲奔過來，這有燈光的所在，是一道長形的院落，五間正房，門窗上黑沉沉的，兩邊各有五間廂房，只有這東南角的兩間，現着燈光，鐵鶴子雍非已經落在院中。躡足輕步，撲奔了窗下，剛貼近窗前，聽得有人在房中講話，一個口操四川鄉音的說道：「我就不信魚兒上不了鉤，早晚會自投羅網，送到咱們口中來，你等着，總會有一場熱鬧可看，按理這時也就來了，人家沒把咱們這張破網看在眼內。」鐵鶴子雍非才要點破窗紙往裏查看，屋中的燈光倏然的熄滅，鐵鶴子雍非知道情形不好，他的話中暗含着，已經有譏笑自己之意，燈光突滅，自己的形跡或已落在他們眼中，果然裏面一聲冷笑，說了聲：「相好的，你才來，接有「哧」的一聲，一支鋼鏢穿窗而出，奔鐵鶴子雍非面門打來，鐵鶴子雍非往左一甩頭，左掌往外一穿，身隨掌走，飛縱上了東房，屋中的人已經跟踪趕出，鐵鶴子雍非不往房後坡縱身躲避，反往南房山的角上飛縱過去，這裏有很大的烟囪，鐵鶴子雍非把身軀往下一矮，雙臂抱攏，却用縮骨法，把身軀折成了一個團，倚在煙囪旁，下面跟着縱上兩個人來，一到了房上，他們往四下一打量，却帶着驚異的口吻道：「相好的，真快呀！可是我看你有多大本領，再出苦水屯。」這兩人圍着附近轉了一週，鐵鶴子雍非看着他們翻回來，落在院中，仍然走進屋去，鐵鶴子雍非稍微又停留一刻，挺身站起，躍到房坡前，仔細看了看，下面絕沒有隱藏潛伏的人，自己仍然翻奔正南，越過這道院落，再往後看，現出一個很大的院子，是五間正房，靠兩邊並沒有廂房，有一道短牆，圍繞着這所房子，這五間房子燈火通明，鐵鶴子雍非施展小巧的功夫，輕登巧縱，撲奔過來，這次

加了十二分小心，把進退的地方早已打量好，見靠西邊的紙窗上有個人影不住的擺動着，鐵鶴子雍非遂奔了這西間的窗下，離着窗前數尺，先把脚步停住，側耳聽了聽，裏面沒有說話的聲音，輕輕來到窗根兒下，離着近了，聽到屋中却是有人在來回走着，鐵鶴子雍非先把窗紙點破，往屋中看時，心中又是驚又是疑？心說這可怪，始終見不到五虎斷門刀彭天壽，所有看到的全是很陌生的江湖匪黨，屋中這人竟是一個年已七十餘歲，生得骨格像貌，又和自己差不多，這真是怪事，見他赤紅色一張臉面，兩眼神光十足，這在練武的是已經有極深造詣，鐵鶴子雍非也暗暗驚心，知道五虎斷門刀彭天壽這次綠雲村尋仇報復，他的力量實在不弱，竟自約請了一般綠林能手，此人分明又是一個勁敵，這時見老人來回在屋中走着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難道我們全被人家騙了麼？怎麼這般時候還不到來；叫我們等到幾時？」他說着話，忽然在屋中把臂一圈，雙掌平伸，按在胸前，可是掌心向下，掌背向上，雙掌的指尖斜對着，距離有五寸遠，他往前走一步雙臂一探一下，雙掌下雖是虛空着，可是形容着按着一種東西，一步步倒着走，鐵鶴子雍非是南海漁人的得意弟子，那會不認識這種功夫，這是內家的擠按力，能運用到劈空掌，這是內功中最難練的一種，這綠林中真有這麼好手，鐵鶴子雍非，這一凝神看他，竟險些個上了大當，他由此往南連換了三步，鐵鶴子雍非認為他是操練功夫，毫沒提防，他猛然左脚往西一轉，背向裏面，把身形轉過來，正對着前窗，突然見他蹲着騎馬式，雙掌不往下按，猛然對着前窗往外一推，並且口中嘿了一聲，鐵鶴子雍非仗着身形巧快，貼着窗戶趁勢手底下用力，往窗台上一推，身軀倒縱出來，就這樣快法，尙覺出上半身被一種很重的力量一震，整扇的前窗全震得一響，屋中燈光已熄，鐵鶴子雍非認定

人實是勁敵，此時也就把全身所學施展出來，倒要看看誰高誰低，燈這一滅，他必跟踪而出，鐵鶴子雍非此時不退反進，往起一聳身，用飛鳥投林身法，反竄下房簷，下手抓住椽頭木簷子，身軀往起一拔，腳踏窗戶上面橫楣子，竟自纏在了房簷子底下，這兩下真是棋逢對手，果然屋中那老者已經縱身出來，身形輕快，落地無聲，腳底下才一沾地，身形一掃，已經騰身而起，飛縱上房去，說了聲：「怪哉，難道我又看錯了麼？」他在房上這略一停留，又復翻下房來，那情形是要仔細觀察院中的動靜，就在這時，南房上隨現一條人影，似乎沒想往院中落，可是這人才一現身，就見他身軀往左一斜，從他肩膀上打過一隻鋼鏢，落在院中，在他身後跟着一條黑影撲到，就見先前這人手底下略一展動，把背後那人打下房去，這種動手非常快，不過剎那之間，這人已翻身要走，院中老者已然發話道：「朋友別走了！我代主人留客，這裏已經恭候多時呢！」他發話聲中，肩頭一擡已經騰身而起，飛縱上南房，巧快的身形，捷如飛鳥。可是房上那人，却在老者一撲上去，反倒飛身縱下房來，落到院中。雍非看出正是鐵劍先生展翼霄，這時房上那老者一撲空了，一個鶴子翻身，又飛縱下來，口中說道：「朋友們既到苦水屯，這是看得起我這般江湖朋友，請示大名？」鐵劍先生哈哈一笑道：「我乃無名之輩，稱名道姓，豈不貽笑於人，朋友我是特來拜訪彭五爺的，難道不賞我個臉面麼？」此人一聲冷笑道：「不肯示我姓名，這正是看不起我這種小卒，朋友你既然不肯報出「萬」來，我這替主人接待客人的可要無禮了！你接招吧。」他雙拳一分往前一步，遞掌便打，鐵劍先生往旁一閃身，把正鋒避開，也跟着亮開門戶，鐵劍先生用祕宗拳，和此人較量上拳功，可是這兩下一動手，各見出功夫來，進退閃避、攻守轉側、起落縱越，

兩人好像湊到一處，一打上手，誰也別想再退開。

雍非對於這位展大俠，只知道他劍術絕倫，還不知道他拳功造詣已經是登峯造極，兩下裏各自把式子撤開，老者竟用的是羅漢拳，功夫還是真純，手底下還是真狠，一招一式，他是絲毫不肯留餘地，鐵劍先生今夜把自己拳功所得，盡量的施展開，可是此人的式功也實有獨到處，兩下裏功夫不差上下，等戰到二十餘招，兩下裏忽然是一個正對面，更用的是一樣的招數，兩下裏全是排山撞掌式，雙掌全往外一推，打對方的上盤，可是式子既是一樣，兩下裏的力量全貫足了，見他們雙掌才往一處一撞，各自騰身倒縱出來，相隔丈餘，各自把身形穩住，互說了聲領教，那老者一伸手，竟從腰間摘下一條軟兵刃，這一抖開，竟是一條金絲紫藤鞭，只聽他說道：「老朋友拳術上已然領教過，果然高明，可是朋友你肩頭鐵劍，我下要領教兩招。」鐵劍先生和這老者一動手，已覺出此人實是勁敵，身上有支少林派真傳，此時他又亮出這條兵器，鐵劍先生不禁一驚，心目中已經想起一人，是不是還不敢斷定，他既然把兵器亮出，自己不動手，不行了，說了聲：「好！情願奉陪。」伸手把劍拔出鞘來，這柄劍一出鞘，這個老者呀！的一聲驚呼，往後反退了一步，說道：「老朋友你敢是名震南，鐵劍先生展大俠麼？我已久仰大名！」鐵劍先生微微一笑道：「不錯，我正是展習。」那老者却說道：「這真是難得的事！我在下名叫魯夷民，此番受朋友所託，來到瀟會當年名震天南女俠羅刹女葉青鸞，想不到我們聞名已久，未能親自領教的，展大這裏，這真是三生有幸！既然是有這武林前輩參與這件事，這種機會難得！我們焉放過去，我不揣冒昧，願意把彭五爺和葉青鸞這段事，做個了斷，也不枉我們數

這裏相會。展大俠意下如何？」鐵劍先生對於此人早已知名，不過沒和他會過面。

江湖人稱峨嵋聖手，他這是南派少林絕傳，一身絕頂功夫，在越南各省仗着他掌中

紫藤鞭，內家劈空掌，和小巧輕功提縱術，做着俠道生涯，橫行了多少年，綠林道

懼他三分，敬他三分的，此人行踪隱秘，出沒無常，多少年來，就沒有知道他準落在

方的，此人狡詐多謀，十分難惹，眼珠一轉，立刻就是極刁鑽古怪的主意，想不到彭天

把此人請出來，這倒是真正扎手對頭，現在他所說的話，實不信他是一番好意。他是定有

謀，還是得謹慎提防着他這狡計，遂把寶劍納入劍鞘，這峨嵋聖手魯夷民把他的金絲紫藤鞭

圍在了腰間，鐵劍先生答道：「魯師父息事寧人，最好不過，我展翼需求之不得，不過我現

在既到了苦水屯，沒有別的，任憑他兩家的事怎樣結局，朋友你把五虎斷門刀彭天壽請出來

，我有一件事得先向他請求，他和羅刹女葉青鸞的事，無論怎樣解決，那是各憑各力，不過姓

彭的有一件事，在江湖道中有些說不出去了，他最不應該把葉青鸞的孫女擄劫了去。現在只

有請他立時把這孩子交出，他們兩家的事方好解決，姓商的這場事，我展翼願替擔當一切

，絕不會中途罷手，我們做事有始有終，既已伸手，就要把這事辦完全了，金鸞這個小姑娘

稍有毫髮之傷，我們和姓彭的算不清的賬，請你趕緊去找他。」峨嵋聖手魯夷民哈哈一笑道

：「展大俠不愧是武林中前輩，你這種要求，我們理應照辦，不過展大俠今夜來的不湊巧，

姓彭的沒在這裏，我們不能替他擅做主張，那麼展大俠你先請回。我們候着彭五爺回來，三

天之內，叫他親自下帖相請，你看如何？」展翼雷道：「我本應當今夜就見出起落來，不過

看在你魯老師面上，我暫時放過他一時，三天之內，我們敬候辦法，他有什麼陰謀奸計盡請

施展，我們既敢出頭，就敢拼到底，咱們一言爲定，就這麼辦了。」峨嵋聖手魯夷民忙說道：「展大俠，這是你十分看的起我，魯夷民現在什麼話也不用講了，三天之內定然到綠雲村奉請。」鐵劍先生一拱手道：「我們再會了。」鐵劍先生方要縱身退走，忽然從正房簷子下，飛縱下一人，落地無聲，往起一長身，招呼道：「展大俠，別把我留下，這裏主客不招待我呢？」那峨嵋聖手魯夷民，楞然驚顧！仔細一看鐵鶴子雍非，忙把拳拱手道：「適才窗外偷窺，可就是尊駕麼？」鐵鶴子雍非答道：「不錯，正是我這無名小卒。朋友你好厲害的掌力。」峨嵋聖手魯夷民道：「恕我眼拙，尊駕何人？」鐵鶴子雍非道：「我麼，說出來你也未必知道，朋友你是江湖成名人物，那會把我雍老二放在眼內。」那魯夷民不等雍非再說下去，忙答道：「尊駕莫非是南海漁人的門下，鐵鶴子雍二俠麼？」鐵鶴子雍非哈哈一笑道：「朋友你真給我雍老二臉上貼金，不錯，我正是詹四先生門下最沒出息的弟子雍非。峨嵋聖手魯夷民道：「我久仰大名，我們這次更算沒自來，適才不知是尊駕，容我們三天之內，親自到台前謝罪。」鐵劍先生忙說道：「既已定約，我們有話再談，暫且告辭。」雍非道：「綠雲村我們敬候賜教。」說罷一躍飛身縱起，這峨嵋聖手魯夷民却立時在後面說道：「貴客遠來，那好失禮，魯夷民僅代這裏主人送客。」這時別的院中呼哨連響，四下裏一遞一聲，滿接了聲，鐵劍先生和雍非此時是不顧一切，各用雙掌護在胸前，輕登巧縱，翻出這所宅子。

這可是往村前走，這時的情形，已經和他們先進來不同，才出這座莊院，身軀往外一落，從草房後猛然有兩個紙燈籠一晃，飛縱過兩人來，這兩人說了聲：「貴客道路生疏，我們

奉命引領。」這兩人全是鄉農打扮，一身粗藍布褲褂，光着脚穿草鞋，髮辮全在脖項上盤着，匆促間看不出怎樣的人物來，可是這兩人發話之後，立刻舉着燈籠頭前引路，他們是絕不往房上翻，只在平地走，腳底下輕快異常，所提着燈籠，絕不揮動，可是所走的地方，並不是真行道路，全是繞着一處處竹籬茅舍，忽左忽右，兩人脚底下一樣快法，誰也不讓誰多趕過半步去，鐵劍先生和雍非雖則不放在心上，但是也覺驚異！萬想不到五虎斷門刀彭天壽，竟會網羅來這麼多江湖能手，鐵劍先生跟雍非暗中也把身形展開，和執燈前引的人，相隔三步，也不往前趕，也不肯退後，後面送客的峨嵋聖手魯夷民，也是跟鐵劍先生相隔三步，穿着一處處農家的房屋，忽東忽西行左就右，只這小村他們這樣走法，足繞了有一里路才到小村口，才往村口一現身，那兩盞燈籠，往兩旁一退，把當中讓出，鐵劍先生和雍非前闖了幾步，一轉身，後面峨嵋聖手魯夷民已經拱手相送道：「大俠們有勞賜教，恕我不遠送了。」鐵劍先生跟雍非也一抱拳，向魯夷民說道：「我們敬候佳音。」同時一翻身，雙掌一穿，身軀縱起，竄出兩丈五六來，才往地上一落，村外桑樹林中有人喝聲：「不報字，擅自闖出，回去吧。」嗚叭一響，四張弩弓的箭同時打出來，力量非常大，鐵劍先生和雍非在猝不及防之下，險些被這弩箭所傷，幸救着有一身絕技，脚尖一用力，腳後跟登，一雙臂一抖，同樣的施展一鶴冲天，燕子翻雲，竄起兩丈多高，成倒八字形，往後分開落了下來。

在鐵劍先生跟雍非身形縱起時，那峨嵋聖手魯夷民，已經怒吼一聲，騰身而起，飛撲向桑林前，口中却高聲喝斥：「不得向來人擅自放箭，輕慢貴客，你們有幾個腦袋！還不退去。」那樹林中的埋伏人，並沒現身，只聽得答應了聲，立刻聲息寂然，峨嵋聖手魯夷民回身

向這邊拱手招呼道：「展大俠，雍二俠，請。」鐵劍先生和雍非險些當場吃了大虧。可是這種情形，叫你惱不得怒不得，同時飛縱過來，那魯夷民抱拳拱手道：「弟兄們無知，十分失禮，還請擔待。」鐵劍先生微微一笑，鐵鶴子雍非道：「朋友你太客氣了，這才是敬客之禮呢，朋友請回吧再見。」說罷，鐵鶴子雍非毫無所懼的，飛身縱起穿林而出，鐵劍先生跟踪趕了來，過了這片桑林，再沒什麼阻攔，辨着方向仍然順着來路先奔那片墳室，再辨着徐家甸的方向，翻回徐家甸，來到店中，不過四更左右。他們這麼出入，店家不會覺察，鐵劍先生和雍非輕輕到了屋中，把燈點起來，燈焰才亮，只見桌上放着張紅紙柬帖，上面寫着是「彭天壽謝步。」鐵劍先生向雍非道：「雍老二，你看見了，我們這回就算遇上了真正對手，彭天壽老匹夫，他竟敢弄這種玄虛，我展翼霄這次大約不易再回天南了吧。」鐵鶴子雍非微微一笑道：「或者就許是這樣，那倒真說不定呢。」鐵劍先生把這字帖納入囊中，向雍非道：「我們再歇息片時，天亮後趕回綠雲村，早做打算，這兩人仍然合衣而臥，耗到天亮，趕緊起來，梳洗完算清店賬，立時起身趕回綠雲村。」

來到綠雲村，已經是傍晚時候，開門的是那白衣庵的老道婆，柳玉蟾也從裏面迎出來，忙向展大俠和雍非道了辛苦，請到竹樓上歇息，鐵鶴子雍非向柳玉蟾夫人問：「這裏可沒有什麼變動？」柳玉蟾道：「安然無事。」鐵鶴子雍非點點頭，來到樓上，落坐之後，柳玉蟾道：「教師父們這麼辛苦，兩日的工夫匪徒們可有些迹兆？」鐵劍先生點點頭說道：「尙還不虛此行，這苦水屯已然找着，不過匪黨紛衆，我們想和他做最後的決鬥。」

柳玉蟾此時欲言又止的，他是心中惦記着愛女金鶯，不敢遽然過問，鐵劍先生已然明白

他的意思，略說苦水屯大概的情形，並且安慰着柳玉蟾道：「聽他的口風，金鸞定在那裏，那賊媚聖手魯夷民，既已定約，此人是天南一帶成名的綠林，他決不肯失信我等，請你到後面把你婆母請來，我們從長計議一下，苦水屯也就是我們和他決生死輸贏的地方了。」柳玉蟾趕緊到後面把婆母請出來。葉青鸞進得竹樓，向鐵劍先生和雍二俠深深萬福道：「我們家門無德，遭這種逆心事，叫一般友好跟着受這種奔波，叫我婆媳母子有愧於心了！」鐵劍先生不禁笑了一陣道：「葉女俠，你怎麼越來越世故了，再要說這種話時，我們可要立時避席而去，此行幸不辱命。」葉青鸞點頭道：「我已聽柳玉蟾說與我了，想不到他竟肯勾結了天南一帶成名綠林，我們商氏全家大約這次是應劫遭難，難以避免了，事情已到這種地步，我倒想和彭天壽早作了斷，何必再等三日之約，既然知道他的下落，萬一再生變化，我們又那裏去再搜尋他，既然在苦水屯立了塚子窠，我想他不過是荒村野甸，不見得就像鐵壁銅牆，我都不想不等待他的請帖到來，立時下手，給他個猝不及防，此次我葉青鸞已決意和彭天壽一決生死，至于他約來的能人，那也就各憑本領了。」鐵劍先生搖搖頭道：「不是那麼打算，我總想着，現在只我們三人力量太薄，我很想找兩位武林同道，我們就可以展開手脚。」鐵劍先生道：「這瀟湘附近，更有何人能爲我助？」鐵劍先生路一沉吟，向雍非道：「我心中倒有兩人可找，只不知他們現在是否尙還活在人間，一個是衡陽一指神功韓鉅，一位是疑山劈空掌何劍南，這可全是二十年前成名人物，再有道路太遠的那是沒辦法了。」雍非聽了不以爲然，彼此才說到這兒，猛然樓門外欄杆上輕微一響，屋中的人全聽出聲音不對，鐵劍子雍非已然竄向樓門口，可是跟着欄杆外又有較大的聲音，雍非向外闖時，從門外被風吹

進一張紙帖，雍非伸手抄住，身軀已經跟着縱出去，可是竹樓的頂子上連連作響，突然有一人喝叱：「狂徒，你敢在這裏施爲，下去！」跟着竹樓的左側，小房的屋頂上，飛墜下一條黑影，往房上落，腳底下很重，震得屋面「咚」的一聲，可是這條黑影跟蹤竄起，躍上邊牆，竟自喝喊了一聲：「這樣敬客，苦水屯定然答謝。」雍非跟蹤追趕，這條黑影已然逃出牆外去。雍非定要追趕他，鐵劍先生和葉青鸞也全跟了出來，竹樓頂子上這時竟有人招呼道，「雍非，不必追趕，苦水屯自能相會，何必這麼小家氣。」這發話的聲音令人驚異！在這話聲中，從竹樓頂子上翻下一人，如海燕掠波，飛投樓下地面，數丈高落地無聲，才一沾地，已然騰身而起，竄上樓欄杆，口中却說着：「天南老友，可接待我這不速客麼？」

第十章 苦水屯羣雄龍虎會

鐵劍先生和雍非全已聽出，正是南海漁人詹四先生，這位意想不到的人，竟自一脚站在樓欄杆上，鬚髮如銀，藍綢子道袍，白襪雲履，肩頭揹劍，竟把身形定住，這種丰姿，真像陸地神仙。鐵劍先生和羅刹女葉青鸞全躬身敬禮，向南海漁人說道：「豈只是不速客，真是我們的苦旱甘霖，老俠客竟能在這時候恕光臨，我們真是意外欣幸，稟請。」鐵劍子雍非早已縱進欄杆，跪倒行禮，南海漁人向雍非一擺手，身軀落在欄杆內，鐵劍先生和葉青鸞往裏相讓，一同來到屋中，葉青鸞見南海漁人雖然是鬚髮如銀，可是精神矍鑠，丰貌不減當年，葉青鸞以過去的遭逢，現在的急難，這種決不能來的人，竟肯不避風霜之苦，千里關懷，不由感激涕零，潸然淚下，重向詹四先生拜見。南海漁人也慨然道：「葉女俠，人生遇合有數，

不是人力可以想像的，天南一別，已經決無再見之時，此次若不是彭天壽的事，我決不肯再到天南來了，黎母嶺早已打算好作我埋骨之地，可是這次彭天壽竟自用極大的陰謀，想把你們一網打盡，在先我們所知道他邀約出來的，以葉女俠和小徒雍非，以及鐵劍先生，足可應付。那知這匹夫他故佈疑陣，暗中把天南一帶綠林能手全約請出來，並且行藏極祕，輕易得不到着信息，他們趕奔三湘，全具潛踪隱跡，單獨下來的，直到同道中發現了兩個已經洗手江湖的最利害人物，是那鐵掌金丸崔萍，峨眉聖手魯夷民，忽然重入江湖，並且知道他們趕奔瀟湘，不問可知，這也是被彭天壽所約，趕來助拳，這一般勁敵叫你們應付起來，稍一失當就是一敗塗地，天南道上舊時道義之交，不過剩我們這寥寥幾人，我們難道就袖手旁觀！任憑他們消滅麼！我這才一怒離天南，跟踪趕了來，果然是這回事。」說到這向雍非伸手，雍非把門口接的那張紙帖，獻了南海漁人，詹四先生看看這紙束帖，只見上面寫着：「恭請綠雲村俠駕光臨苦水屯賜教，」下面寫作江湖末流崔萍，魯夷民彭天壽載拜詹四先生隨手遞與羅利女葉青鸞，扭頭向鐵劍先生道：「這一回倒很好，他是對於我們有一位算一位，全請到了，沒有包含，很好！我們倒要在這裏和這一般江湖能手一決高低，這也是我們數十年行道江湖一椿快事。」鐵劍先生道：「師兄，我們應該什麼時候趕奔苦水屯？」南海漁人詹四先生道：「此事再不能遲緩了，我從前夜趕到，入手搜尋，想不到他們行踪這麼詭祕，竟找了這麼個隱避所在，我們若是稍一放手，怕他另有陰謀。」這時樓窗外又有些輕微響動，可是聲音太小了，詹四先生此時說話聲音更大，就是別人想辨察外面的聲息，也全被他搗亂了，詹四先生忽然說道：「我這忘了一點事，帶來一點東西給你們看看，」說話間手向囊中一探，猛然

往外一抖手，口中喝喊，朋友接着，兩粒鐵蓮子穿窗打去，外面樓欄杆咯吱吱一響，一人輕笑了聲：「拜領候賜，這也算待客之禮麼？」南海漁人發這兩粒鐵蓮子，任憑誰也沒想到，可是外面竟答了聲，全驚慌起立，認爲是那送字柬匪人沒走，詹四先生已然一斜身縱到門口，喝問：「那位朋友！」現在有南海漁人在頭裏，誰也不敢往這位老俠客頭裏闖了，外面又有答話，大家把心放下，只聽他說道：「二十年道義之交，翻臉就不認得人了？詹大俠你是沒把我旁門別派放在眼中。」詹四先生一聽這個說話聲音，嗓音和鐵鶴子雍非不差上下，自己一時想不起，他是何人，趕忙跨出樓門，只見樓欄杆上站定一人，身量和十幾歲的孩子一樣，穿着件藍布長衫，頭頂半禿，唇上七長八短幾根鬍子，手中却還提着個小包裏，這個包裏是扁圓形，紮裹的也格別，裏面定是一種奇形的東西，詹四先生愕然說道：「我老邁昏曠，竟聽不出老朋友語聲了，你可是石五弟麼？」來人哈哈一笑，跳落在欄杆內，往前走來，一邊走着一邊口中說着：「你們這次可有些太看不起人了，你們輕易不到江南道上來的人，居然大駕光臨，好歹的也應該償我石老五一封信，俠劍曾三湘，這是多末難得的事，我這人有個毛病，我看着尙熱鬧可湊，你們不請自來，毛遂自薦，若叫那位鐵劍先生知道了，他定要笑我沒出息。」南海漁人聽他這麼說着，也不答理他，只是直笑，已經走進樓門，這人喇了一聲道：「這可不對！四先生你是年高有德的人，詹大俠在這，怎麼也不告訴我一聲，幸虧我沒敢說什麼，倘若我走了嘴，得罪了朋友，叫我有什麼臉見人。」屋中的鐵劍先生迎了過來，拱手說道：「石五哥不要取笑了，我們實不知道五哥你住在那裏？你俠踪遠隱，差不多已有二十年，我只記得我到金陵，助那福王堂叔朱德驍歸隱佛門，和五哥你見着一面，那時你形

踪不定，我重返天南，再沒有聽人提起屠龍手石靈飛六字。你隱跡在那裏？」羅刹女葉青鸞見來人其貌不揚，身量格別矮小，唇上鬍鬚少還不算，黃焦焦的非常難看，兩眼和自己相似。眼框子高，眼珠子小，可是神光十足銳利，穿的尤其像個鄉下人，藍布褂子，黃銅的鈕扣，下面白布襪子，一雙雲字履，不知他穿了多少年，挖雲的地方都磨平了，這種土頭土腦的情形，在旁的地方，遇上他，若是不仔細的看他，絕不會想到他是個草野奇人，風塵俠隱，名震天南的俠客屠龍手石靈飛，自己認識人不少，並且鐵劍先生跟詹四先生全認識他，自己深知此人是一個江湖中的出類拔萃人物。詹四先生看出羅刹女驚異，遂向來人說道：「石五弟你既是捧我們來。你怎麼也不向主人問候，不叫人嫌你疏狂麼？」這人向詹四先生答道：「我真該打，我見了一般天南舊友，喜極欲狂，竟這麼失禮，真是罪過。」向羅刹女道：「葉女俠我雖然沒和女俠會過，當年我已久仰大名，只是機緣總遇不到一處，如今相隔這多年，竟在此會上，這麼看起來，我還算沒白多活這幾年哩。」葉青鸞道：「石老師，太好取笑了，我婆媳母子在天南不能立足，來到這裏隱跡潛踪，只想着再不會和天南一班俠義道相見，想不到全這麼看的起我們，石老師你以往的威名我不敢當面說那景仰的話，不過我葉青鸞對於老師父的武功造詣，早已拜服，尤其你的行俠仗義的行爲，尤非一班武林同道所常見，今夜駕臨，我忝顏的還要借重石老師的一身絕技來，爲我們這一家人作臂助。」裏邊坐。」石靈飛落坐，大家四週陪着，羅刹女招呼整子獻了茶，更把柳玉蟾也喚過來，叫他拜見了這兩位前輩，柳玉蟾也是暗中欣幸，自己週旋了一刻，仍去照顧那商和，南海漁人更把那紙帖給石靈飛看了，石靈飛冷笑道：「好大胆的彭天壽，他是有一個算一個，凡是到這裏的人全在數

。此事我略有所聞，知之不詳而已，彭天壽這樣下手這種措置，分明是沒把我天南一班同道放在眼內，我認爲是我天南武林同道奇恥大辱。」說到這裏，那屠龍手石靈飛，却看着羅刹女葉青鸞微點了點頭。以羅刹女葉青鸞這樣的年歲，是老江湖道上人，竟自有些面紅起來，把頭低下，詹四先生忙的把話聲提高些，故意向屠龍手招呼道：「石五弟，你想他用手段我們不設法報復，臉面何存，現在他更大胆的來綠雲村投東相邀，我們不以全份力量對付他，豈不辜負了他們盛情，我看不必耽擱，我們天一亮時立時起身，趕奔苦水屯。他以卑鄙手段對付我們，我們以大仁大義去和他當面評理，我倒要問問他，究竟作何打算，石五弟，你是不是？」

這位屠龍手石靈飛冷笑說道：「這麼辦頗合你南海漁人這種身份，不過咱們話說在頭裏，咱們是各行其道，誰也別干涉誰，好在我石靈飛不是你們請來的，我是自投羅網，與你們無關，我行我法，誰也別牽扯誰。」鐵劍先生展翼霄過：「石老師，究竟有什麼辦法，何妨說出來，大家商議。」石靈飛微笑着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像你們全是成名人物，走在那裏也不能失了義俠身份，我石靈飛又當別論了。五虎斷門刀彭天壽，他找的是商氏母子，他要是綠林中英雄好漢行爲，也像四先生那種辦法倒可以賞他個面子，只是他竟用這種陰毒手段，並且一下手便用毒藥苗刀，在江湖道中他姓彭的就叫交待不下去，以葉女俠而論，他的五雲捧日攝魂釘，固然是一種獨門暗器，在武林中使用這種暗器的，全認爲過於陰毒，可是葉女俠一生使用過幾次，足見他始終保持着武林中道義，逼得到了實不可解時，生死呼吸，危機一髮不用它來解救，就要立時斷滅，所以暗器雖毒，使用的人絕不落陰毒二字，彭天壽此次尋勦

舊仇，這是江湖中常有的事，他應該以個人十餘年所鍛煉的本領來登門報復，如今竟使這種卑鄙手段，我石靈飛就不能放過他，我這對日月輪好久沒用了，再拿它試試他，是否還有舊時的鋒利。」葉青鸞對於這班武林同道全這麼熱腸相助，感激萬分。遂向石靈飛說道：「遠路而來，我這做主人的，應該爲老師們洗塵，不過這可應了那句話：『村寒市遠無兼味，樽酒家貧只就醅。』我略備一杯清酒，稍表寸心，不要笑話我老婆子畜吝，不肯待客呢！」石靈飛道：「很好，晚飯倒是吃過，只是趕了幾十里路，又聽了你家中這些惱人的事把我很好的一頓酒飯，全鬧的無影無踪了，現在任憑是什麼，我石靈飛先叨擾你三杯，可是事情，若完全弄清楚了，葉女使你要好好請客，給我們一頓好酒喝。」詹四先生和展翼霄，對於石靈飛這種放浪行爲，全笑個不住。立時令那白衣菴道婆收拾好桌椅，葉青鸞更幫着他把酒筵擺好，雖然沒有什麼珍饈美味，可是整治的十分適口，他們竟好似慶功宴一樣，把眼前生死成敗的事，全忘到九霄雲外，屠龍手石靈飛他酒量頗豪，狂飲起來，南海漁人和鐵劍先生全是略略沾唇，應酒而已。他們這一席酒，直吃到四更左右，方算離席而起，內中只有鐵鶴子雍非算是委屈了他，他是嗜酒如命，可是這次因爲當着師父南海漁人面前，他那敢放肆，葉青鸞請詹四先生略事休息，也好起身，這一般人都睡在這竹樓中，屏息養神，黎明之後，梳洗完了，羅刹女葉青鸞向詹先生道：「咱們可以分開走，在徐家甸飯店上聚齊不好麼？」鐵劍先生道：「那麼咱們在義合店聚齊了。」屠龍手石靈飛他是說定了自己走，他連義合店也不肯去，把他自己包裹提起來，向詹四先生，鐵劍先生說道：「晚間苦水屯那邊見了，我還有點別的事，先行一步了。」詹四先生含笑點頭道：「石五弟，你真是不嫌累贅，包裹中可是當

年所用的日月輪麼？」石靈飛道不錯，還是那對傢伙，我已經多年沒再動它，這次我把它帶出來，正想找個機會，我再試試是否和當年一樣稱手，天從人願，竟遇葉俠這件事，我正好再和江湖道上會會這對日月輪，看看我手下可會軟弱了麼？」一邊說着一邊往外走，羅刹女葉青鸞跟着往外送，才出了竹樓門口，石靈飛說了聲：「我不陪你們了，回頭見。」隨着話聲，他已經向竹樓下飛縱了出去，葉青鸞再想和他客氣，他起落之間，已經翻上廂房，不走前門，竟自越牆而出。葉青鸞怔怔何何看着他。鐵劍先生一旁說道：「屠龍手當年在東南各省，行道江湖，到處做些驚天動地事業，那種豪放情形，實不是一般人所能比較的，想不到如今歸隱多年，這種風芒依然是絲毫不減，此次苦水屯有他一人，就是彭天壽一個硬對頭也。」詹四先生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：「話也難說，天南的成名綠林，全都趕到，禍福難測，屠龍手保全了多少年的美名，已然完整收場，也許這天再把他毀掉，就連我們，何嘗不是一樣呢？」說着話，一同轉身退回裏面。跟着看見自己收拾相繼起身。南海漁人是一口飛紅劍，鐵劍先生是一柄古鐵劍，鐵錫子雍非是九合金絲棒，羅刹女葉青鸞一根鐵拐杖，各把兵刃暗器預備齊整，詹四先生和展翼霄雍非一同起身。

羅刹女葉青鸞把家中安置了一番，囑咐柳玉蟾，今夜對於宅中要嚴加防守，不准疏忽，免得誤事。自己也隨着起身趕奔徐家甸，趕到日沒時，羅刹女葉青鸞到了義合店中，聚合一處，晚飯後，從這裏起身，直奔苦水屯，這一路行程無庸細敘，鐵劍先生展翼霄，跟南海漁人至店中已然計議好，彭天壽他是以禮而來，我們照樣的還他，備好了一紙名帖，上面列名的主人是羅刹女葉青鸞，鐵劍先生和南海漁人也全列名，本應該把屠龍手石靈飛也列上了名

帖，只是他非要暗中和五虎斷門刀彭天壽，峨嵋聖手魯夷民等一般天南綠林名手較量一下，他既然按着這種心腸，你若是強給他在名帖上寫出他的名字，人可該到，這一般天南巨盜，一個個全有鬼狐的嘍叨，他們一個個早有提防，那一來豈不要悞了他的大事，想到這裏，所以就沒敢把他的名字寫上。

名帖寫好，鐵劍先生向雍非說道：「雍老二，這可得瞧你的了，丟人現眼好在有你師父在這兒，人家能夠綠雲村下帖請我們，難道我們就不能投帖拜客麼？論起來我們本不該和他們弄這些小過節兒，只是我們既然來到，要先給他們點顏色看，也叫這羣匹夫們過於看輕了我們。」鐵鶴子雍非微微一笑道：「這種好差事，我還怕討不到呢，展大俠你肯照顧我，我雍老二感謝不盡，這紙名帖要是投不進去，我也就沒臉活着了。」南海漁人瞪了他一眼，從鼻孔哼了一聲道：「雍非，話說出口，可收不回來，你不要看不起苦水屯中一般匪黨，真要是吃了虧，就讓你沒臉活着，不是虧也吃了麼，謹慎小心，驕敵者必敗。羅刹女葉青鸞也說道：「我不是小看雍二俠，你還是多加謹慎，這一般天南巨盜，全是很利害的勁敵呢？」雍非此時頗有些憤憤不平，當着這位老恩師，不敢說什麼，只有答應着，向羅刹女葉青鸞點頭道：「我雍老二先行一步了。」他頭一個先趕奔苦水屯投帖。

南海漁人，跟鐵劍先生，羅刹女葉青鸞，也隨即起身往外走，店家看着有些懷疑，忙問道：「客人難道不住了麼？」南海漁人向他說道：「我們去看望朋友，天太晚了，你就不必等門伺候，我們也許不回來了，好在櫃上存着我們的錢，你還怕些什麼？」店家說道：「客人不要誤會，我們因為徐家甸附近十分荒僻，怕客人這時出門不方便呢。」鐵劍先生道：

「多謝你的好意，不用爲我們擔心了。」一同離開店房，出了這個小市鎮，野地裏有斜月疎星的微光，辨着道路，按着方向直奔苦水屯。他們來的時候很早，雖然離着徐家甸不過三五里地，可是附近再沒有什麼村莊，距離着苦水屯還有半里，羅利女葉青鸞用手指着前面一片黑沉沉的問道：「前面可是彭天壽寄身之地麼？」鐵劍先生點點頭，這三人腳底下全加着十分的小心。漸走漸近，遠遠的望見這苦水屯中，不時的有那昏黃的燈光一閃一閃的時隱時現，鐵劍先生問南海漁人道：「莫非裏面已然動上手了麼，那燈光分明是孔明燈，探查敵人，和把守要路，非用它不成，咱們似乎應該趕緊接應一下才好。」南海漁人也答道：「據我看，還未必正式接觸，除非他那種狂傲的性情，我爲他担心，只怕他入苦水屯不易弄整了，那一來他真個難出苦水屯了。」正說到這兒，陡見莊前原本是黑沉沉的，忽然的從莊中擁出一撥人，手中各持着燈籠火把，雁翅般分列在莊口兩旁，更見當中閃出一人，正是那五虎斷門刀彭天壽，他已率衆迎接過來。

羅利女葉青鸞見彭天壽已然現身相見，不禁暗中咬牙切齒，脚步下已經搶行了幾步趕上前去。南海漁人，和鐵劍先生恐怕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立時動起手來，十分不便，忙的也緊行了幾步，兩下裏相隔還有六七尺遠，那彭天壽和他所率的一般黨羽，全已經把脚步停住，那彭天壽赤手空拳，拱手相迎，羅利女葉青鸞一手提着鐵拐杖，也微一萬福答禮，彭天壽更向南海漁人和鐵劍先生施禮道：「老前輩，快駕光臨，我彭天壽迎接來遲，恐我慢客之罪。」這時羅利女葉青鸞却不容南海漁人答話，向彭天壽搶着說道：「天南一別，倏已十年，如今竟蒙你彭五爺不遠千里來到綠雲村，這麼賞臉照顧我們母子，我這裏只有拜謝你的盛情

了。」彭天壽哈哈一笑道：「葉女俠，你這麼講，我彭天壽不好答了，既已來到苦水屯，我們兩家的事，何妨到裏面講個明白。」羅刹女葉青鸞憤然說道：「既然我們奉召而來，任憑你苦水屯中，設下天羅地網，我們也要瞻仰瞻仰。」這時從彭天壽身旁轉出四人，全向這三人施禮道：「天南掌武林俠義道的領袖，詹四先生，和鐵劍先生全賞臉來到這小地方，叫我們弟兄藉着彭五爺的光，得會這種成名人物，叫我們萬分欣幸，彭五爺給我們引見引見吧。」彭天壽給羅刹女葉青鸞，和南海漁人鐵劍先生，一一引見，這個人正是峨嵋聖手魯夷民，鐵掌金丸崔萍，穿雲燕子賈和，偷天換日喬元茂，這四個綠林魁首，全互相引見過，只不見那鬼影兒方化龍，南海漁人等也略事酬了兩句，彭天壽一側身，往裏相讓，羅刹女葉青鸞此時是毫不客氣，也不向這同來的兩位大俠謙讓，提着鐵拐杖往裏走來，彭天壽却向南海漁人和鐵劍先生一拱手，他才緊陪着葉青鸞走進苦水屯的村口，那兩旁迎接的一般匪黨，把燈籠火把照耀着，隨着往裏走來。

往前看去，這地方完全是荒村野鎮，裏面就沒有一片整齊可觀的房屋，村中的道路，也全是土道，並且坎坷不平，一處處不是竹籬的門，就是白色的木門，全都雙扉緊閉，死沉沉一個荒村，真不明白這五虎斷門刀彭天壽，他偏偏來到這裏隱身，究竟他是何居心，就難想了。往裏走着，葉青鸞已經留神四週，因為這三位全是江湖道中，經驗多見識廣的人物，已然查出，別看它村莊小，住的人可怕厲害，處處的房上全暗伏着匪黨，所有的黑暗的牆角屋隅，也有人在暗中把守，葉青鸞和南海漁人，鐵劍先生只有暗中戒備，明面上絲毫不作理會，走進這苦水屯半條土街道，竟自繞越着好幾條橫豎的小巷，已經過這一帶時，不時聽到了

四外的胡哨聲連響個不住，那彭天壽和他手下這四個同黨，一邊走着，故意的答誦，耳中好像聽不見他這苦水屯有了舉動，又繞出一條小巷時，眼前現出一片較大的宅子，不過也是竹籬土屋，可是形勢上已經顯示出這正是他臨時安審的所在，門前和門內依然是沒有燈火，可是這裏已經有六七名揹着兵刃的壯漢，在黑影中來回走着，護送進來的燈籠火把，圍到門前，分立左右，把這門外照耀得如同白晝，單有兩名弟兄拿着兩隻紙燈籠，走進門去前頭引路。彭天壽向羅刹女葉青鸞等拱手相讓，隨着燈籠引導向裏面走來。

這宅子內却分成好幾道院落，頭前的燈籠，直奔當中，穿過一道極大的院子，轉到後面，現出五間北房，六間廂房，院內十分寬敞，頭裏兩名匪徒，緊走到正房門口，把一扇門拉開，彭天壽往旁一撤身，請羅刹女葉青鸞等同走進屋中，那四個成名的匪黨，也全跟進來，南海漁人一看這屋中陳設簡陋，完全是一個鄉下地主家中的格局，假禮落坐之後，鐵劍先生却站起來，向彭天壽道：「彭五爺，承你不棄，綠雲村賜柬相邀，我們是應命而至，現在我們願意爽爽快快的把你們究竟的心意當面講出，我展翼霄洗耳恭聽了。」鐵劍先生這種問話，倒也爽快，單刀直入，爲什麼來的，要彭天壽當面說穿，不作無味的客氣。彭天壽微微含笑，道：「我們是江湖道上人，咱們講江湖道中話，我彭天壽雖然從二十歲流落綠林，失身爲匪，我可講究恩怨分明，我一生沒成過名，沒露過臉，我怎講恩怨分明，我一個綠林中人，不必說那種道德的話，我是有恩必報，有仇必報，當年葉女俠把我姓彭的擠得一敗塗地，使我在江湖道上無法立足，天南道上，更沒有我立足之地，我自問當初並沒作過分傷天害理事，葉女俠絲毫不爲我彭天壽稍留餘地，趕盡殺絕，非把姓彭的除了不可，才有那二次的

慘禍，因為是葉女俠也沒討了好去，可是我彭天壽蒙他賞了我五雲棒日攝魂釘，我當時僥倖不死已經是一髮之隔，我彭天壽遠走邊荒，早已打定主意，不指望着再有我這個人了，我後來的遇合，這正是上天憐念我被人逼迫的被屈含冤，叫我重遇名師，苗疆中更學了一身本領，事隔多年，對於葉女俠的厚賜，我絲毫沒有忘下，直到現在，我找了他來，就為是和他清算舊債，是他欠我的，是我欠他的，我們兩下裏早早作個了斷，免得冤仇結到來生，成了宿世之仇，綠雲村投柬相邀，也就完全是這個意思，我沒有別的，只有請葉女俠還我個公道，我願意再領教他五雲捧日的手法，在三湘一帶，把我姓彭的一生歸結完了，我倒也死心塌地，把過去的一切全算作個交待，展大俠承你相問，彭天壽只有把我的肺腑事掏誠相告，展大俠既是武林前輩，有什麼意見自管賜教，我彭天壽決不敢違命。」鐵劍先生微笑着點點頭道：「彭五爺，你的話倒是真痛快，這麼講是很好了。」方說到這兒，南海漁人接着道：「彭五爺，你這話說的是入情入理，不過你說了正面，事情你再反過來看看，當年你們結仇的情形，我們雖非目睹，事後也有些耳聞，彼此負一時的意氣，各不相下，這武林中各有一個門規，各有一個師承，他們得師門的傳授，教授出武功，就叫他們在江湖行道，所辦的事，濟困扶危，任俠尚義，和綠林中就算是冰炭不同爐，朋友你當年在瀾蒼江一帶，耀武揚威，作着沒本錢的生涯，但是你們相遇時，你所辦的那件事，過嫌狠辣，羅刹女葉青鸞，他是女流，但是他所行所為，誰不敬仰，疾惡如仇，這是他的天性，彭五爺也得捫心自問，你所搶的那水買賣，人家有暗鏢跟隨，不能瞑目受死，任憑你宰割，拔刀抗拒，是理所當然，互有傷亡，但是你彭五爺總算得手，買賣被你作下來，你也總可以放手了，可是你竟因為手下弟兄帶傷

的竟有四名，內中已有一名不救，你立時發動了狠毒心腸：集合綠林朋友，把這被劫的全家殺戮，最後保暗鏢的鏢師，救了個事主的小兒，你還不肯容情，竟自要斬草除根一個不留，才肯罷手。羅刹女葉青鸞出頭干涉，你那時丟開一走，也算不得你栽跟頭，總算是稱心如願，你們兩下說翻，這才有你一場慘敗，所劫掠的價值鉅萬的贓物，被葉女俠索回，交還事主，保護事主的遺孤，逃出你手去。你不肯甘心，竟自散綠林帖，傳綠林箭，集合天南一帶成名綠林：報復此仇，葉女俠一家人並沒有外援，那敵得過你二十餘名綠林成名的人物，他們事敗逃走，葉女俠和他兒子兒媳完全算栽在你手內，很可以罷手了，你竟自絲毫不肯放手，直逼迫得葉女俠賞了你一五雲捧日攝魂釘，這才保全了他母子婆媳不死於當時，可是他們那種狼狽情形：也就無法在天南一帶立足了，他那裏義僕苗成，也幾乎死在你手中，身受十一處刀傷、箭傷、鏢傷，葉女俠救了他義僕之後，這才逃奔內地，在武林中以及江湖道上，這種情形，你彭五爺應該立刻罷手，他們遠奔三湘，消聲匿跡，他用那武林輕易不肯用的暗器，是給你彭五爺逼迫的才肯下這毒手，你受傷逃奔邊荒，流落苗疆，天理人情來論，你不該再有十年後的報復，這次你竟以全力邀集了綠林一般能手，趕到綠雲村，你竟自不顧江湖道的規矩，隨意的施展毒藥苗刀的暗器，天龍劍商和，不死病危，彭五爺你這毒藥苗刀，用的可實有些令人難以欽敬，最後你竟敢把葉女俠的孫女下手擄劫，以我們堂堂男子漢竟出此卑陋的手段，未免叫人太覺齒冷，大錯已經鑄成，事情已經作錯，自己也仔細回頭去想一想，我們這次以武林同道之情，並非助拳而來，還盼你兩家把這以往的前嫌，再互相修好，而化敵為友，從此各自罷手，他那小孫女金鸞，你要好好的交出，有什麼事，我姓詹的以過去四十

年的成名，担承一切，咱們普請天南同道，你兩家的事聽憑大家的判斷，免得弄個玉石俱焚，同歸於盡，世上沒有不能解的仇，沒有不能了斷的事，彭五爺你要一意孤行，不肯納半點忠言，我也不好過分的勉強，好在你兩家全在此，任憑你們自己去如何了局，與我等無干，言盡於此，彭五爺請你仔細思量。」

彭天壽萬想不到這位南海漁人，竟自絲毫沒有顧忌，當面把自己短處找出，在當着所請來的一班同道，明是理虧，也不肯就那麼認領，冷笑一聲說道：「詹大俠，你這番教訓，我彭天壽有生以來，聞所未聞，羅刹女葉青鸞當年在天南一帶，那種氣焰叫人實難忍耐，我彭天壽含羞忍辱，這些年來，我忝顏活下來，只盼着我和他還有最後的一面，朋友們好意的周全，我彭天壽領天大的人情，不過我和他的事，今日今時再難兩立，至於當初的事，再講起來也沒什麼用了，姓彭的來到三湘，可說句放肆話，有葉俠客一家人存在，我彭天壽決不想再返苗疆，或是回天南重理舊業，江湖中也就把姓彭的永遠除名了！他孫女金鶯被何人擄劫，非我親手所為，我還不敢承認，我彭天壽這些年來，沒積存下別的，只交了一地朋友，或者是他們替我辦了這件錯事，算在我的頭上，我焉敢不承認，現在想叫我把葉女俠這女孩子交出，我彭天壽無法應命，這只有請俠客們多多担待。」這句話才一落聲，後窗外發出一聲狂笑，放開嗓子的大笑一聲，驚得彭天壽及一般黨羽全站了起來，突然聽得外面大聲說道：「姓彭的，你到現在真不認朋友了，葉家的女孩子，現在由你這裏找出，你還想賴賬，我還沒看見過江湖道上有這麼死不要臉的英雄，你出來見識見識吧！」話聲發在後窗，彭天壽羞憤難當之下，他竟厲聲喝叱：「什麼人！」猛然一撩長衫，稍一斜身，竟往左肋下甩出一口苗

刀，穿後窗孔打了出去，鐵掌金丸崔萍，和穿雲燕子賈和，一個是兩粒金丸，一個是一隻鋼鏢，隨着彭五爺的毒藥苗刀穿窗打出去，可是一般暗器，雖然發出去，但聽得後窗外，叮噠一陣暗器墜地之聲，又是一聲狂笑道：「破銅爛鐵，想在石四太爺面前賣弄，還差的遠呢，詹老頭兒，留着你那些好話和好朋友說，乾脆動手吧。」彭天壽在屋中向葉青鸞厲聲喝道：「葉女俠外面何人，如此無禮？」羅刹女葉青鸞道：「外面講話自會有人見你。」彭天壽答了個「好」字，偷天換日喬元茂、穿雲燕子賈和、鐵掌金丸崔萍、峨嵋聖手魯夷民，全是不再打招呼，飛身縱出屋去，五虎斷門刀彭天壽，他雖在十分憤怒之下，還不肯過分失禮，他見峨嵋聖手魯夷民等弟兄四人已經出去，是可以搜索外面發話的人，他便回身向羅刹女葉青鸞、南海漁人詹四先生，鐵劍先生、一抱拳道：「恕我彭天壽無禮，請老師父們講話吧。」羅刹女葉青鸞把鐵拐杖提起，說聲：「正合我意。」立刻一齊往外走來，來到外面，先出來的魯夷民等一般匪黨，已早在房上四下搜尋，但是發話的人，已經踪跡不見，這四個江湖成名積盜，認爲今夜這種情形，分明是栽在這苦水屯，就憑這裏佈置的這麼嚴密，圍着苦水屯四週步步均有人把守，依然任着人家出入，大家今夜非要落個一敗塗地不可，這一來倒加重了匪黨們仇視之心，各懷了毒惡之念。彭天壽這時把長衫甩掉，一身緊身俐落的衣服，左肋下跨着毒藥苗刀的刀囊，羅刹女葉青鸞向彭天壽問道：「彭五爺，今夜的事，你我總可作一個簡捷的了斷，我要領教你這毒藥苗刀的利害，彭五爺，你在江湖上也是成名的人物，我請教你最後的一句話，我那孫女金鶯，在你苦水屯不在？」彭天壽憤然說道：「葉女俠，現在這件事，你還不該這麼問我，我們願意在你五雲捧日攝魂釘施展之後，自然叫你稱心如願，安居

樂業，母子祖孫綠雲村去享清福的，姓彭的總對待起你了。」羅刹女葉青鸞怒喝道：「彭天壽，你這麼狡展，不夠江湖朋友的身份了。」剛說到這，忽然見西南上一片火光，跟着胡哨連鳴，就在這剎那間，正東這邊一陣吶喊之聲，火焰也竄起來，這房後相隔不遠，也同時火起，彭天壽却怒喝一聲：「葉女俠，你敢用這種穩軍計的手段，今夜再叫你生出苦水屯，姓彭的枉在天南隱忍這麼些年了，葉女俠這就是你落葉歸根之地。」羅刹女葉青鸞喝了聲：「不必逞口舌之利，姓彭的你亮刀吧！」就在這時，忽然西面的屋上，厲聲喝問道：「彭天壽，你好不夠人情，你自以為的詭計多端，不過你作出的事，還是鼠竊狗偷之流，葉家的女孩子你把他囚禁在菜窖中，你算得那道朋友，雍老二先教訓教訓你。」說話間，從房上如飛竄下一人，手中合着一條軟兵刃，正是鐵鶴子雍非。彭天壽厲聲說道：「無名小輩，你也在彭五爺面前猖狂。」彭天壽在話沒落聲，那鐵掌金丸崔萍，已經縱身到雍非面前，掌中一口青萍劍，直奔雍非的胸前點來，鐵鶴子左腳往後一撤，手中的九合金絲棒，一個翻身甩打出來，奔崔萍的右肩頭砸去，崔萍往左一伏身，九合金絲棒從頭上過去，他往下一低頭的功夫，再往起一長身，雙臂一分，右手的劍橫展出去。這裏五虎斷門刀彭天壽，已經把掌中刀，往外一推，左手壓刀背，向羅刹女葉青鸞說了聲：「我們正可一決雌雄，一分生死，請你進招。」這時由正南房上一聲高喊：「姓彭的，你還有臉動手，叫你見識見識，這是你狼心狗肺的手段，叫好友們也看看。」人隨身落，已經飛墮到院中，正是屠龍手石靈飛，他背後却揹着一個女孩子，也正是被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擄劫的金鶯小姑娘，這一來任憑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如何老辣，也覺太以丟人，他往起一縱身喝問：「什麼人竟敢破壞彭五爺的事，我叫你嘗嘗五虎斷

門刀的厲害！」他人到刀到，向屠龍手石靈飛斜肩帶臂就劈，他並不是就想着對付來人，他要趁勢把金鶯姑娘了結了，就是今夜事不得手，也叫羅刹女葉青鸞終抱遺恨，可是他飛撲過來，已經觸怒了羅刹女葉青鸞，跟踪而進，鐵拐杖挾着一縷勁風，向彭天壽背後就砸，勢急力猛，任憑彭天壽怎樣囂張，他也不敢不翻身接架，已然遞出的刀，憑腕子的力量，往右一帶，身隨刀轉一扁腕子，這柄厚背刀橫着往羅刹女葉青鸞的鐵拐杖上碰來，那穿雲燕子賈和，見已然動了手，他往前一聳身，竄到羅刹女葉青鸞的左側，透刀便札，葉青鸞鐵拐杖往下一沉，已經把彭五爺的刀閃開，猛然向後一翻，這條鐵拐杖竟往穿雲燕子賈和的劈水刀上擦來，那偷天換日喬元茂，却也撲奔了雍非，他和崔萍要雙戰雍非，鐵劍先生怒喝道：「你們這羣不要臉的東西，單人獨鬥，自知不能取勝，竟敢以多爲勝，我倒要看看你們有什麼驚人的本領，手底下有多高明的功夫。」鐵劍先生也是安心想剪除這般匪黨，不叫他們再爲害江湖，往前一聳身，身隨劍走，撲奔了穿雲燕子賈和，只有峨嵋聖手魯夷民，他始終站在那裏沒動，此時見鐵劍先生亮劍動手，他一幌身，飛撲過來，說道：「江湖末流魯夷民願給展老師接招，」他在話聲中身形展動，已把鐵劍先生的去路阻住，鐵劍先生脚下微停，雙掌往胸前斜着一分，封住門戶，脚下丁字步，步眼暗中立好了門戶，不慌不忙的向峨嵋聖手魯夷民說道：「魯老師我已經久仰大名，你的羅漢拳輕功小巧之技，和內家重手的掌法，以及一條金絲紫藤鞭，爲江湖上成名的四絕技，我展翼霄願以衰朽之身，試一試魯老師這一身絕技，你肯賜教，我是求之不得。」說到這兒，立刻向後退兩步，峨嵋聖手魯夷民說道：「展大俠你過獎了，我魯夷民不過幾手俗淺的功夫願求展大俠多多指教。」他口中說着軟話，手底下可狠毒異常。

指教二字才一出口，猛然往下一矮身，雙掌向外一翻，一照面他就給鐵劍先生用了重手，這雙掌運足了內力，「雙推手」往外一登，掌心向鐵劍先生胸膛打來，鐵劍先生喝了個「好」字，右腳往後一滑，左腳往後一撤，雙足一分，成子午樁式，身形也隨着他發掌之勢，往下一矮，跟着往外一翻，雙掌是排山掌式，硬接他的掌力，雙方的掌力入沒，只在打上，竟自互相身形一幌，彼此可全知道了，對方的功夫深淺，兩下裏同時各往右一撤身，把身形全自走開，峨眉聖手魯夷民他施展的，是最得意的羅漢拳，鐵劍先生却用數十年鍛鍊的一趟「嵩陰大九套」，也就是武林中所稱道的「羅公八一式」，這趟拳給施展出來氣不同，身形靈，手法重，這魯夷民也是成名的功夫，他先前不肯動手，正是要找值得動手之人。兩下裏這一搭上手，真是與衆不同，各有一番變化幻妙驚人，進退閃避，發招換式，兩下裏扣的是嚴絲合縫，他們這兩下較量拳功夫，羅刹女葉青鸞一隻鐵拐杖，雙戰五虎斷門刀彭天壽，穿雲燕子賈和，這兩口刀，也是綠林中少見的功夫，不過今夜羅刹女葉青鸞已具必死之心，沒有求生之念，立誓要殲除這個惡魔彭天壽所以把一身本領施展出來，這條鐵拐杖招數撤開，真如生龍活虎，絲毫不肯再留情，一招一式全是往致命處下手，他們雖然是雙戰羅刹女，依然是一點得不了上風，兩下裏酣戰之時，那鐵鷄子雍非對付崔萍喬元茂，可有些吃力，屠龍手石靈飛竟自飛縱到南海漁人詹四先生的面前，說了聲：「詹老頭，叫你來不是看熱鬧，你到這裏督師觀陣，是何居心，我給你找件事作，金鴛小姑娘由你看管，若有絲毫之傷，我看你怎麼見人。」說到這，他已把金鴛放到南海漁人面前，把他跨下的日月輪摘下來，詹四先生還只疑心他要去幫助羅刹女除掉五虎斷門刀彭天壽，那知他竟飛身縱上房去，詹四先生竟不明白他是

什麼意思，他把千斤重担放在了自己的肩頭，南海漁人只好靜以觀變，待時而動。這裏動手的情形，強弱未分之下，那峨嵋聖手魯夷民把羅漢拳的招術也施展盡了，一些取不了勝，他竟往外一縱身，把金絲紫藤鞭撒到手中，說了聲：「展大俠請你把鐵劍神功絕技賞給我魯夷民變招。」鐵劍先生知道今夜的事，決沒有善罷干休的希望，正好放手給他這些教訓，答了個「好」字，伸手把背後的寶劍撒出鞘來，魯夷民雖是綠林成名的人物，雖也知道他是具十分身手，劍術拳功全有獨到處，還未想到他這口劍竟是一口寶刃，劍出鞘帶着一縷寒光，藍汪汪如同一湖秋水，就知自己是作法自斃，它果然是口寶刃，自己的金絲紫藤鞭雖是能擋得住平常兵刃，可是對於這種寶刃非要吃虧不可，話已出口，那顯得許多，把金絲紫藤鞭雙手一掄，往前一縱身，左手一鬆，右手一用力，把這條鞭已經掄起，一照面就是連環三式，連遞了三招，鐵劍先生左手捏着劍訣，右手這口寶劍也亮開門戶，竟施展的是三才劍，對付他這條軟兵刃，鐵劍先生尚還不覺費手，兩下裏一照面，就連拆了六七招，峨嵋聖手魯夷民這條紫藤鞭上功夫，純手底下變化的也快，他把身形施展開，上下左右，如同一條金龍飛舞，頗具威力，鐵劍先生這口寶刃先佔了上風，只要往他的兵刃上搭，魯夷民立刻就得撒招，恐怕紫藤鞭削斷，就算輸在他手內，這裏動手到二十餘招，鐵鶴子雍非已經有些應付吃力，但是在這種場合中，不到不得已時，誰肯認敗服輸，他在憤怒之餘，這條九合金絲棒，才施展開最後的絕招，用「十二趕打」，完全是取敵人的下盤，他這十二招連環棒，變化的特殊，這是南海漁人親自傳給他，護身救命的絕技，這連環十二式，完全是把身形矮下去，運用這條九合金絲棒，身形是反攏迴旋，這條棒只場着地面連環進控不容敵人還手，這兩個敵手，全

有一身小巧的功夫，但是在這種招數之下，竟自不能還招，只有縱躍閃避，那偷天換日喬元茂縱躍之間，稍慢了一些，竟被鐵鷄子雍非這條九合金絲棒，掃在了左腿上，還仗着他身子轉靈，受傷之下，居然一縱身閃避開，可是已摔在廂房前，那鐵掌金丸崔萍，他已經在雍非傷着了喬元茂的一刹那，已經騰身縱起，飛登東面的屋頂，腳點簷口陡然一翻身，他右手的劍依然倒提着，左手連續發出的三粒金丸，向雍非上中下三盤打到，雍非正在抖九合金絲棒想把那偷天換日喬元茂了結了，金絲棒才翻起，崔萍的三粒金丸到鐵鷄子雍非往左閃身，把三粒金丸却自避開兩粒，右腿上竟被他打傷了一處，仗着閃身的快，這粒金丸算是沒打在迎面上，鐵鷄子雍非怒吼一聲已經騰身而起，飛縱上東房，九合金絲棒向鐵掌金丸崔萍猛砸了去，這種場合下，彭天壽的一干黨羽，不到死傷絕不肯罷手，鐵掌金丸崔萍他飛縱上東房，並非逃走，正是想用暗器來取勝，此時鐵鷄子雍非二次的追趕到，他只有亮劍接招，那肯就敗走。鐵鷄子雍非此時是恨他入骨，焉肯再容他走開，這條九合金絲棒連用了三手金絲棒上撒手的招數，迎面上的一棒，「丹鳳朝陽」那崔萍用劍往外一撥，本欲借勢往裏遞劍，可是鐵鷄子雍非的招數並沒把力用滿了，猛然往回一撤，施展「飢鷹撲兔」勢，這條九合金絲棒的棒頭，猝然翻起，向崔萍的頂樑上使碰，崔萍往左一撤身，因為在房上沒有多大的地勢，不能縱身閃避，不過棒頭業已讓開，可是雍非左肩頭往後猛一閃，一反腕子，往回一坐力，這條金絲棒如同急風驟雨，竟自從他自己的身左側二次翻起來，仍然是原招原勢，向崔萍砸去。崔萍身軀本已斜向左側，雍非的金絲棒變招太快，他往下一俯身，往右一甩，斜着往右方縱出去，但是雍非連進三招完全是虛勢，現在他身形縱起，猛然腕子上用了十二分的力量，

向右一抖這條九合金絲棒，胳膊上不見甚麼，祇憑手掌和腳上的力量，隨着崔萍往外縱身之勢，他的掌中棒尾暗運手上的功夫，祇憑手腕子上微一擺動，那金絲棒的棒頭，如一條懶龍，左右一擺，正打在鐵掌金九崔萍的右膀上。崔萍身軀落地，已經在房簷下，祇剩了半尺的地形，鐵鷄子雍非九合金絲棒這一掃，他那還會不被打下房去，身軀翻下去，但是他也是綠林中成名能手，依然在這極情勢下，穩着了氣，身軀一着地，雖然是倒翻着去，他猛力用掌中劍，往地而上一掃，居然沒被摔傷，往前竄出兩步去，可是栽在地上，鐵鷄子雍非跟蹤而下，金絲棒一抖，喝聲：「你還逃麼？」向他雙腿上碰去。就在這時，那五虎斷門刀彭天壽，跟穿雲燕子賈和，雙戰羅刹女葉青鸞之下，一眼瞥見好友崔萍受傷，下房來，鐵鷄子雍非趕盡殺絕，竟下毒手，彭天壽猛然往旁一縱身，閃開葉青鸞的鐵拐杖，他就連地出兩口毒藥苗刀，雍非的勢子也疾，毫不提防，彭天壽的手法十分厲害，頭一口毒藥苗刀奔雍非的面門，雍非的九合金絲棒，已經落下去，面門這一口飛刀到，在這時，這座宅院中又湧起了兩起火光，彭天壽所發的毒藥苗刀，在這種火光下，光華閃爍，鐵鷄子雍非一偏頭，但是他第二口苗刀已向雍非的小腹上打到，雍非任憑身形怎樣快，也再難躲閃，這口刀若是正面打進去，雍非得立時斃命，可是一旁保護金鷄的南海漁人，已經發出一枝金錠鏢，向他的苗刀上打去。不過南海漁人所站的地方，方向不對，不能橫截他的苗刀，又是輕暗器，斜着打在毒藥苗刀的刀身上，只把這口毒藥苗刀打偏了，就這樣已經穿着雍非的小腹旁滑過去，刀鋒銳利，雍非業已帶傷，可是他的九合金絲棒，也把崔萍的左腿腕砸折，就在同時，西房上猛喝喊了聲：「彭天壽，你敢對老子們下毒手，老兒你也看看，這苦水屯還有你立足之地麼！火

神爺已經答應了給你化爲灰燼了。」這人口中嚷着，已從房上撲下來，手中一對日月輪，向彭天壽的背上砸去。這正是屠龍手石靈飛。彭天壽毒藥苗刀發出兩口，迴旋再賞給這裏邊的勁敵鐵劍先生，和南海漁人，背後的屠龍手已到，日月輪帶着風聲，從背後砸來，他趕忙往前一縱身，把左手的金背刀換過來，回身接架，南海漁人雖然看見徒弟鐵鴿子雍非受傷雖輕，但是彭天壽的毒藥苗刀利害，把金鴛抱起，騰身趕過來。地上的受傷匪黨崔萍，已被他們手下弟兄救出院去，南海漁人縱身到雍非面前，雍非這時已知道自己恐怕性命不保，當時雖是動作如常，但是一個時辰內發作起來，就要斷送了性命，因爲受傷處跟天龍劍商和不同，自己的傷正是致命的所在，毒氣很容易侵入臟腑，他遭到牆角，正想用南海漁人所傳的手法，把穴道蔽着了，暫保一時，這時師父已趕到面前，南海漁人用沉着的聲音說道：「雍非，不用慌張，不妨事，傷有多重？」雍非道：「穿着小腹旁皮肉下滑過去的。」南海漁人把金鴛放在地上，向雍非說道：「留神着匪黨。」很快的從囊中取出兩個很小的藥瓶，借着火光看了看上面標着的字跡，把一個瓶口的塞子拔開從裏面倒出五粒丹砂，向雍非道：「趕快把它嚥下去。」把另一個小磁瓶遞與雍非匆忙的囑咐道：「這藥瓶裏的珍珠化毒散，你把它帶在身上，我送你出苦水屯，把心腸放寬，我們爺們自問還毀不到他毒藥苗刀一下，我把你送出屯去，你連這金鴛帶走，趕奔往家回，回義合店，把這瓶十珍化毒散完全放在傷口上，你不要管它，等待寧定之後，請鐵劍先生再給你用雷火針把毒提淨，保你動作如常，我正得翻回來收拾這裏。」鐵鴿子雍非連連答應着，南海漁人把金鴛抱起，伸手把背後的飛虹劍撤出劍鞘，鐵鴿子雍非聽到師父的話，知道自己性命能夠保全着了，諒無妨礙，精神一振，立刻

提着九合金絲棒往外闖來，離開這道院落，師徒二人返到外面，見所有被火燃燒的完全是他這宅院的房屋，在牆外發現了那鬼影兒方化龍，已經身受重傷，斷去一條左臂，倒在牆根底下，在那兒慘嚎着，南海漁人在後面厲聲囑咐着雍非，從此以後，再不准你作那狼心辣手的事了。雍非那還敢答言，在這苦水屯的沿途中，竟看到四五處下暗卡子的匪黨，也有受傷的，也有已死的，這完全是屠龍手石靈飛一人照顧了他們，肅清四週的黨羽，放火焚燒他的莊院，又在從菜窖中救了金鶯之後，由他一人照顧了彭天壽，所以此時鐵鷄子雍非和師父南海漁人闖出苦水屯，已經毫無阻擋，直送到村口外，樹林前，南海漁人把金鶯交與了雍非，叫他趕奔徐家甸，南海漁人仍然返回裏面。認定了這彭天壽不除，終是江湖的大害，可是趕到裏邊時，只這短短的時間，已經局勢大變。

動手的這道院中正房已被火燃燒起，衝手的人已經分散開，那五虎斷門刀彭天壽跟屠龍手石靈飛兩下裏是棋逢對手，彭天壽把一身的本領，全施展出來，他這五虎斷門刀，實有精純的功夫，力大刀沉，尤其是他這趟五虎斷門刀法，是得有名師的真傳，他成名江湖，完全仗着這口刀，今夜見這種情勢，知道這次復仇恐怕要終歸泡影，他手底下決不肯再稍留半分力量，這口刀上下翻飛，崩、扎、窩、挑、捌、砍、劈、剝，一招一勢全有精純的火候，可是屠龍手石靈飛手中這對日月輪，在南北各派中，會使用這種兵器的，寥寥無幾，這時日月輪施展開，崩、拿、砸、捋、剪、鎖、耘、寒光閃閃，上下翻飛，彭天壽雖是重兵刃，但是屠龍手這對日月輪，反處處尅制他，這種兵刃專能剪對手的兵器，兩下裏已經連拆了二十餘招，這時羅刹女葉青鸞鐵拐杖對付飛雲燕子賈和，已把賈和劈水刀磕飛，賈和拚命的逃了出

去，羅刹女葉青鸞此時用不着什麼叫顧全仗義的身份，一心剪除彭天壽這個惡魔，隨也飛身趕過來，跟石靈飛雙戰五虎前門刀彭天壽，羅刹女葉青鸞，這條鐵拐杖，跟屠龍手石靈飛的日月輪，合到一處，夾攻彭天壽，任憑他這趙五虎前門刀法怎樣的利害，也敵不過這兩位武林成名的人物，並且屠龍手石靈飛，口齒上十分刻薄，他一邊動着手，還不住的招呼道：「彭天壽，今夜你應該自己認命，留得你這條活命，還許有再見之時，你若不識相，只怕你再想離苦水屯，不大容易了，趁早歇手吧，石四爺不願意趕盡殺絕，你只要肯把手中刀往外一擲，姓石的保全你一切。」那彭天壽越聽他這種話，越憤怒十分，他把全身力量施展出來，抱定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心。

這時南海漁人已經翻了進來，鐵劍先生本是和峨嵋聖手魯夷民動手，兩下裏旗鼓相當，功力悉敵，就在南海漁人送並非走後，再回來時，已不見他兩人去向，南海漁人見五虎前門刀彭天壽威力雖減，可是已看出他抱定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心，這位老俠客倒不敢輕視他了，提着白虹劍落在院當中，一聲喝叱道：「彭天壽，你枉為綠林成名的英雄，眼前的情勢，難道還叫你逃出手去麼？和葉女俠的事何妨早作了結，我姓魯的從來沒作過趕盡殺絕不為朋友留餘地的事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聽我良言相勸，我願作魯仲連，不聽良言相勸，你敢盡性施為，我老頭子倒要見識見識你了。」這時彭天壽手中的金背刀，一個夜戰八方式，往外一盪石靈飛葉青鸞的兵刃，他一盪身，一籠子鎖天一騰身而起，竟自落在那煙火騰騰正房上，他停身處，只有數尺的前簷，尙未燃燒盡，好大的胆量，這座正房眼看就要倒塌，他往上一落，石靈飛，葉青鸞可沒敢跟着緊追，因為要提防着他毒藥苗刀的厲害，這彭天壽竟自

一轉身，在這烟火中，他那份面貌上更顯得十分猜惡，向下冷笑着招呼道：「你們這般沽名釣譽的惡人，我姓彭的只要三寸氣不斷，苦水屯到場的有一位算一位，我不能報答你們這番大仁大義，姓彭的就枉生在江湖路上了，朋友們接着五太爺的吧。」他說罷一掃身，竟從煙火上竄過去，猛撲後面逃走，南海漁人一聲怒叱道：「這怙惡不悛之徒，留他終是後患，不能叫他再走了。」屠龍手石靈飛，羅刹女葉青鸞，一左一右，緊追下來，他們是繞着正房兩側追過來，南海漁人提白虹劍，飛身竄上正房，隨着他的後踪，也從騰騰的煙火上施展燕子穿雲的絕技，從簷頭上飛縱起，往正房後一段快要傾倒牆頭上輕輕一落，又復騰身即起，已經到了這正房的後院，葉青鸞、石靈飛，已經從雨側抄到南海漁人的頭裏。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並沒逃出多遠去，見他直奔這所宅子的後面，這後面尚有兩三層全是茅草的土房子，葉青鸞和石靈飛見彭天壽的踪跡未隱，各自把暗器全扣在掌中，越發的不肯讓他逃出手去，相隔只有三四丈遠，葉青鸞、石靈飛兩人是左右相隔，一丈多遠，轟然間彭天壽正逃到一道院落落的後房坡上，他的脚下似乎滾滑了一個後簷頭的泥土，被他腳尖帶起一片來，他身形往前一栽，石靈飛喊了聲：「你這是天報！」腳下一用力，騰身而起，葉青鸞也認為這正是時機，兩人全是緊撲過來，那知彭天壽身軀往起一挺，一斜身，竟甩出兩口毒藥苗刀，分向石靈飛葉青鸞打到，這雨下裏勢子過急，追的過緊，還仗着早已提防，他這一手，石靈飛往下一矮身，這口苗刀冷風颼從頭頂過去，把頭髮竟給被刀鋒削斷了一縷，葉青鸞往左一斜身，毒藥苗刀擦着右肩頭過去，肩頭的衣服，已被割破了，幸未受傷，這一來越發激怒了石靈飛葉青鸞，屠龍手尤其是恨他入骨，掌中雖扣着梭子鏢，可不肯隨便打出，往起一聳身，飛撲過去。

，那彭天壽已從他落脚的地方騰身而起，飛縱到前面的東廂房，石靈飛往那屋頂上一落，預備和他相離少近，用梭子鏢連環的打法，無論如何也把他這條命廢了，可是事情出人意外，脚下往房坡上一落，這房頂子一軟，他一隻左腳已經陷下去，右腳往前一換步，也照樣陷入房頂中，葉青鸞也是斜撲過來，和石靈飛不差先後，不過落脚的地方是靠西房山角，雖是看見了石靈飛已經身軀栽下去，自己可收不住勢，左腳也陷入屋頂中，右腳可沒敢往前再換步，手中的鐵拐杖橫着往前一按，算是把身體支持着，可是這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一釋怪笑，這種笑聲，形如梟鳴，他諷刺三口毒藥苗刀完全打出來，他是安心想把這兩個勁敵同時除去，自己雖是逃不出南海漁人之手也算甘心，兩口刀是奔了葉青鸞，一口刀奔了石靈飛，在石靈飛和葉青鸞同時陷在房頂上，就知是中計，這種時候，是刻不容緩，他的毒藥苗刀已到，石靈飛在身軀一倒，日月輪完全在左手裏合着，已按到房頂上，可是也陷入房頂內右手的梭子鏢，用力甩出去，可是他右臂上已被毒藥苗刀所傷的，葉青鸞往左腳一陷下去，毒藥苗刀一口奔面門，一口奔胸口，全到了，好個葉青鸞，把左手一揚，五雲捧日攝魂釘也同時發出，可是自己也是顧命要緊，顧不得這條左腿受傷，猛力的往後一仰身，倒在房坡上，可是論情勢只能躲開臉上這一苗刀，奔胸口的非打上不可，不過動作同時，南海漁人和他們相隔不過兩三丈，已然在他們互發暗器的同時，一聲怒吼，已經飛撲過來，可是手中有五枚金錢鏢，用足了腕力，向苗刀上打去，竟把葉青鸞的這條命救了。那彭天壽任憑他多麼手段厲害，也被葉青鸞的五雲捧日攝魂釘打中他右背，左乳中了兩釘，受傷逃走。南海漁人業已追到，白虹劍夜叉探海式，往他背後戮去，這一劍只想把他結果了，那知身後竟有喝打之聲，一隻鋼

鏢已然到了腦後，白虹劍翻回，鏢被磕飛，彭天壽竟自逃去，這來終歸留了後患，可是發鏢救應彭天壽的也沒有露面，南海漁人只好先救應石靈飛，和葉青鸞，南海漁人已知他這房坡上，佈置成了陷阱，不過見屠龍手石靈飛，羅刹女葉青鸞，雖則陷身在上面，這屋頂上是不能着腳，可是始終身軀沒墮下去，遂輕身提氣，飛縱到上面，落腳處正是彭天壽方才故作傾跌的地方，果然靠簷口一帶，尙沒有埋伏下什麼，仔細看時，已瞭然他這種詭計了，他竟自用茅草濕土浮鋪了一層，南海漁人隨用手掌中劍向這屋頂上一路翻挑，把上面的茅草泥土，撥開一大片，看出他把這屋頂上必須落腳之處，完全用碗口粗的樹杈子橫豎支架，並且高矮不平，這屋面上完全是八寸的方孔，上面鋪得雖平，那有什麼力量，任憑你多好的功夫，這種地方那會不中他的詭計。南海漁人來到石靈飛面前，伸手把他挽住，把這近前泥土也撥落下去，石靈飛雙腿全傷，葉青鸞那裏僥倖的躲開苗刀，雖則自己一條左腿也被樹杈子扎傷，並且仰身避毒藥苗刀時，更把腳上也扎傷了一處，此時可掙扎着把這假屋面上面鋪的東西用鐵拐杖撥落下去，自己勉強的站起，南海漁人已把石靈飛帶下房去，全莊院的火勢很厲害，漸漸的往一處聚攏，南海漁人剛要接應羅刹女下來，從西北角飛縱過一人，正是鐵劍先生，他這一趕到，正在上面看到眼前的情形，已知自己入遭了暗算，他挽住了羅刹女一隻左臂，把葉女俠接了下來，向南海漁人道：「怎麼樣，石老師敢是受傷？」南海漁人恨聲說道：「好刁狡的彭天壽，我們居然全險些毀在他的手中，石四弟已中了他毒藥苗刀，不過老匹夫雖僥倖逃得性命，葉女俠已賞了他一掌攝魂釘，老夫也報了他兩枚金錢鏢，不過當時未能把老匹夫殲除了，恐怕終成後患！」鐵劍先生鼻孔中哼了一聲：「不要緊，諒他終不會逃出我

們的手去，也不過任他苟活一時，這裏不便停留，苦水屯這一帶，完全是無知的農民，被彭天壽物色到這裏，這苦水屯被他殺害了好幾名農夫，威脅住了小小的農村，任憑他霸據，現在他的黨羽死傷逃亡，這裏沒有什麼後患了。石四弟，怎麼樣？傷得可是要害的地方。」石靈飛抬頭苦笑了一聲，向鐵劍先生道：「我知道我石老四不會得善終的，無敵的自我難堪，出頭多事，這可沒有別的，我倒要認頭往外賣，請你這位精擅醫傷妙法的老先生，把我傷痕治好，我要重回天南，這條老命我不斷送在江湖上，不能算甘心了。」鐵劍先生道：「石老師的事，我不敢摻一言，咱們先趕回徐家甸，該合店治傷要緊。」這時後面的火也壓過來，鐵劍先生，和南海漁人，遂把石靈飛架起來，他居然負傷之下，依然是竭力掙扎，出了這座烈火騰騰的盜窟，這苦水屯的農民雖也看見了火光，好在這所房子是誰也連不上，沒有一個敢出頭救它的。羅刹女拄着鐵拐杖，也是勉強着走，一路上南海漁人問起鐵劍先生，和那賊帽聖手魯夷氏究竟動手的情形如何，鐵劍先生道：「此人倒不愧是綠林中一名俠盜，頗講道義，我們纏戰到苦水屯邊，互相較量了兩手小巧的功夫，我愛惜他這一身絕技，江湖上實在難得，並且以往這人惡跡不彰，我劍下留情，他竟俯首就縛，認罪服輸，我才保全他過去的威名，讓他趕緊離開是非地，此人將來倒好結納呢。」他們趕到徐家甸，已經天快亮了，到了義合店中，鐵鶴子雍非，在屋中聽着南海漁人的囑咐，靜臥在那裏，金鷲守在他一邊，鐵劍先生查看他們的傷痕，好在他的毒藥苗刀，毒還沒散開，容易醫治，就在這義合店就隔了兩日的工夫，把傷痕治好，一同回轉綠雲村，南海漁人再不叫羅刹女葉青鸞，這一家人住在這裏，帶他們一同趕奔天南，一同到黎莊峯。一來是提防着彭天壽的二次尋仇，二來這般人集合一

起，也要以全力搜尋他，除此惡孽，永絕後患。本篇寫到這裏，暫告結束，筆者略事歇息，他們天南羣雄會鬥，黎母峯二次尋仇，屠龍手三下苗疆，在南荒劍俠中一一敘出。

